

一刻醒世恒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二刻醒世恒言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古本小說集成編輯委員會

顧問

周 林 鮑正鵠 顧廷龍

編委

安平秋 李田意 李致忠 柳存仁

侯忠義 馬幼垣 袁世碩 徐朔方

章培恒 楊牧之 魏同賢



# 前 言

侯忠義

《二刻醒世恒言》又稱《醒世恒言二集》，現存清雍正間原刻本。此本分上函（上集）十二回、下函（下集）十二回。每回演一故事，共二十四個故事。每回末有「總批」，有的在「總批」外還有「又批」。

刻本封面橫署「墨憨齋遺稿」，墨憨齋為明代馮夢龍書齋名，意在表明係馮氏遺作。但據卷首所載雍正丙午（四年，一七二六）芥齋主人序，並未確指此書為馮氏之作。就作品本身考查，《醒世恒言》稱明朝為「本朝」、「國朝」；而《二刻醒世恒言》則直稱「明朝」、「先朝」。由此可見，此書非馮氏遺稿，當為清初人的創作。同時，為了以假亂真，刻本故意剝削了作者的姓名。按作品原貌，似每回回首均有作者署名，現刻本有兩處留下了痕迹。一是上函第六回回首署「心遠主人著」；一是下函第一回題「心遠主人編次」。可見本書的著作權應屬「心遠主人」。心遠主人生平不詳。除《二刻醒世恒言》外，尚有小說《十二峰》十二回。首有戊申年七夕西湖寒士序。戊申疑為康熙七年（一六六八），故知作者可能為順、康時人。《十二峰》已佚，據日本《舶載書目》著錄，回數與《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相同。《二刻醒世恒言》下函第一回署名未刊，或許不是疏忽遺漏，而是有意保留的。下函言「編次」，而不言「著」，這是上下函不同處之一；又上函第一回前無全書題署，而下函首回前題「新奇小說」四字，這是上下

函不同處之二。故推測此書是否即《十二峰》（署名心遠主人），與上函十二回合編而成《二刻醒世恒言》？姑且存疑。

《二刻醒世恒言》係擬話本小說集，題材大都採自歷史記載、筆記小說以及民間故事。其中《琉球國力士興王》取材小說《逢人笑》；《雪昭園綠衣報主》取材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鸚鵡告事》；《睡陳搏醒化張乖崖》、《死南豐生感陳無己》，見宋人吳處厚《青箱雜記》、沈括《夢溪筆談》；《申屠氏報仇死節》與《石點頭·侯官縣烈女殲仇》相類，蓋竄易其文而成。正文如此，入話亦然。如《錯赤繩月老誤姻緣》，入話取材《續玄怪錄·定婚店》；《昆侖圍弦續鸞膠》，入話取材《本事詩·博陵崔護》。

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原刻本影印，板匡原高一七七毫米，寬一一〇毫米。

序

今夫之之君視于斯世也  
大笑。女嘗觀人之維情段  
物而不知檢去出入百

皇朝藏書

卷之四十一

溪山中其建松何待瞬息

誠得一言轉喝豈非猛火

聚而沃一干丈之空冰出

雷噤而豁以萬里之碧

漢世墨怒為所養而世  
世強也之言者擬人情  
世態悲酸離合窮乏相愛  
不怪兄聞世相由子悟且

漢世墨怒為所養而世

使善知勸而不善知懲

由一此共成風化一美斯之

之至解于斯世由何如

乎子選中有釋世恒之三

集汪洋二十の別類書  
獲可留飲昇振新洞心誠  
目不惟み賢誤塵且集學  
俗語在斯傳予不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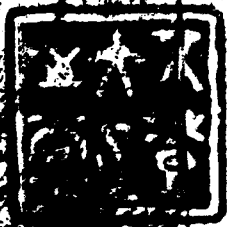
秘是心粹之用公宰內幸

勿負吾王之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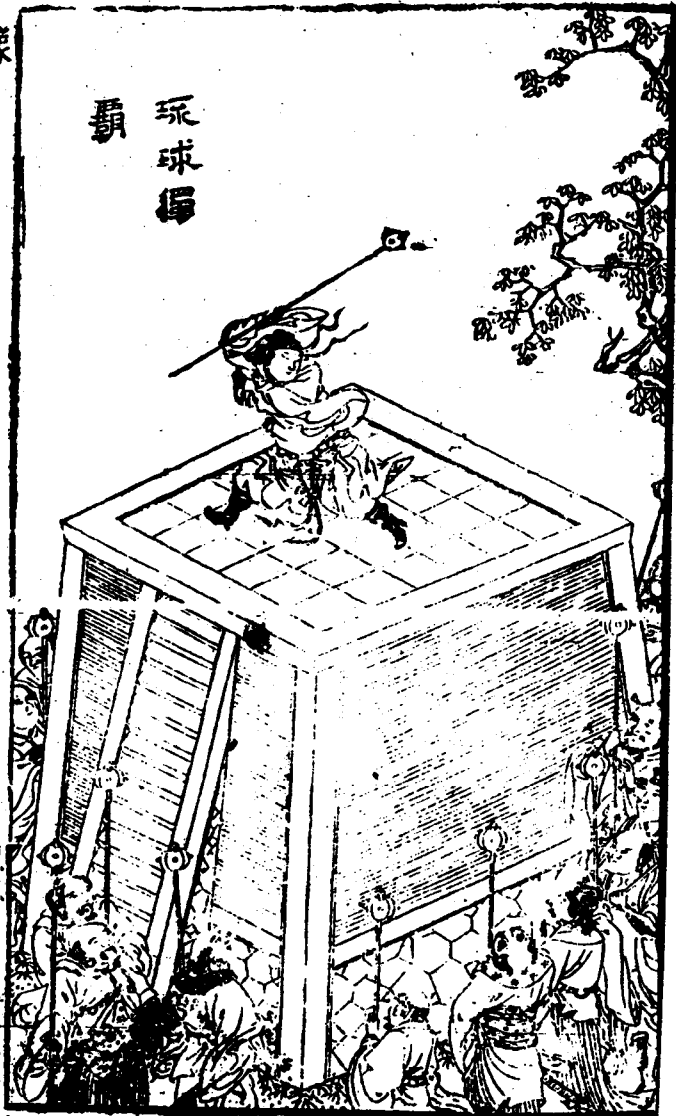
告

雍正歲次丙午清和下浣

溟螺帶為之題



玩球獨  
霸



奮發一推。祖龍失虎。大索何  
爲。海濱獨霸。仰智士之高  
風。襄游仙之遠。駕異哉斯  
文。傳神如畫。 鹵良高隱

奧王  
開眼



象

天○空○地○關○山○凝○水○澄○日○月  
開○朗○宇○宙○亘○新○鬼○物○匿○跡○  
么○麼○遁○形○光○明○普○照○大○慈  
悲○尊○  
西○湖○散○人



雪泥自刎



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泉  
如玉之堅貞。矢百煉之剛決。  
至於委蛇曲折。就義溢容。例  
之烈丈夫。猶其錚錚者矣。

像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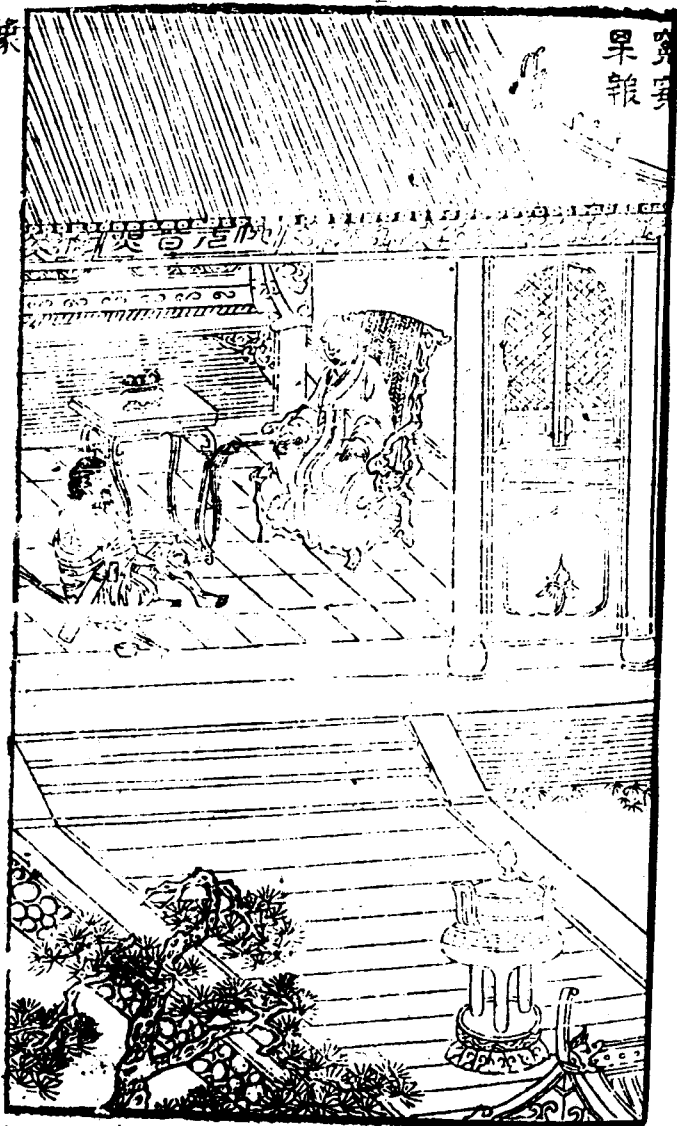
一○念○之○善○可○以○格○天○况○於○積○善○一  
行○之○惡○可○以○促○命○况○於○積○惡○太○上  
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書○亦  
太○上○之○遺○意○也○念○四○回○俱○如○是○觀○

發公甫



葉

早報



浮○生○聚○首○電○沫○雲○萍○胡  
怨○而○深○孽○報○彌○慙○一○時○  
迴○照○冰○消○雪○分○

平等居士

像

武將  
知書



真文不醋 真武不粗 後

車載士 偉哉丈夫 彼何

人者 迺渺吾徒





新刻醒世恒言上函目錄

第一回

琉璃國力士典王

第二回

高宗朝大選羣英

第三回

九烈君廣施柳汁

第四回

世○德○掌○蓮○枝○並○秀○

第五回

棲○霞○嶺○鐵○槽○成○精○

第六回

桃○源○洞○矯○廉○報○罪○

第七回

三○世○離○人○面○參○禪○

第八回

非一索惡根果報

第九回

睡陳搏醒化乖厓

第十回

五不足觀書證道

第十一回

死南豐生感陳無已

第十二回

慶平橋色身作孽

卷四

一

新刻醒世恒言二集下函目錄

第一回

假同心桃園冒結義

第二回

錯赤繩月老誤姻嫁

第三回

猛將軍片言酬萬戶

第四回

窮○教○讀○一○念○贈○多○金○

第五回

黑○心○街○小○戲○錢○神○

第六回

龍○員○外○善○積○遇○仙○

第七回

真○廉○訪○明○鏡○雪○前○冤○

第八回

李○判○花○糊○塗○名○非○禍○

第九回

新○豐○車○名○揚○豹○案○

第十回

崑○崙○圖○絃○續○鸞○唇○



第十一回

申屠氏報仇死節

第十一回

雪照園綠衣報恩

第一回

琉球國力士與王

大凡有奇舉者必有奇識有奇氣者必有  
奇才乃天地間浩然正氣所鍾有不可得  
而掩抑者既不與操莽同科亦不甘草木  
共朽斯真天下大丈夫的舉動異乎尋常  
萬萬也如今人但知張子房後來與了漢  
家玉葉身為帝者師那個惟秦的力士遂

民○長○無○聞○意○豈○真○無○聞○也○哉○吾○得○之○漢○野  
史○矣○

話說秦始王滅了六國、殺伐凶殘、天下大亂、其  
時韓國有個張良、字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而  
胸藏韜畧、每憤不得荆軻、鼎政之流、爲友、以快  
其願、迺遍遊四方、竭數年之力、散千金之貲、廣  
求豪俠之士、而不可得一、自度江遊越、忽見叢  
人聚觀、團圍圍裏、中間一人、手執鐵楯、揮舞于

房有心、換身入看、但見其人、

身長一丈、腰大十圍、投不倒金剛菩薩、目  
似鋼鈴、睛如黑漆、看不過焦面鬼、主人稱力  
士、手持鉄椎、欲左則左、欲右則右、輪如千  
軍萬馬、斬金如雪、擊石如泥、擔着的粉骨  
碎身、正是俠骨果堪酬一劍、英風自足長  
千人。

舞罷一回、將椎放下、向衆人道、拜列位、請了、小

子姓陳原是陳國人氏力能扛鼎氣足食牛人都呼我爲陳力士忿恨天下紛紛壯士無立錫之地英雄失用武之場小子鍊此神椎百發百中崗坐至憤懣時遂向鬧市舞弄一番博些銀錢沽酒一醉以遣悶懷今日來刊賣地望乞列位慨然連問三聲誰無人應力上嘆道休矣休矣人稱起人多吝其此之謂乎遂收拾巾幘衣服舉椎向東竟走子房看得明白料道此人不可

凡急急向前一把扯住邀進酒館坐定說道在下姓張名良字子房韓人也適間見力士專用好推邀來坐定飲酒力士乃道既蒙高誼喚酒保取酒來當時酒保擺列嘉餼青酒促膝而飲歡洽生平力士吃得大暢問道群雄將起未知何時定乎子房答道秦皇暴虐大造阿房恣怨長城築愁四方鬪沸萬姓塵蒙唯冀慨允意欲借足下推以當荆軻之七不知力士可行此乎

方士道、此事甚易、吾之神、惟百發百中、不能避  
的、但天下大事、難與爭衡、古云、識時務者、呼爲  
俊傑、惟秦之後、君當自往、建立功名、某自往海  
島、避若、另尋機會、二人說畢、子房算還飯銀、出  
門、竟赴長安、進發、一路上、免不得曉行夜住、力  
士將權密藏身、邊不與一人看見、不題、且說秦  
皇此時、正在南浮滄海、東禱泰山、一日、回到博  
浪沙地方、但見

旌旗耀日、戈戟參天、恭恭敬敬、簇擁着一  
朝天子、齊齊整整、擺列着百隊、臣僚闌闕  
闕六街三市、雄赳赳、萬馬千軍、看不盡龍  
車鳳轡、說不了短劍長鎗。

却說張良和力士探聽得始皇封禪回朝、正在  
博浪沙中相遇、二人遂挨身立定、專候始皇駕  
到、力士遂提起神椎、望空一下、如天崩地裂之  
聲、誤將副車一乘、打得粉碎、衆多隨從、文武官



員軍民人等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始望大  
怒、卽時傳旨、大街小巷、逐戶挨查、毫無踪跡、有  
得許多形似可疑者、盡行誅戮、又傳旨、頒行天  
下文武官員、細察民間、有素善弄術、強有力道  
士、舉行梟斬、其有知而不舉者、同罪、星夜傳喻  
天下、又殺了許多無辜、一日、頒行到陳、陳令吳  
素、開治下、陳力士神椎、乃暗暗差人、抽提地方  
稟稱、此人並無家業、雲遊四方、不知何往、令無

憂慮不敢隱諱、只得上表、自陳道、臣治下有陳  
力士者、平素弄權、但其人不事家業、雲遊四方、  
臣今畫影圖形、搜捉待獲之日、遵旨施刑、始  
見表大怒、協限陳令尹大索十日、如若不獲、遣  
大將李純、統兵十萬、督本處地方、不論軍民老  
幼、盡行洗蕩、陳令尹得旨大驚、只得挨門逐戶、  
晝夜搜求、看看到了七朝八日、並無踪影、朝廷  
差了李純屯兵本界、刊明若無陳力士、即縱兵

洗滌其時驚動陳氏萬萬莫知所措只見郊外  
一人姓陳名勝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召號衆人  
大聲叫道朝廷因一陳力士未獲而欲洗吾千  
里之民是激我輩反也今勢在燃眉若不舉事  
則坐以待斃吾將救百萬生靈願從者俱來陳  
勝說畢只見紛紛聚集頃刻數萬陳勝大喜遂  
擁衆作亂先設計將李純殺了號召四方莫不  
響應後來楚漢興兵竟以滅秦其發端皆由于

子房借力士神椎一擊之力也。且說張子房見  
椎中副車大失所望，子人叢中忽然不見了。力  
士怏怏不樂，竟往豐沛雲遊去了。單表陳力士  
見椎不中，知事不濟，撇了子房，急忙轉身便走。  
自思秦皇畢竟大索天下，除非海外一則可以  
躲避藏身。二來得以相杙立業。星夜走到閩越  
地方，經由海口，泛舟東渡。來至一所，乃海外琉  
球國。沿革國王有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

北土俗尚勇力、好剽掠、殺人力士、泊舟登岸、正  
是中山曠方、其主昏虐、無道、奸臣當國、大失民  
心、又探聽得其國有彭山島、最稱險隘、竟自來  
到彭山島地方、住下、日前、請就一樵、在島內不  
時戲舞、自稱基本天、朝樵師偶來此地、你眾人  
有鑽學者、當傳汝妙技、說畢、又舞一回、起初時、  
人樵並見、半晌間、只見樵不見人、果然是星馳  
電閃、虎躍龍飛、眾人齊聲喝采、爭相羅拜、投所

力士就住在島內、搭起臺來、朝夕與眾人講習  
武藝、教演椎法、彭島上下共聚有數萬人、一個  
個銅頭鐵額、虎臂熊腰、能爭慣戰、椎法強精、力  
士暗喜、登臺召集眾人道、我見你國王無道、萬  
民失所、况兼你等椎法、俱已精熟、聞本地金銀  
與銅錫同價、令將金銀銅鐵錫各打成椎、每樣  
一萬枚、號爲五金兵、殺奔琉球國內、砍了國君  
、剪除奸佞、爲萬民解憤、某與諸君共享富貴時

不可失願與諸君圖之衆人齊聲答道椎師此舉應天順人我等各願努力向前力士當日計點本島兵五萬選了頭目分爲五隊金椎總中軍銀鐵二椎爲先鋒銅錫二椎爲後隊擇日起兵殺奔琉球城下立下五寨力士自總中軍差銀鐵二椎兵將四門團團圍定令銅椎兵往山南埋伏防山南王救兵至卽出攔住令錫椎兵往山北埋伏防山北王救兵至卽出攔住却說

國內守城官軍望見塵土蔽天、椎兵突至、急急將城門閉上、流星飛馬報與國王、國王聞報大驚、發時聚集文武商議退兵之計、有上相出班奏道、水來上掩兵至、將迎臣領倭兵退敵、國王准奏、上相出朝、整點倭兵十萬、開城迎敵、正遇銀椎兵混殺一陣、不分勝負、次日上相又出兵廝殺、正與銀椎兵戰到五十餘合、不隄防、銀椎兵殺了關城兵馬、竟來助陣、上相首尾受敵、支



架不住、撥馬便走、却被鐵椎兵趕上手起一椎、將上相打死、殺了倭兵數萬、飛馬報知國王、國王王大驚無措、只得傳令緊閉四門、差倭兵死守、乃放起狼烟、數把、傳到山南山北二王、二王聞知、中山王國亂、奉燕之邦、不可不拯、卽刻點起精兵、殺來、却說山南王離城數日、忽然半路遇着銅椎兵殺出、兩下交鋒、良久、山南王太敗、被銅椎兵一椎打來、正中山南王馬尾、將王掀下

馬來椎兵一齊向前活捉而去餘兵各自逃散  
山北王亦被錫雅兵打死梟了首級俱各回兵  
赴中軍帳獻功力士大喜各記了功勞簿將山  
南王權且羈任寨內待打破城池自有發落却  
說國王探馬報知南北二王俱被殺退心中憂  
惶無計羣臣奏道外無揀援內而死守必敗之  
道今討城中尚有精兵二十萬願我王傾國而  
起御駕親征無有不勝國王准奏全身披掛即

刻點起大兵殺出城來早有樵兵報入中軍帳  
內力士聞知乃聚五寨兵馬傳令勝負雖雄在  
此一舉上前有功退後必罰乃親自提樵出馬  
擺下五兵陣勢按東南西北中分撥金銀銅鐵  
錫各依隊位而進國王各分兵對敵力士出馬  
當先望着中軍殺來正遇國王更不打話兩馬  
相交戰到三十回合力士賣個破綻詐敗而走  
國王不知縱馬趕來看將近力士大吼一聲

回手一推，正中國王頂門，連人帶馬打成肉泥。遂率兵殺轉倭兵，見中軍旗倒，四散逃生。力士統領五金兵殺入城中，但見城中軍兵盡皆投服，亡命力士連忙出了安民榜，不許妄殺一人。要救一物，遂看梟示，但查平日害民奸黨，盡行誅戮。其中山王妻子遷之城南，歲給糜餼。衆推兵遂請力士正位，力士乃自稱大力王，國號仍名琉球，釋日陞殿，大賞有功將士，擢五金兵頭目。

爲前殿將軍仍將山南王取出賜坐以賓禮相待  
說道某楚中山王無道特來救此一方民山  
南山北皆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卽命擺宴款待  
山南王備驛馬送回木山又差使到山北令立  
山北王子爲王大力王自居王位治國安民文  
修武備暗暗差人到中國探聽得秦國已滅正  
值楚漢交鋒項王挫敗之際張子房在漢王幕  
下爲軍師遂差官兵將奇珍異寶進貢隨致書

于張子房差官領命將書呈送軍師府中投遞  
子房接書展看書曰

琉球國大力王陳力七致書于漢張軍師  
幕下念力士與君侯萍水相逢謬承重托  
不料誤中副車迄今怏怏恭聞君侯功名  
彪炳遐荒知已雀躍殊深力士自向年東  
渡見中山無道遂慨然訓練五金兵唾手  
而得軍民推戴尚號大力王建立數年無

一善政望君侯不吝金玉時加提誨海島  
小臣幸甚幸甚

子房看畢大驚嘆道我料此人義俠不凡終成  
大事遂修書裁答令差官拿回却說倭使自轉  
本國回話隨將張軍師回書呈上大力王開看  
書曰

大漢軍師張良復書于琉球國大力王殿  
下風仰雄風有懷靡已忽接德音喜從天

隆○當○年○祖○龍○雖○云○幸○脫○而○沙○丘○之○鬼○已○奮  
于○一○擊○之○間○英○雄○舉○動○豈○得○以○成○敗○論○乎  
近○聞○琉○球○卽○位○朔○業○開○基○深○可○慶○負○良○托  
聖○天○子○洪○福○馬○到○功○成○但○人○生○喻○隙○富○貴  
浮○雲○良○少○年○與○赤○松○子○遊○善○僻○殺○終○當○急  
流○勇○退○雲○遊○蓬○萊○貴○治○雖○遙○當○圖○把○臂○謹  
布○復○曷○任○神○馳

大力王看畢大喜正思人生先陰有限豈可恣



此浮名想蓬萊在。回首非遙。每日與羣臣整  
理國事。暇時修真。卷性專候。張子房到來。忽一  
日。巡海倭兵。報稱海上有扁舟。自南而下。內止  
一人。素服道裝。親自盪漿。泊在岸。以口稱要見  
大王。大力王料道此。是子房至矣。遂擺駕出城  
迎接。果係子房。二相見。喜不自勝。大力王乃  
迎接子房進殿。納。便拜子房。慌忙跪下。回禮。  
大力王急令左右扶起。自便低首。八拜道。念有

士一介之夫。爰掌一國。其頓屏。及今頓屏。爲師。相從。驥尾不辭。勞苦雲遊。訪道。房道。王旣爲一國之主。安能脫身。方士道。其向年。取琉球。初非利已。原爲伐罪。鋤奸。救民。水火。其時。中山王子尚幼。某恐人心不服。反生他變。以得自立。將其妻子。遷之越南。歲給餼廩。令其子已長。聞頗賢。可以繼立。某安得久假不歸。遂令人迎請中山王妻子。到殿。將國事。逐一交付。自

便更換遺衣文武羣臣軍民人等再三懇留不  
在中山王子只得擺宴款待又將金銀寶貝等  
倭使贖送子房力士一槩不受但收拾隨身布  
衣草屨便要起身王子率領文武官員一直送  
至海日軍民無不攀轅墮淚子房力士自七小  
舟作別去了王子君臣自回朝治事不題子房  
二人駕了扁舟遍遊海島寒暑迭更桃梅作楫  
來到蓬萊仙境遇翠壁參天奇峰蔽日果然

是

仙境不同凡世界。道心須下死工夫。

二人捨舟登岸。轉入山灣。行了數日。但聞些鳥語花香。絕不聽鷄鳴犬吠。二人又行了十餘日。只見前面一山高可接天。上有二童子俯視山下。叫道。來者莫非大漢軍師張良。琉球國王陳力士麼。二人吃了一驚。擡頭答道。某等正是。請問仙童何以知之。仙童道。我師知汝二人功成。

學道今日當來特差我等在此接引可從山之  
東麓取路上山便是蓬萊絕頂也二人聞說大  
喜隨從東麓土山與童子施禮畢仙童向前引  
導來至蓬萊殿一同進內殿上坐着加松子黃  
石公子房迎見仙風道骨比前授履時更自不  
同二人向前拜了仙師仙師道汝二人夙有仙  
緣今成証果急流勇退俱得長生遂命仙童擺  
列仙酒仙肴與子房力士滌塵塔下奏起仙樂

二人如身在雲端。自覺塵心盡絕。道氣不凡。俱  
得長生不老。位立仙班矣。看官你道子房力士  
嘗能成証仙緣。却是爲何。此正天地間一點浩  
然正氣。亘古長生。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如敝  
屣。從來義俠。可以証仙。所以俱得身步蓬萊。名  
登仙府。豈尋常者所能到乎。

詩曰

到頭問劫業。老子其猶龍。

漢陽在何處。身名向赤松。  
卷舒任吾意。壯節表蒼穹。  
力士豈不奇。千載慕英風。  
雖爲琉球主。應是一代雄。  
安得終泯沒。青史顯高踪。

總批

斯人泯沒久矣。得此表章。一番愈見英雄奇。  
身奇謀久而彌顯。

第二回

高宗朝大選羣英

功名天定不須疑  
座守臺中糊眼處

文字難憑正與音  
朱衣暗裡點頭時

士人功名大抵有個定數俗語說一人有福帶  
挈一羣人個字生就下來雖是寒門可出公卿  
若是生就個不肖的命你便世祿之家也無可  
奈何其中更有那祖宗積德之報也有自己肯



惜陰騰做好事，天也肯爲轉移。更有那生成該  
中高科享榮華，登大位的，却因立心不端，幹了  
歹事，壞了心術，自然鬼神不佑，暗減了祿籍。其  
中茫茫渺渺，暗如黑漆，全不出人的愛憎爲取  
舍，亦不以人之恩仇爲進退。當仿宋歐陽修，乃  
是一代人物，知貢舉時，立意要選蓋世文才，不  
想到那看文字的時節，夢見一個金甲神人，手  
裡拿了一幅紫黑色的絹，把這歐陽修兩隻眼

睛來糊了不由他作主。你道奇怪不奇怪。可見那文字是引頭存心是根本。故此說做人是策。一件事讀書是第二件事。至于富貴功名倘來之物。聽天而已。如何強得。試看如今做高官。登甲第的未必都是文才。上博來顯榮。那受蓋。窮蹇的未必皆是文才。不濟報應。只勸人存心積善。天祐人歸。不發于身。必發于子孫。一毫也不爽。詩曰。

誰人不願登天榜  
立德立功繼立命

多半窮寒却爲何  
雲泥福報不差訛

當初宋高宗南渡以來建都臨安因天下初定  
要簡選人才高宗齎成了三日在御前焚了一  
炷御香對天盟誓把一個七寶排成的玲瓏玉  
淨瓶內安着三個試官名字高宗向天拜了四  
拜御手將金匙取出一個來內侍展開呈上高  
宗看時却是同平章翰林院知制誥學士姓張

名慤乃是山西應州人。是個少年科甲。向負天下才名。由探花及第。出身受知先帝高宗。隨黜他爲今科主試。考選天下舉人。張慤向君謝恩。卿命出了朝門。進人貢院。其時又遴選十個分房試官。張慤做大座主。正值建炎三年南渡初。臨修文。偃武。張慤預先各省。直行文書說新主。御極務須天下舉人。個個要取齊會試。這十個分考官。乃是馬伸、張敬、呂頤浩、韓景仁、吳玠。

陸修陳紀俞寧趙替李士庚一齊入到棘關之  
中都欣欣得意磨季擦掌要檢選得意門生到  
了試期只見那四海英雄序了卷分按了名數  
魚貫而來

人○人○爭○道○才○大○如○山○夾○登○高○第○  
個○個○誇○說○學○深○似○海○定○奪○鰲○頭○

却說一個河東南陽府舉人姓楊名邦父的嘗  
初曾在本地城西天王廟裡讀書那天王廟其

來已久是個上方古剎從北宋到今也有百年  
多了那正中殿上塑着一尊金身佛像跨着一  
個青鸞也不知是何故事偶遇黃梅雨久殿上  
漏了將那佛像淋濕連那青鸞兩翅都塌損下  
來那又終日在廟中看見心下不安但自己  
是個貧儒要思量粧塑好青鸞兩翅又展轉思  
忖道如要修整青鸞豈有不修整佛像之理既  
要修好佛像青鸞若不醜蓋殿上瓦好恰不依

蕉漏壞了打筭起來少也得一二百兩銀子如  
何得有喜得自己是個舉人粗有些體面諒來  
獨力難完先取兩數銀子叫家人去棧階店中  
製了幾個化緣冊頁自己做了一篇序文疏引  
先自寫拾助十兩銀子持了緣簿到各鄉紳各  
同年各現任走了一轉不數日間也就化有三  
百多金托與一個住持僧人喚做古心長老這  
古心長老甚有德行主張此事真個分毫不虧

不○只○一○月○就○先○修○葺○了○殿○宇○粗○好○了○佛○像○接○好○  
了○青○鸞○兩○翅○煥○然○一○新○臨○了○又○請○了○幾○眾○高○僧○  
做○了○三○晝○夜○道○場○叫○做○圓○滿○功○德○也○是○楊○那○又○  
無○心○中○一○點○善○心○剛○剛○修○理○工○完○已○是○春○關○將○  
動○因○此○就○約○了○同○宗○一○個○兄○弟○楊○錫○入○京○作○伴○  
同○去○會○試○其○年○又○因○南○渡○開○科○修○文○盛○典○與○舊○  
例○不○同○不○論○定○是○舉○人○凡○有○文○學○素○志○上○進○者○  
府○縣○准○與○報○名○申○請○卽○白○衣○亦○許○入○試○却○有○夏○



縣人胡寅河北人楊傑江右婁寅亮湖南朱弁  
司馬朴浙西胡安國歷城縣人范宗尹劍南李  
回眾人會齊入場大座主張慤出的考試題目  
策論俱全聯了一個題目乃是東官出游上苑  
或表或賦或詩任人所獻馬伸第一房看起來  
了若干卷子都不中意單只取中了夏縣胡寅  
又選中那河北人楊傑看他卷子真個篇篇錦  
繡字字珠璣滿心歡悅將他這個卷子時刻不

離卽睡在床上也將來細玩決意要將他中在第一韓景仁這一房取了司馬朴朱弁張激取了婁寅亮却值呂願浩房裡接着那楊邦父的卷子這楊邦父在場中作文甚是得意篇篇一筆揮成做到這東宮出游上苑的表文中間出了一聯道丹穴呈祥丹鳳覽輝丹陛有了首聯再也對不就下句爲這一句整整思了半日沒有頭緒忽然只見半天裡有一隻青鸞向他頭

上呼了一聲飛過去了。那父忽地心中省悟。登時落筆寫道：青宮啓瑞，青鸞翅換，青香自己寫完。看了一會也信以爲似有神助。決取狀頭。誰知遇這呂願，濟是專一忌才之人。一向又與這那父有些夙怨。看了這篇文字，自己想道：此卷若到別房，無有不中的。天幸落在我房裡。若中了他，反增我一敵。不如將他這卷拿來毀了罷。思量一會，恐有錯悞，不如投入井裡，纔好滅其

形迹卽忙將來袖了連走○  
走出房門行了一段○  
多路不見有井正在那裡○  
往東過西行來步去○  
又不好問得隨從的人○  
擡起頭來却好見對面○  
大主考張慤也緩步出來○  
各房尋察恐有私弊○  
不想正與呂願浩劈頭相遇○  
張慤便問道貴房○  
到那一邊去願浩一時相見○  
不會打點言語○  
甚○回復出來只得向袖中取出○  
那一本卷子來○  
道○本房看得一個奇才文字○  
特先來請正老

大○人○決○然○要○求○中○頭○名○誠○恐○別○房○呈○送○佔○了○他○  
的○名○次○求○老○大○人○鑒○賞○取○他○歷○卷○不○知○果○中○得○  
麼○張○慤○一○手○接○住○脚○展○看○半○日○大○加○稱○贊○  
道○通○篇○雲○錦○俱○是○天○絲○織○成○中○間○丹○鳳○青○鸞○一○  
聯○真○真○似○有○神○助○不○落○人○工○決○取○第○一○再○無○疑○  
矣○登○時○就○接○了○他○卷○子○放○入○袖○中○而○去○呂○頤○浩○  
大○失○所○懷○快○比○而○返○心○中○倒○要○置○之○井○中○誰○知○  
恰○好○到○替○他○薦○了○第○一○老○大○不○以○爲○然○回○房○中○

細細的又看了幾卷都不中意。最後又拿着一卷乃是浙西胡安國的卷子。那胡安國的道學文名天下皆知。人人信服的。呂頤浩看了幾遍。其中俱是譏刺執政之語。極其切直。頤浩怕得罪時宰。又怪他不避忌諱。又不肯中他。不敢再拿出門。私下就取個火來燒了。這纔是。

才高不是非高第。一爭奈照緣合試官。

當時有個笑話道。王莽開科取士。文昌帝君到。

天帝處告病。天帝說道：還是主文衡者，纔識得真正文才。若告了病，何神可代領此職？只見傍邊轉過五聖財神，上前跪奏道：若梓潼神告病，臣可代管。天帝笑道：卿雖廣有錢財，這賢才第一關如何你去管得？只見那五聖神中拿出一個元寶，呈將上去道：這個乃是真文。天帝也笑將起來，只因流傳了這個笑話，就聳動了一個北直臭財主的兒子，小名喚王醜兒。這王醜兒

家中巨萬家私吃不了的是米穀川不盡的是  
金銀穿不完的是衣服單單只不曉得讀書他  
自也道有得受用酒肉罷了讀什麼書偶然一  
日同着幾個幫閒的到妓家去嫖一進那妓家  
堂中坐了兩個妓女出來開口叫聲相公一個  
幫閒的倒也曾讀過些書的失口笑了一笑這  
王醜兒勃然大怒道你這一笑分明却是笑我  
了可惡可惡兩個妓女上前勸道這到我二



人得罪了王醜兒道。怎麼是你們得罪。難道這相公二字。我就當不起麼。又是一個幫閒的道。罷了罷了。相公請息怒。裨邊吃酒去罷。王醜兒聽得他故意的叫相公請息怒。越發氣得了不得。因此怒問。叫人喚的。把脚亂踏道。你們都一夥來取笑我麼。兩個妓女。再三求告。連連就擺土齋。整束道。王醜兒氣呼呼。只是喫酒。只不開言。那些幫閒的。也不理他。倒是隔壁房裡。還有

一個妓女名喚愛生姐年紀十六七歲顏色也好聰明伶俐一一聽得外邊這些動靜他又聞這王醜兒是個財主要思量起發他的也怪那兩個冒冒失失不知高低輕易開口叫人他就慢慢的走將出來向衆人道了萬福走到王醜兒身邊坐了道官人有意來這頑要去處怎不歡喜飲酒倒不快活起來待我生兒說個笑話兒笑笑罷因此就把那文昌告病的笑話說完

了。又道官人家裡有的是真純，怕不今科高中。麼那些酸子，有的是文才，少的是元寶。官人拚捨了幾百個元寶，難道不是個真正舉人哩？王醜兒聽說元寶就好換得舉人的，忽然把桌子拍了一下，大笑起來道：「好好好！你年紀兒小，甚會講話。我今年就要換了個舉人，然後來娶你。衆幫閒的山齊也都笑將起來道：「有理有理。我們衆人都存心去打聽，看有房官貪錢的覓他。」

一個關節有何難處。過了幾時，幫閒衆人合了一班光棍，粧扮做房官的相公家人，私下覓個幽僻寓所，打聽了呂願浩的來歷，就冒了呂願浩的名色，在外來尋售主。其時已是七月中旬，北直大相國寺裡做盂蘭大會，看了七日七夜道場，王醜兒同着些人，在那裡看和尚做作，忽見山門外兩三個人，持着火把，東尋西望的，各處找人。王醜兒在黑暗中，看見那拿火把的，就

是他家中幫開衆人因此就叫道你們在此尋  
誰叫衆人聽了一齊趕來輕上說道我們那裏  
不去尋官人却在這裡聞要外面有件天犬事  
事要見官人說話叫王醜兒就選了衆人出外  
灣七曲七走了四五里路尋到那穢光棍的  
下處見了那假相公做張做勢的說了些謊  
言語王醜兒也不甚聽得明白使一三進退  
子儘有只要事成的在三日後再來

出來連夜回家衆人搗鬼了半夜次日忙忙收  
拾了若干元寶又私下買通了貢院員役管號  
監軍顧備了代筆朋友傳遞衆人也不知費了  
多少銀子總是不計其數到了三日又帶了一  
拜匣銀子日間恐人知覺等到半夜裡點個小  
小燈籠同着兩三個幫閒的又尋到那下處覓  
足了數目那個假相公親手交出三個三寸長  
的摺兒又用一個寸楮封兒上面用了一個摺

書○喝○開○衆○人○親○自○交○與○王○醜○兒○手○裡○道○兄○可○拿○  
回○家○裡○去○看○却○不○可○與○一○人○同○看○千○萬○半○記○不○  
可○悞○兄○自○家○之○事○小○弟○今○夜○總○回○散○都○去○了○王○  
醜○兒○付○了○銀○子○飲○天○喜○地○拿○到○家○中○等○不○得○分○  
付○衆○人○各○自○去○飲○酒○安○歇○在○在○走○到○自○已○臥○房○  
連○妻○子○也○叫○他○先○去○睡○了○自○已○點○了○一○枝○紅○燭○  
慢○上○的○將○那○封○兒○取○出○一○層○上○用○心○用○意○的○拆○  
開○了○時○上○面○有○詩○四○句○寫○着○嘲○他○道○

堪○笑○痴○心○王○醜○兒○  
天○鵝○妄○想○估○便○宜○  
千○金○承○惠○君○休○想○  
榜○上○無○名○請○自○歸○

好○笑○王○醜○兒○川○若○干○財○物○使○了○多○少○心○机○費○了○  
若○干○酒○食○耽○了○許○多○驚○恐○单○心○買○了○三○寸○長○一○  
封○字○兒○不○拆○猶○可○拆○開○看○了○却○是○嘲○笑○他○的○言○  
語○看○完○了○又○氣○又○惱○心○的○是○衆○人○弄○他○氣○的○是○  
自○己○莽○撞○木○待○聲○張○起○來○此○事○又○聲○張○不○得○的○  
若○再○遇○衆○人○拿○了○訛○頭○做○了○把○柄○却○好○又○受○官○



司吃苦帶了直枷受罪只得一拳頭打落牙齒  
只好自己嚙下肚內去了到了次日早起幾個  
幫開的上前笑吟吟道相公恭喜恭喜相公再  
一個月後准是新舉人了相公相公你高中了  
時却不可笑落我們哩我衆人不都是有功之  
臣麼王醜兒聽了更加怒發忍耐不住的道我  
如今想你衆人却也都是一夥我如今受你們  
騙了你們日後少不得也要吃我些虧衆人聽

他言語不好，也不問其由，一齊上前，結扭住了。道：「如今就此吃你些虧罷！你到要買舉人，明日到連累我們吃官司，你好好拿出昨日那個帖兒來，我們當官結煞。」古人道：「自首免罪，你若不拿出時，少不得是我們去出首了。」請相公明日自去貢院門首受用一個獨桌筵席，有何不可。王醜兒極了，不敢做聲，抖做一堆道：「罷了罷了。」這是我自家不是，不該埋怨你們，我做東道陪。

你們的話罷。連七分付家人置辦酒食。又進房裡拿了幾封銀子出來分與衆人。衆人只嘆的是出首誰要你酒食。誰要你銀子。幾個人內中做堪的。做好的。又拐了這王醜兒許多銀子。吃了一日酒食。好似餓虎嚙羊羔。飢鷹食蚱蜢。那裡在他心上。把個王醜兒弄做糊孫傀儡一般。吃完了袖了銀子。立起身來拱一拱手道。我們今日又擾了盛東承賜了買囑。以後若到愛生

兒○家○裡○只○說○今○秋○決○然○不○叫○官○人○決○叫○相○公○便○  
了○闕○地○一○聲○衆○人○散○訖○只○氣○得○個○王○醜○兒○嘿○  
無○言○做○聲○不○得○只○好○把○與○後○日○買○舉○人○的○看○樣○  
罷○了○此○事○關○過○不○提○却○說○呂○願○浩○忌○才○又○不○肯○  
中○這○胡○安○國○到○只○簡○那○口○氣○嫩○  
的○後○場○不○甚○  
博○洽○的○經○旨○也○只○模○  
  
糊○  
的○又○中○了○幾○卷○  
  
意○說○這○些○人○的○文○字○  
  
乃○是○個○少○年○無○學○的○  
  
却○是○  
  
年○少○之○人○可○以○長○久○  
  
日○後○也○好○得○他○些○  
  
氣○力○若○

中了老成有識的，不是要居我高位，就日後也氣短了。枉費我今日之心，有何益哉？因此草草的，只顧酣酒睡覺，將好文才的卷子，盡皆摺起，隨手中了幾卷，其中却又中了兩個，一個是歷城范宗尹，一個是江右李回，那各房也都中了幾個得意的門生。闈卷已畢，紛紛將卷呈上堂去。大座主却也一一依這些房官鑒賞都判了個中字。張慤只因當日未入場時，聖旨命下着

他典試就有一班的鄉親相識朋友知交私下  
來謁見說道尊親既是典試棘闈與衆親有光  
多矣但得幸示一言待某等亦得少沾光榮造  
就桑梓感德不淺張慤就故意的作色大言曰  
不○休○哉○立○起○身○來○拂○衣○而○入○這○些○衆○人○也○有○會  
意的就文中用着這不休哉一句的張慤尋見  
也都取中了有那不解意的仍舊不中豈不是  
買舉還須中舉人麼却也算不得張慤有意爲

私選好笑那首房馬伸只因將次放榜那些家  
人恐防一時收拾不迭忪忪的將他鋪塵一捲  
并些衣服預先收拾起了細做一細叫個聽事  
甲首擡了出去却將馬伸昂得意的那楊臣一  
卷試卷在枕頭之下早早已拿出去了馬伸到  
那臨填榜時各處再尋這一卷任你翻轉那間  
試房也再尋他不出歎了一口氣道也只是此  
生之命不該高中罷了誰信道呂願浩有意要

理滅那楊邦乂的倒得中在第一這馬伸加壹  
要中這楊臣極愛着他文字的却沒尋他卷子  
真真的豈不是鬼神所使麼後來楊邦乂出守  
建康府有那守臣杜充因禦兵無策就率了合  
府官員百姓束手受降這楊邦乂刺臂上之血  
大書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臨了就  
掣劍自刎而死乃知青鸞感靈不但報他修葺  
之功乃是成就邦乂為一個忠烈之士也其胡



安國到第二科就得中了高第官爲給事申在  
高宗朝上時政論二十一篇中間直指呂頤浩  
不建國本壞棄民心阻塞賢路不備邊陲許多  
過失其時呂頤浩已進位平章見了胡安國這  
道表章勃然大怒要過高宗說胡安國以小臣  
而建言國事越職妄言居下譏上罪不容誅姑  
念新進書生不諳國體貶他去提舉仙都觀安  
國雖遭貶竄削其給事之位其鯁直之名播于

天下矣。其張微拜中所取婁寅亮俱以安國忠  
直獨有見于國本未立慨然思之何宗祖之後  
倒不曾爲天子都是太宗的子弟享有天佑恩  
此造滕奏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讓與  
太宗而太祖之子孫不曾享祚如今反凌替不  
堪太祖在天之靈安肯顧歛而佑陛下乎此等  
議論乃啓比宋以來數百年未發之論書奏上  
去高宗覽之不覺慨然感動卽命宗正官選有

太祖之後名伯琮者育之宮中後卽封爲貴州  
防禦使建國公那山馬朴朱弁奉使燕山間得  
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遂服斬袞朝夕痛哭操  
文以祭詞極痛切金人亦以爲義而不責聞者  
皆爲感悼揮淚焉只有那范宗尹與李回方  
贊秦檜之賢勸其大用輔相本朝高宗因而稱  
爲佳士誤國用人其罪不淺至于邦久諸人  
要齊同榜者個個是錚錚豪傑也這一回書大約

要念存仁德。  
自己利人全。

明明格上天。  
花發因沾潤。

廣行方便事。  
苗生爲得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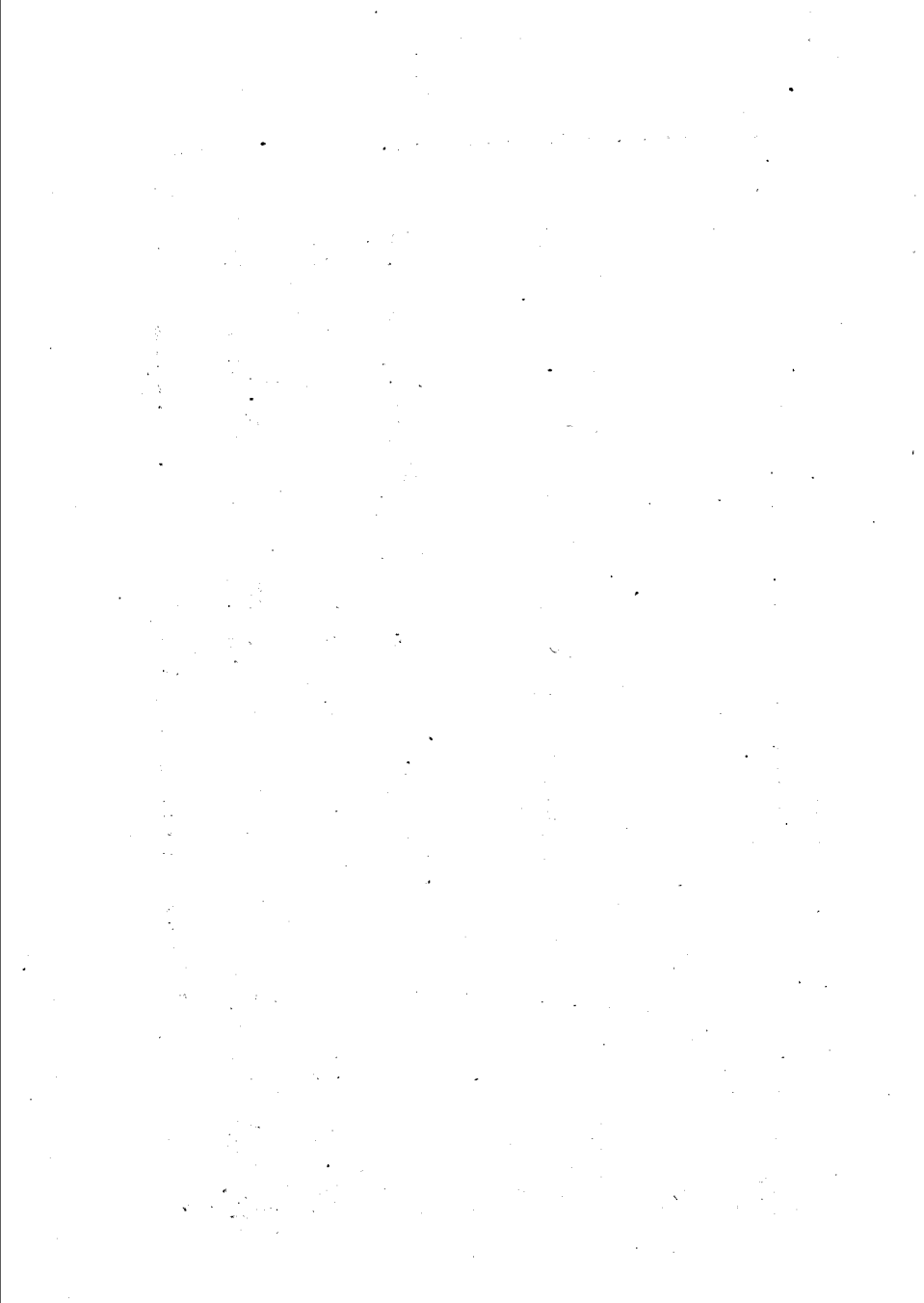
栽培心上地。  
福壽永綿綿。

吾人莫把陰陽二字看得小了。不肯上緊修。

第二回

十九





第二回

九烈告廣施柳汁

功名簿不說天成

只為天公也不平

肅下名儒猶伏道

場中孔息已知名

滿腹珠幾箇魚字

通神白醜何邀榮

却野九烈神功廣

大小寒盡更生

凡人功名都說有個定數却也有不定的若說

都不定時却也似有個定數只得暗暗使賤

造物約顛倒罷了。故此有那記誦幾篇熟爛文字，就得意。人人道他原係才高，有那辛苦窮經的，倒老氣滿下。人人說他文才原不濟，嗚自此便怨着那天公不平。豈知是自己原有才無命。但若論那十二歲為丞相的，自秦到如今也只得一個甘羅，不曾聞有第二。若論那八十餘歲中狀元的，自宋到今也只得一個梁顛。後來却也無雙，可見功名難得，就有登天之難。

易○的○也○與○拾○芥○之○易○看○起○來○或○者○也○真○有○個○天○  
數○廢○正○是○

貧○通○得○喪○不○由○人○  
時○運○若○逢○君○莫○笑○

暗○裡○教○君○聽○鬼○神○  
鐵○生○光○彩○木○逢○春○

那○說○儒○生○的○祿○籍○都○是○梓○潼○神○所○掌○還○有○一○位○  
九○烈○君○識○人○善○惡○有○那○文○齊○福○齊○的○這○九○烈○君○  
用○綠○柳○之○汁○染○他○衣○上○這○人○就○得○脫○白○換○綠○中○  
了○高○第○若○不○遇○得○這○九○烈○君○用○柳○汁○染○衣○任○你○



才華終身不得一榮顯哩。當時晉齊帝名重貴，禪位與後漢高祖，劉知幾為帝。其時國家多亂，四方反側尚多。知幾既殂，其子承禪為隱皇帝。卽了天位卽位之後，這隱皇帝最不喜的是文。臣嘗臨朝笑曰：此輩文臣，授之握昇，不知縱橫。何益于國家而用之乎？只因他這一句說話，把天下讀書人的氣都喪了。其時却有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姓王名章，這人讀書半世，未得顯榮。

也進京秋試了幾遭，再不能一第。其年又去會試，值兵戈遍野，行李蕭條，家中母妻無可指望，只求神明，願這王章得中，却說那王章取路上京，一路過了許多府縣，這日行到山西潞安府，晉下壺關縣，有一個太上真人之廟，土人說道：廟中神道最靈，王章便進去禱告了一番，不覺眼中流下淚來，說我若今番不中時，我自身也，不足惜了，只是家中母親妻子如何度日，伏乞

神明暗中庇佑。則個禱告出來。依舊取路去了。却說這太上真人。真個靈。感聽那王章祝告。心下也自惻然。慧眼照見王章。果然是滿腹經綸。一腔忠孝。未沾綠柳之膏。難上黃金之榜。太上真人却知道功名一事。須憑那九烈君。他若肯將柳汁染衣。纔得榮顯哩。我須去與這王章說個人情。於是駕了雲頭。竟到九烈君祠前。九烈君根兒了。太上真人說道。如今隱皇帝不喜文。

臣却有那汝寧王章。苦苦向我哀求。定要保佑他前程。貴顯。我想此事。乃尊神所掌。特來替他相懇。不知肯爲此子。染衣麼。世上薦賢的。都是憐才。盛心。我也不避嫌疑。特來作薦。九烈君道。我這柳汁。乃上帝所命。如何敢輕易與人。太上真人笑道。這用舍人才。乃是帝王之事。上帝那裏來管這閒事。假如漢高皇。把儒冠當溲溺之器。秦始皇。就坑了若干的儒生。燒了萬千的典。

籍○那○時○節○的○上○帝○怎○生○不○來○採○護○如○今○這○聖○帝  
不○喜○文○臣○豈○不○又○苦○害○了○天○下○讀○書○的○人○幸○喜  
神○又○吝○惜○這○柳○汁○如○金○難○道○那○些○讀○書○之○人  
腔○熱○血○到○不○貴○似○這○草○木○之○資○麼○若○真○是○文○才  
廣○時○尊○神○便○貴○惜○他○不○輕○與○人○也○罷○了○如○今○現  
是○人○才○鮮○少○時○節○就○是○那○好○善○的○也○要○廣○結○良  
緣○佛○門○中○也○要○度○盡○一○切○尊○神○可○聽○我○一○言○便  
廣○施○一○廣○施○麼○九○烈○君○笑○了○一○笑○便○說○敬○聽○真

人之言。就結一日善緣罷。却是這九烈君道。爲  
愛惜人才之心。不肯泛施了。就使天下之人。難  
得這黃榜容易。遇他慧眼所照。定是會元。方在  
纔施與他。也還不肯一槩浪費。就請了太上君  
人。一同升雲。先赴上那王章。與他染了衣服之  
上。真人又托了一夢。囑付王章幾句言語。然後  
向五方儒生身上。各各染了幾點兒。就要轉下  
雲路回去。太上真人又說道。還有所餘的。柳注。

借我看看。將柳汁在手理。便對九烈君道。這餘剩的。待我做個方便。使不德罷。於是將一枝楊柳。蘸了柳汁。洒去了。方在正酒去。又走遍五方亂洒。九烈君連忙酒。不可亂施了。反悞了真正人才。那真人那裏肯住手。雖是真人一片好心。却忒濫觴了。竟不啻是讀書的。不是讀書的。但沾在身。有濃濃的柳汁。便做到王堂。品位不見。甚難。却也是忒造化哩。太上真人不住手的。豈

染完了。然後謝了九烈君。轉雲而去。却是這九烈君。檢選文人也。生了許多文人之氣。只因這太上真人多染了那些沒要緊的人。就生出許多事。聖其時。王章於路正行時。忽然得了一夢。又得九烈君染了他衣服。到京就得中了進士。直做到了隱皇帝的宰相。迎請了母妻到京。壽享榮華。自不必說。這玉章到的是書生出身。有義利之精微。識君臣之大節。潔身清白。秉正去。



那不幸又生出一個貴州石阡府人姓郭名威。其人。生。得。身。強。力。大。有。萬。夫。不。當。之。勇。怎。見。得。黑。向。與。形。軀。林。傑。士。飛。身。走。馬。試。劍。懸。鏡。能。敵。萬。人。志。雄。天。位。不。但。是。殺。人。不。展。眼。的。魔。君。思。量。做。草。頭。篡。大。位。的。皇。帝。

這郭威專會使鎗弄刀。就蓄了無君之心。竟要謀反。與一個山東東昌府清平縣人。姓史名弘。舉武夫出身。一字不識的。樣聽得隱皇帝不喜。

文士他就謀求進身直做到天平軍節度使史  
弘肇爲在朝樞密副使引進小史王殷王峻孟  
業一班小人都在隱皇帝左右這隱皇帝原是  
其母李氏所生乳名喚做咬臍的便是一日隱  
皇帝設朝開口對這兩班大臣說道我父王高  
祖自天福十二年卽了帝位今四方強寇尚且  
未除都是那些吃菜事魔之輩舞弄文法識得  
幾個字變壞祖宗制度口談周孔行同盜跖有

功不賞有罪不誅貪功名戀妻子多取財帛不  
顧百姓結黨朋謀不思爲國以致盜起四方皆  
是這干文士之罪朕雖不如秦始皇時爲坑焚之  
慘但○我○斷○然○不○用○此○輩○專○任○武○臣○及○九○流○異○術  
之○人○以○佐○朕○太○平○汝○諸○大○臣○所○見○以○爲○何○如○其  
前○有○左○丞○相○王○章○卽○出○班○上○奏○道○陛○下○差○矣○國  
○大○致○治○右○將○而○左○列○相○上○天○列○曜○西○武○而○東○杏  
○安○亦○武○能○定○難○不○可○偏○廢○若○專○信○了○武○臣○異

術實爲國家之害臣不敢奉詔且臣非爲私寬  
公論也史弘肇叩頭上奏道如今四方寇起而  
王章以爲不可任用武臣陛下何不卽令王章  
賦詩以退之乎據臣所見長鎗大戟可以殺賊  
安用毛錐隱帝聽奏大喜卽詔王章免官出朝  
退居私第不得干預國家一切大政如有宣召  
方許入朝王章只得謝恩去了自此專任郭威  
爲奮武侯大將軍史弘肇爲宿衛典兵官統領

羽林禁軍六十萬。出入帶刀入朝。百官側目。不敢仰視。却說閔右有個星士。名喚瞽一靈。黃緣着弘肇門下一個總旗官。說道。我瞽一靈善識天文。精通陣法。吉凶先見。禍福無差。你若能引我進見。倘得收用。連你不日。也有個將軍位號。你可肯麼。那總旗叫做趙存德。卽應道。我有什麼不肯。只是要一百兩銀子。我就引進。瞽一靈道。如今先送你一半。若得用了時。再我你罷。果

然趙存德就引他進見。這替一靈叩頭對史弘  
肇道。星上却有密言。不可當堂就說。須同到密  
室。方敢上言。弘肇就引他到禪向書房。替一靈  
道。今大將軍郭乃應天而生之人也。百六之運。  
將有所歸。將軍乃是大將軍位下第一個輔佐。  
第二個就是星士替一靈了。乞為引見大將軍。  
只半年兵起。就可正統。但此密謀。惟將軍知之  
可也。弘肇久有此心。不曾開發。到是這星士一

言指迷心下大喜即同他去見了郭威指陳天命所在郭威甚喜就拜他爲軍師替一靈首舉總旗趙存德爲衛銓校尉又薦一個舊交販鹽買賣的名喚陸爾固爲督操都指揮郭威又命王殷王峻爲左右侍衛並業爲隨軍紀功官遂封史弘肇說汝掌禁軍兵權在手朝中更無異操只有一個王章已足擊去了相位即於立春之日隱帝出城郊祀汝河在內舉事我引大兵

其歸路爾我大事可成矣。替一靈拍掌笑。道此舉甚合天心。不說郭威等衆人希圖謀反。却說那王章被黜。悶悶不悅。回到家中。對母親說。了這般事體。其母說。吾兒今已致位宰相。比嘗時。曾困到今。就不做官也罷了。何必悶懷。王章纔對母親說。見向年入京時。曾到山西潞安府。一個太上真人廟裡。祝告。願得榮顯。後來行差半路。夢見那太上真人來對我說。你祝告之言。



已都知了。我去九烈君那裡借了柳汁染子之  
衣。後日必然榮貴。但到那隱帝棄文用武時。你  
又怨我哩。你若果有反日回天之力。你自去應  
試。便了。其時驚醒。駭知神道如此靈應。不想到  
京果中高魁做到宰相。如今隱帝早朝說要棄  
文用武。因此逐兒回家。這也罷了。想起那太上  
真人說我有反日回天之力。終去應試。這一句  
話有些難解。因此憂愁。其母說道有什麼難解。

說○是○朝○中○棄○文○用○武○眼○見○得○隱○帝○的○江○山○有○變  
了○回○天○反○日○是○要○你○保○佐○興○王○的○意○思○可○不○是  
麼○字○章○醒○悟○卽○對○母○親○說○如○今○隱○帝○有○個○皇○弟  
名○贊○見○居○昭○德○宮○見○去○求○見○以○保○後○日○之○事○便  
了○於○是○忙○忙○就○去○朝○見○皇○弟○皇○弟○說○道○文○武○二  
途○固○是○不○可○偏○廢○如○若○用○了○異○術○之○人○一○發○不  
好○了○如○何○可○以○爲○國○卿○可○在○我○左○右○萬○一○朝○有  
大○事○還○是○卿○可○圖○之○自○此○上○章○只○在○昭○德○宮○侍

着皇弟忽然立春之日。隱帝出城郊天祭祀。這  
史弘肇就點起禁軍一齊殺入郭威領了大兵。  
據在城外吊橋喊聲大起。弘肇這些兵士素無  
紀律。四下亂殺。且不去顧自家主將行事。各自  
都去搶掠財物。擄劫婦女。那陸爾固趙存德。都  
是些小人也。隨着衆人去搶奪去了。史弘肇見  
身邊兵士都四下散去不來。顧他心下慌了。開  
了城門去投郭威。這昭德宮有皇弟贊同宰相。

王章在內聽得喊殺連天。知是朝中有變。卽奉了太后之命出來。卽了帝位。傳旨亂兵一槩不究。把四門暫掩。分付近侍內臣各處尋訪隱帝。還立其侍。隱帝在郊壇之上。郭威大兵一動。先到郊壇。隱帝不知何處。亂兵正待傳旨召史弘肇。率羽林軍救駕。措手不及。早被這些亂兵奔上殺了。郭威却待人城卽位。正遇弘肇走了出來。心中大怒。就把弘肇殺了。左右侍衛王殷王

峻○看○見○殺○了○弘○肇○二○人○心○慌○恐○怕○也○要○殺○他○就○  
往○外○逃○走○不○知○去○向○警○軍○師○見○大○兵○都○散○知○事○  
不○成○連○忙○對○郭○威○說○天○命○尚○未○可○速○入○城○迎○皇○  
弟○卽○位○還○不○受○反○賊○之○名○也○可○保○得○不○死○如○今○  
弘○肇○已○誅○大○將○軍○都○歸○罪○弘○肇○便○了○郭○威○依○允○  
卽○收○集○人○衆○先○收○殮○了○隱○帝○然○後○上○了○一○道○表○  
章○只○說○逆○臣○弘○肇○臣○已○手○誅○先○帝○梓○宮○臣○已○就○  
鎗○神○勸○兵○待○罪○上○章○勸○皇○弟○就○勢○收○誅○郭○威○以○

免後患。皇弟曰：彼爪牙盡去，又何足畏乎？遂不  
誅之。下詔慰取入朝。皇弟傳諭：今後務須文武  
協和，二途並用，如復水火異心，將相有隙，必加  
重罪。王章自思回天及日之言，又驗。卽上表言  
太上真人及九烈君之靈，乞賜勅封，以彰威赫。  
皇弟准奏，卽差王章自往。王章賚了勅命，先來  
潞安府。太上真人廟裡焚了誥命，修整廟宇，又  
到九烈祠，廟也上了勅封扁額。回朝復命，却說

這九烈君。受了誥勅。駕雲頭來訪太上真人說。  
好好一個世界。我所珍重。柳汁不肯輕染人。  
衣者。正爲這些酸措。大功名到手。就不顧國家。  
利害。只圖自己富貴。壞天下家國的。都是這些。  
人了。然還自能知君臣大義的。如今是真人一。  
味好施。雖只成就了一個王章。不至緊要。誤將。  
那郭威。出筆替人小吏。一千人都沾了那拋散。  
功德。就弄箇隱皇帝。無辜而歿。江山幾希屬了。

郭威殺了無限生靈。這都是真人的過失哩。真人也愀然道。我見那些寒士。受盡燈窓之苦。不得一命之榮。甚是可憫。故此相勸。願施誰想這些人。真個忘本哩。次後。那些愚人。也是我一念慈悲也。與他沾染了文人綠汁。那知就弄得顛倒乾坤。這倒是我為好的。不是了尊神以後。仍舊寶惜。莫輕為人棄。衣罷九烈。君遂相辭。而別後人有詩說道。



最是文人行最難  
不希賢聖只圖名  
君恩未沐燈窓苦  
纔得身榮貨利爭  
廢壞江山渾不覺  
眼成瞶亂世遭兵  
太上真人功是過  
勤君須念染衣情

總批

定天下事者固是我輩而壞天下事者半是  
經生那得真人一一斟酌自然有成無敗然  
天地間亦曾有此理否

第四回

世德堂連雙並秀

世間惟有弟兄親

合氣連枝一本因

堂上開顏欣悅體

室家和樂羨旁人

紫荊花下宜兄弟

綵服庭前顯兩親

請看異地同胞者

誰以當年質與文

大凡人家難做。皆因乖戾之氣。骨肉傷殘。父母分遺家產。也有會管運的。也有不會管運的。娶

個妻子。也有賢慧的。也有不賢慧的。就致兄弟同心不能永久。家財所以無成。外人便要欺侮。故此說人家中和氣致祥。自然興旺。若要和氣。先要同心。父母自不必說了。只有那兄弟不和的。常爲聽了妻言。以致骨肉相爭。連枝乖戾也。有連那夫婦不相和睦的家道也。難成就。總不如兄弟既和。樂且。自然天佑吉人。祖宗默地之下。得還你個和氣之報。况那交朋友。的有。

如○同○胞○兄○弟○本○是○一○體○也○分○不○得○個○厚○薄○朋○友  
有○那○貴○賤○異○情○的○兄○弟○却○也○分○不○得○貴○賤○故○此  
几○個○同○氣○連○枝○同○着○父○母○的○胞○胎○連○着○父○母○的  
枝○葉○却○如○何○到○離○異○起○來○假○如○人○家○一○件○東○西  
人○定○爭○護○着○愛○惜○在○心○上○也○笑○一○個○親○弟  
兄○到○不○知○是○怎○的○歌○詩○曰

兄弟同心土變金

黃金易得罕同心

勸君花酒交無益

不若還思手足親

先朝浙江臨安府臨安縣有弟兄二人姓周其  
兄名尚寶弟名尚文不幸他父親亡過了母親  
喻氏見尚十分和氣見娶吳氏弟娶孫氏妯娌  
也都和睦只因他見弟二人本分爲生人又忠  
厚世上好人少只見仁柔的就欺侮他那仁柔  
兄弟見了剛狠之輩又肯讓牠因此二人的家

事漸漸零落了。母親極喜他弟兄和氣。賞不過  
年。荒物貴。斗米三四錢。弟兄二人支吾不過。娘  
嫗。爾就漸漸有些參差起來。爭長競短。有個你  
我之分了。兄弟二人看了。光景心下都有些知  
道。慶慶的各自去勸慰着妻子。不可如此傷了  
情分。那二人妻子道。情分情分。只是叫人饑寒  
難忍哩。起初還是意思不善。日逐一日言三語  
四。先是妯娌就爭論起來。夫妻也鬧個不住。尚

質對尚文道如此過日豈得個好哩只因家計  
蕭條就無了仁義我如今要出外做些生意若  
趁得些錢鈔家有盈積依舊大家歡喜相聚可  
不好麼只是母親在堂你可在家孝養古人說  
得好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自去做事努力向  
前無貽父母之憂便好不然如今亂世患難切  
身你也難收我也難顧你哩求人不如求己  
况且大丈夫也無有依傍於人之理只如今世

上有誰人可依傍得的麼兄弟尚文也應允了  
便說道兄長放心前往我自會在家營運虧  
便收拾些衣飾變賣作本苦不甚多只有得三  
四十兩銀子擇個日子去到山西做些鹽貨生  
理家中置了一杯酒兒與母親說了弟兄原是  
不忍分別的也說不得這太平話硬着肚腸各  
不洒淚出了城門搭船取路向山西而去行了  
二十餘日到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尋個主人





心中歡喜道、家中缺乏、我兄弟不知在家如何支持、這些本利分文不可動、再湊得有百金之數、就好回家了。一日有個新選官的要去上任、特特要買潞紬二十疋送禮用的、來尋着尚質、尚質道有在這裡、那人就克足了六十兩銀子、每疋三兩、尚質收了銀子、把潞紬付他去了。過了幾日、尚質拿這銀子、復到山西、又思裝貨、至人家、接着打開銀子看了、都是假的、京中人喚

做潮銀只有二三分程色。還有一大半是喚做  
鼎銀。乃純是白銅鍊的。尚質半年辛苦將本都  
送了。大哭一場道。如何是好。我一身也罷了。只  
是家中母親兄弟。指望着我。怎生區處說罷。又哭  
到是茶傍來了一個過客。他也是臨安人。偶然  
到京。接例身邊帶着接例的銀子。在馬上見了  
尚質。光景便動了惻隱之心。下了馬。問他緣故。  
尚質一說了。那過客也道。可恨那用假銀。

天誅地滅他纔好。只是你如今多哭也沒錢。如  
今又沒處去尋他。不如同我到京。必有相取之  
處。尚質聽言。卽忙下拜。遙敢問官人上姓。仙鄉  
何處。到京貴幹。那人道。我也是臨安縣人。一向  
在下鄉五都居住。因此你不認得我。我姓李。名  
世修。號石卿。到京去。援例帶些微資。就圖選官。  
你今同我去罷。我看你一點仁心。滿身義氣。雖  
是暫時貧困。終有好日。因此尚質就同這李石

鄉一路進京，恰好遇着新主，卽位覃恩，廣被如  
有納監者，准免一半，多收人材。新頒詔欵，李石  
卿大喜，笑對周尚質道：「我前這新天子的覃恩，  
替你做了方便，罷我帶來，原是五百金之數。如  
今都上納了，就連足下尊名也報了去。若得掛  
選，也少不得周旋足下。尚質感謝道：「那得恩人  
如此施惠，不說尚質在京已得人扶持，却是這  
尚文在家，甚是煩難。自己想着道：「兄長去久不

生意何如。如今地方賊盜甚多，音信難寄。家中雖是煩難，只是孝養母親之後，到是嫂嫂要看顧他哩。兄長不在，豈不是我之事麼？就在門前開個雜貨舖兒，分文無私自己，寧受着饑餓。只是有了母親嫂嫂，纔顧着自己。那嫂嫂起初時，嗟怨後來，到也感化，有仁義了。在家中也一心的績些麻，織些布，幫家過活。母親却時常記念出外的兒子尚文也，曉得老母之心，時時安

慰千方百計要老母歡喜。有個母舅喻安仁一  
向漂流在外。不知去向。忽然一日到乘了高車  
駟馬。做了官回來。却是一向無有家舍的。問着  
了姐夫家裡。周尚文忙忙出去看時。却是母舅  
回家。接了進來。與母親說了。歡喜得了不得。連  
忙問道。舅舅做的甚麼官。一向不知你到那裡  
去了。喻安仁道。我也不想有此地位。一向在關  
中做客。遇着一個尚書公。到兵部去上任。見我

能事就叅我做個內書房。伏事他到京一路上  
有土寇生發。我穿下戎服出外也殺了許多土  
賊。護送到京。尚書公念我有功。就與我一張劄  
付題請一本選。我在這。臨安都司。如今先見  
了姐姐兩個賢甥。明日就去開司到任。因問大  
甥如何不見姐姐。如家中俱安好麼。怎生樣過日。  
尚文便說。兄長已往山西生意去了。一年尚未  
曾回來。家中甚是艱難。連衣食也都不足哩。喻



安仁道。既然如此。我又無家眷。一同到衙中去。任我也。有你們好。彼此照管。尚文便問母親。母親道。最好。因此就到都司衙門內住下。只是這尚文。一心念着兄長。不見回家。心下不快。幸喜家中。遇得舅舅做官。也好度去了。論安仁到任。今年。遇着倭寇作亂。沿江守備。置整。只是定海。缺個水兵守備。喻安仁就申文到撫院。將外甥。尚文名字。申了上去。院裡准了。尚文就去做。

了水兵欵係守備殺了海外許多倭寇有功陞  
了瀾西叅將駐紮溫台等處防守地方喻安仁  
督兵有選委得人陞了總兵却說周尚質在  
京因是覃恩就得掛選李世修選了個山東照  
磨周尚質選了個蘇州府太倉州同知周尚質  
謝了李世修提携之德世修道津水兄弟何謝  
之有他日亦有相望于兄未可知也因此兩人  
作別各自都到任所去了這周尚質生意折本

那裡想到今日。到有爲官之日。遇得着李世修。這樣好人。可是容易得的麼。纔是。

夫路他鄉遇好人。有恩有義肯施仁。

看意花花不活。無心挿柳柳成陰。

尚質領一憑。出了張義門。過了蘆溝橋。一月有餘到。六舍連忙修了一封書。封了三十兩銀子。作書。又取了俵銀二十兩。奉與母親。就要接母親兄弟妻子。一同到任上。差了四個的。

當差人到了臨安訪問到他家中只見大門關着的上回貼着欽命防守浙西溫台等處地方參將府的封條差來的人見了就去問着兩邊的隣里說這是太倉周老爺的宅子怎生貼着參將府的封皮隣里與這些差人說了一遍道現今做參將的就是周二爺你們列位却是那裡來的差人也將來因與衆人說了那些隣里道說來正是他的大哥哩他去山西做客一年

不○回○怎○生○也○得○就○做○了○官○有○人○說○道○他○弟○兄○兩  
個○且○是○和○氣○做○人○忠○厚○這○也○是○皇○天○不○負○善○心  
人○裡○就○對○着○差○人○道○你○若○要○見○他○時○須○要○到○溫  
台○走○一○遭○差○人○只○得○別○了○衆○人○又○過○了○錢○塘○江  
一○路○上○大○到○了○溫○州○見○了○參○將○周○爺○呈○上○書○去  
尚○交○慌○中○祈○開○看○時○知○是○兄○長○已○做○了○官○來○接  
母○親○心○中○大○喜○就○引○了○差○人○進○到○衙○中○對○母○親  
嫂○嫂○親○了○一○家○歡○喜○焚○香○拜○謝○了○天○地○母○親○道○

兩個兒子都做了官。如今大兒子又來接到任  
上去受享。太倉離此不遠。便同了大媳婦到太  
倉去住。幾時差人聽了歡喜。便接了太奶奶一  
路小心伏事。叫船僱夫尚文。又差了五十名管  
下的兵士。一路用了。將府的職事好不風憲。  
到了太倉。尚質拜了母親。歡喜自不必說。也與  
妻子相見了。說如今纔不叫你受苦了。又問兒  
弟如何不來。母親又將舅舅爲官薦他。如今現

做温台叅將一一說了尚質笑道今日也得個忠厚之報做了幾時州同就陞了蘇州府的通判又同母親上任兄弟尚文因防海有功陞了兩廣叅將出守閩粵王命緊急尚文不及來辭母親就在上江叫了船去廣東到任去了却說那李世修在山東做照磨陞了鎮江府通判却好與周尚質同任一處周尚質聞知差人去送禮爲賀其時李世修一個兒子在臨安鄉試中

了第一名解元。名喚李連璧。到京會試。中了二甲進士。選了禮部主事。在京爲官。便是積善濟人之報。尚質在蘇州。又做了三年通判。陞了本府同知。又做了兩年有餘。掌管一年府印。一日尚質想起當年貧困之時。日日不能去懷。如今天幸也。是糊口不如回家教子去。罷公堂。寬業何苦。任怨不意。兄弟在廢。也有此心也。上了一個辭官的本。尚質的辭官本。就央着李連璧上。



去李公又爲他兄弟上言當初怎生受貧和氣  
異地同心的仁德事體及今辭官的緣故併他  
父親李世修周濟的事備細上了一本聖上看  
了大悅一一准奏就給一個世德堂的扁額令  
本府建坊伊父李世修濟客施仁又廕一子入  
監以報其德周尚質兄弟俱推致任聖旨下到  
蘇州尚質拜謝了天恩先收拾行李辭了上  
司回衙上司都喜他知足不辱急流勇退都有

厚賂尚質擇了個吉日起身。只三四日就到了臨安舊居。兄弟尚文也在廣起身。達了三個月。也到家了。兄弟二人整整十年的遠別相見之際。悲喜不勝。尚質道：「別吾弟到山西也積有數十年。……却好……恩友李石卿相識得有今日。惟念吾弟在家苦楚。喜得又遇母舅如此周旋。感恩不盡。尚文也對兄道：「自兄長去後。家中艱苦。弟也

中也不以爲難。只念兄長出外辛勤。也不料有  
爲官之日。皇天有眼。忠厚逢時。我在任上。分文  
不敢妄用也。積有千金。都是聖上所賜的俸資。  
都留在此。以待兄美。燕處尚質也。向房中取出  
一個小小竹匣兒。也積有碎金數百金。遞與兄  
道。此是我十年心力。却並不敢自私。留爲吾  
家之用。說畢。置酒聚會。那母舅喻安仁也。因年  
老。病在家。一同尋個大宅子住了。又將欵賜

的○世○德○堂○扁○額○用○珠○紅○金○字○製○成○懸○掛○中○間○大○  
家○歡○悅○遂○將○俸○資○置○得○數○百○畝○田○產○教○子○讀○書○  
過○了○幾○時○李○世○修○因○受○了○兒○子○對○贈○不○便○爲○官○  
也○回○到○臨○安○祖○居○就○不○在○下○鄉○住○了○遂○與○周○尚○  
質○兄○弟○世○爲○婚○姻○來○往○不○絕○云○

總批

人○家○手○足○異○心○皆○因○妯○娣○鬪○氣○此○際○須○有○分○  
曉○自○然○兄○弟○同○心○上○變○金○也○

質○彫○彬○那○得○不○爲○君○子○  
莫○貧○錦○繡○鴛○鴦○被○愁○見○離○披○花○夢○樓○請○看○淡○  
又批

第五回

樓霞嶺鐵檜成精

滿庭芳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  
筭來着甚干忙事  
皆前定誰弱又誰強  
且趁閒身未老儘教我些子  
疎狂百年內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鼠雨一半相妨  
又何須抵死說短論長  
幸對清風皓月  
苔陰展雲幙高張江

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這首詞乃古人所作。細思作詞之意亦非無故。難道是勉強之言。真個不思名利。倒要求閒廢。其中却有深意也。不好向人解說。要人人自己去思量。但只令聽小子說個故事。就只當解說他一般。昔時有個權相。在生時權傾人主。位冠百僚。順他者生。逆他者死。金銀山積。美女千人。富貴已極。到臨死時。想着生前許多事業。看了。

美妾家。賞心下已。眼中流淚。倒背轉身。朝  
着裏來。嘆口氣道。一場扯淡。噫。

這場扯淡誰能識。不到黃河死不知。

說話的說這故事也。道生前扯淡罷了。還有那  
死後爲非的。就是那曇花記上說。盧杞之後。還  
多。盧杞。噯。如今纔說那宋高宗南渡來的時候。  
建都臨安。就是如今浙江杭州府錢唐縣城西  
有個西湖。怎見得西湖風景。當時有個口號。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書○工○還○自○少○工○夫○

相傳此詩是一個高麗國來的禪僧所作其餘  
的名人題詠甚多俱載西湖誌上不能盡述却  
說西湖有裏六橋外六橋十里蘇堤南北二峯  
名園畫舫楊柳桃柳春三二月佳人才子寶馬

香○酒○載○酒○攜○朋○賦○詩○飲○酒○堤○橋○之○上○走○馬○飛○仙○  
酒○樓○絃○管○夏○時○有○十○里○荷○花○八○九○月○有○三○秋○桂○  
子○冬○天○有○殘○雪○霜○林○真○個○是○日○費○斗○金○四○時○玩○  
賞○只○是○如○今○回○想○風○流○不○堪○重○憶○有○詩○嘆○曰○  
西○湖○猶○是○舊○西○湖○  
強○半○遊○人○屐○齒○  
乘○興○偶○來○尋○樂○地○  
隔○簾○何○處○舊○當○壺○

閒話休題。單表北山之麓。樓霞嶺下。有朱岳武  
穆王墳廟。武林一個士子。姓倪。名賓。讀書其側。  
慕王之忠。時過而謁焉。仰見泥範。武穆鐵鑄。檜  
高。嘆道。公道在人人之欲。不朽奸邪。甚於存忠  
貞也。拜謁墳廟。單以扇戲擊二奸道。老奸老奸。  
宋何負汝。而汝必欲。凶來。王何負汝。而汝必欲。  
頑王。從古奸邪。未有若汝之不朽者矣。衆多遊  
人。聞之。咸鼓掌大笑。爭取磚石瓦礫。擲其頭面。

身臂而泣。是夜陰雨霏霏。冷風颯颯。鐵檜忽眼中流淚作聲呼。万俟卨道。宋將人王將殞。天生我與汝。貴居高位。生殺自由。只圖目前快意。那知身後。遂有許多議論。無端鑄形於此。日間被倪生之辱。諸人之撻。實所不甘。倘爲土木粧成。不幾粉身碎骨矣。今雖屢遭毒毆。尤幸留此完軀。不若及早棄此頑鐵。跳出靈魂。無待世人碎鐵敲金。那時軀殼不全。魂魄無依。悔之晚矣。况

今天下方亂。我輩有權。王綦無靈。必不拘追。万  
俟高應聲答道。我亦久欲出世。今其時矣。但昔  
與子爲人。在陽。今爲鬼。當在陰。陰司十殿閻君  
甚明諒。不能徇我。聞得地藏王。他居在十王之  
上。慈憫爲心。不忍賂地獄中事。時時閉目。歲只  
一開開。只一日。我與你得做他判官。可以陰弄  
地府之權。變化天下人耳目。仍令王輩賊身。我  
輩善終。日間倪生辱吾。吾與你先取他魂而去。

以洩吾忿。秦檜應聲道：「好。」二鬼遁出，靈魂離了王墳。竟赴倪生書館。時方三鼓，尚見燈影輝煌。書聲嘹唳。二鬼正待向前，忽見半空中閃出一位金甲神人，暗中攔住，喝道：「何處鬼魂，敢來相犯？」檜高大吃一驚，慌忙跪下告道：「二鬼係武穆王墳鐵鑄秦檜，万俟卨也。日間被此生戲辱，不忿，意圖報復。有犯尊神，伏乞饒恕。」金甲神喝道：「二鬼速退，不得無禮。此生他日貴顯，非汝輩所。」

能侵犯。僧高喏喏連聲謝罪而去。陰風飄蕩。竟  
往地府探聽。得地藏王菩薩慈悲惻隱。閉目疑  
心一切生靈。予奪善善惡惡之事。皆聽於判官  
決斷。其時左判爲曹暉。右判王安石。歷任俱滿。  
仍得復生。凡世菩薩正在勅令舉所知。以自代。  
僧高大喜。欲思鑽刺非錢不行。一鬼商議無策。  
捨思良久。道某向年謀害岳家父子之後。日夜  
不安。曾設羅天大醮。延僧請道。超度忠魂。燒過

金銀冥資一千萬。誰知岳氏父子死而爲神。又  
道是讐家賄賂分毫不用。盡棄之破錢山下。他  
鬼見之亦鄙爲貪污之物。感不肯要。吾與你進  
之曹王二判。求以爲代。豈不美哉。高大喜。遂與  
檜同作書。致二判曰。

宋丞相秦檜御史大夫万俟卨致書於地藏  
王府左判曹公右判王公曰。用人之道以同  
類爲相親。庶前後一心。首尾不紊。恭聞二公



榮任及瓜深以爲賀。檜高從棲霞而來相去  
萬餘里。所遇牛頭馬面鬼使。夜叉咸頌。二公  
曰。碑載道檜等不忝。妄與續貂。倘蒙薦拔。戴  
德靡涯。死非狝。資千萬聊以侑。束統惟茹  
鑒。曷任瞻。馳。

寫畢。魂鬼使呈送二知。二判接書觀看。大喜得  
人。又得許多財物。隨裁書簡。答書曰。  
地藏王府左判曹麟。右判王安。不復書於來

丞相秦公御史大夫万俟公曰父仰高風識  
韓無路福星惠臨有失倒屣不佞叨任及瓜  
日在覓知已以自代若得二公任事有藉於  
包荒者多矣卽當擇期候代辱惠多儀附此  
申謝不宣

曹王將書命鬼使復上檜高檜得書大喜重  
賞鬼使而去准備候代且說曹操王安石登時  
便舉秦檜爲左判万俟高爲右判奏上地藏王

菩薩菩薩未及生日尚未開目便令交代任事  
曹王隨差鬼使各役迎接檜高到殿逐一交代  
已畢一判自赴輪迴殿轉生檜高朝王蒞任點  
看卷案專掌人間死生禍福二判喜不自勝且  
在地府弄權雌黃忠佞變幻賢愚又查看生前  
黨伴凡如孫近王倫輩一切放出令其擾亂乾  
坤毒害忠良爲我輩生色諒倪寶雖貴終不出  
我輩之手遂將禍福簿上翻看倪寶等一班名

下盡行改。詔水火刀劍內傷惡死等項不遵。且  
說其時正當南宋之末。天下紛紛。賈似道專國  
柄。奸佞比肩。幸有倪寶已登黃甲。人開爲相。正  
色立朝。彈劾奸邪。無所顧忌。每忿似道巨奸。盡  
國邊境日危。不忍坐視。乃先期赴岳王祠拜禱。  
告道倪寶讀聖賢書。惟以忠義爲本。近見奸邪  
賈似道當權。牽引匪類。國事危如累卵。某願上  
書乞除奸黨。伏祈神佑。保護本朝。倘不幸而天

顏震怒某之魂魄得與神相依死無恨矣祝畢  
出廟天早隨具疏人奏

疏曰臣倪寶上言國家之事敗壞極矣相臣  
賈似道藉口伊周效尤操券賄賂公行敗亡  
隱諱天下安危人主不知社稷禍害羣臣不  
知軍前勝負列國不知進者樊城失守襄陽  
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既去而天下之勢  
十盡人九所謂半章軍國者日與如黨笑傲

湖山日興羣安踟蹰天下其念以爲不  
斬似道患未平也願奮乾綱卽斬羣奸之黨  
竿之葉衝以洩軍民之情然後擢用忠良整  
頓國事天下幸甚微臣幸甚

疏入先經賈平章看過隨匿下不上大笑此  
喪心病狂且教你受殺身之禍遂假傳聖旨一  
道矯稱倪寶通連外國誹謗朝廷登時綁出午  
門梟首倪寶自知必爲權奸所害亦不爲意嘆

道○其○得○與○武○穆○齊○名○死○何○足○惜○其○如○宗○社○之○亡○  
何○乃○仰○天○呼○號○而○作○歌○曰○

天○生○忠○佞○

勢○不○兩○立○

國○之○將○興○

朝○有○正○色○

國○之○將○亡○

鬼○瞰○其○室○

武○穆○之○亡○

倪○賚○之○屈○

反○覆○陰○陽○

君○民○俱○厄○

歌○畢○受○刑○見○者○莫○不○流○涕○羣○臣○餽○目○莫○敢○誰○何○  
賈○似○道○揚○揚○得○意○盡○將○倪○賚○用○事○一○班○不○附○已○

者盡行問罪斥逐不數年後宋室遂亡其時鬼  
賓被害一點忠魂竟赴陰司地府只見夜叉小  
鬼披枷帶鎖紛紛相告道我地府向來曲直依  
分是非不亂自曹操王安石作判後放出許多  
奸黨弄得乾坤顛倒却又受賄舉了秦檜方俟  
高代任銅頭鐵臂慘刻倍常又放出若干奸邪  
攪得陽間陰府不乾不淨如何是好俟賓聽罷  
大吃一驚道從來天地無私判斷人間善惡如



何地府及用人間巨奸大惡縱容擅權至此輪  
迴之權何時而已只得向前細問鬼使道請問  
列位適間所說曹操等四人作判擅權攪亂陰  
陽但此四人乃陽世莫大奸雄欺君賣主蠹國  
殃民世人都道此輩死去必受陰司之苦又道  
陰間有刀山地獄水火地獄抽腸拔舌等一十  
八重地獄專爲此輩而設如何反來此地又得  
做官仍弄出生前手段却是爲何鬼使道來

有所不知只因地主閉目修真却被曹操等百計鑽謀爲左右相這也是時衰鬼弄人之故也至檜與兩人時人恨入骨髓將鐵鑄就其形跪在岳王墳前是五殿關羅王將他魂魄附在鐵軀殼上使他知世人唾罵挺辱此事將近百餘年想是受了日精月華復道來忠靡地主也不察賢愚不親政務任意所爲如今宋室將亡也是他放出羣奸作祟又將忠良名丁俱註定凶

傷○惡○心○將○來○陸○秀○夫○文○天○祥○等○一○班○忠○義○俱○不  
獲○善○終○倪○賓○聽○罷○大○怒○道○待○我○寫○道○表○章○奏○明  
地○主○除○了○奸○佞○世○界○便○清○鬼○使○道○不○可○造○如○表  
文○奏○上○菩○薩○閉○目○不○看○生○殺○予○奪○皆○由○二○劫○恐  
你○反○受○其○害○你○若○有○手○段○湏○至○七○月○三○十○日○係  
地○主○誕○辰○其○日○開○目○一○日○彼○時○上○表○而○奏○可○以  
無○碍○倪○賓○庶○免○預○先○寫○就○表○候○至○菩○薩○誕○辰  
入○奏

疏曰朱故丞相臣倪寬上言切問天地無私  
報施不爽忠良受屈而天府可申奸佞弄權  
而陰司必罰故云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  
做了小人至自魂遊地府忽見鬼使夜叉紛  
紛相告左判爲秦檜右判爲万俟卨下勝驚  
駭傍得大聲叫屈檜者百計害人高者狼心  
濟惡此輩自當萬劫輪迴千秋禽獸不意鑽  
營地判生死在爾囊中毒亂人寧禍福不由

痛打銅錘一百仍使業風將檜高三魂七魄吹	也蒼生劫數勅令牛頭馬面將二判剝去衣冠	道是非開眼修真却被頑鐵成精誤用此輩也	只得呈上倪寶奏章菩薩展看一驚大怒	倪寶突如其來菩薩眼目墜座二判撒手不迭	却說其用正當菩薩誕辰二判在殿參拜不料	勝激切待命之至	天上願地藏教主速賜驅除毋使滋蔓臣下
--------------------	--------------------	--------------------	------------------	--------------------	--------------------	---------	-------------------

付鐵身軀上登時寫表申奏天帝謝過併薦倪  
寶生前直道事君死後讜言去佞相應爲神查  
得錢唐西湖北山岳武穆王祠下缺一土地卽  
以倪寶爲之玉帝准奏勅封倪寶爲西湖北山  
土地掌管山靈水秀拘係鐵奸魂魄萬劫不許  
擅離倪寶得旨謝了天帝地主之恩離了地府  
竟赴西湖北山之麓皆係舊日熟遊之地又得  
居忠王祠下喜不自勝卽赴王祠參謁又見檜

高○依○然○端○跪○憤○前○倪○賓○自○思○此○輩○惡○孽○荼○毒○生  
靈○留○他○完○軀○誠○恐○歲○久○又○復○成○精○作○怪○遂○駕○雲  
昇○天○將○前○情○備○細○啓○奏○岳○王○是○夜○率○領○陰○兵○將  
銅○鞭○連○肩○帶○腦○擊○碎○其○半○於○是○榆○高○之○魂○永○世  
不○得○再○爲○之○崇○矣

總批

既○云○頑○鐵○可○以○成○精○何○儼○然○肉○身○人○徒○與○草  
木○同○腐○耶

第六

桃○源○洞○籛○廉○服○罪○

歸○隱○

心○遠○主○人○著○

得○趣○臨○河○水○長○歌○賦○考○槃○放○形○林○麓○外○天○地○  
自○為○寬○

其○二○

何○事○居○泉○石○長○安○路○已○遙○好○將○王○佐○業○經○濟○  
問○漁○樵○



其三

飲酒學陶潛歸來三徑閒醉鄉無限樂不曉  
換五山

其四

蹈海稱高士居山亦隱淪桃花開遍未任久  
不知秦

人生在世出處大節最要分明出者忠孝顯揚  
功名表著處者節廉清白河水照心乃爲丈夫

之行。然世上又多有一種托意避世。比求進之  
心更切。昔人所以有北山移文之誥。終南捷徑  
之議也。出也不成個出處。也不成個處。進退兩  
負。貽笑後人。總是那甘心石隱。避俗耽空。原是  
一個最難之事。眼看着繁華富貴。美色黃金。安  
得不愛。一旦顧了那君父大倫上。就棄了榮祿。  
清潔盟心。終身亨着清虛寂寞。與麋鹿爲羣。與  
木石爲伴。你道千古而下。有得幾個隱君子哩。

如今却說那晉陶潛字淵明原是陶侃之後別  
號五柳先生當晉末解組歸三徑荒蕪力耕自  
贍衣不謀寒暑屋不蔽風雨先生挈妻子處之  
悠然自得性嗜酒家貧無以給每興至爰採菊  
盈把俄有白衣人王弘持酒至遂開樽對酌至  
醉白衣人亦酩酊而去時以詩自娛有三句九  
遇食十年著一冠之句旋有飢來驅我去叩門  
拙言辭之詠其時有個宰相姓陳名登乃是戲

國陳仲子之後也。一日偶見淵明詩，常嘆道：淵明一貧至此哉！非我不能富貴，他廼命駕至郊外來謁先生之廬。淵明出迎，披襟長揖，分賓主坐。定命童子採菊，英掇松窠，煮香茗而進之。陳荅道：某先始祖清修苦行，表表人間，終窮且餓，不能自立。祖妣辟纒勤苦，朝夕不謀，舍甘茹藜，棄逸就勞。生已矣，今及子若孫，幾不克振。數世至余，余乃翻然改行，悔先始祖之迂遠不

近○人○情○人○喜○的○是○富○貴○他○偏○要○讓○齊○國○人○喜○的○  
是○功○名○他○偏○要○居○於○陵○人○喜○的○是○飲○食○他○偏○要○  
吐○鶩○咽○李○自○我○觀○之○何○苦○如○此○我○如○今○專○會○逢○  
迎○上○官○要○結○內○相○貪○財○慕○祿○乃○得○到○今○日○地○位○  
你○看○我○圓○轉○成○名○含○糊○作○楮○珠○履○三○千○金○釵○十○  
二○好○不○炫○耀○也○好○不○富○貴○也○新○主○上○重○加○賚○予○  
贈○某○始○祖○以○大○廉○侯○爵○子○孫○食○邑○萬○戶○今○子○耻○  
以○五○斗○折○腰○賦○歸○去○來○離○挈○妻○子○而○隱○又○何○迂○

也○余○見○子○詩○特○過○相○訪○若○能○從○我○同○遊○當○世○必○  
 然○成○子○功○名○許○你○富○貴○反○掌○間○耳○淵○明○謙○遜○答○  
 道○某○雖○不○才○頗○有○自○得○之○處○且○某○之○自○處○與○公○  
 祖○興○某○性○耽○山○水○酷○愛○琴○書○等○富○貴○如○浮○雲○  
 功○名○于○漉○水○一○觴○一○咏○何○樂○何○憂○典○廢○存○  
 之○一○瞬○豐○歉○得○失○瞠○乎○若○忘○貧○賤○居○六○極○之○  
 而○閒○實○為○生○平○之○安○山○水○漱○菊○臭○松○姿○某○自○  
 樂○此○他○匪○所○知○陳○荃○見○其○志○已○矣○遂○作○別○而○去○

第六回

淵明亦毫不爲意歌咏自得如與麀世膜不相  
關居十餘年一日見春光明媚桃柳爭妍應憐  
妻子閒遊諸山至一河曲流水一灣清徹如鏡  
情不得駕舟一泛徘徊久之忽聞坎乃聲自巖  
葦中出遂候之登舟遠望始而流泉一掬僅可  
容乃既而浩淼滄波一碧萬頃日晡月升者數  
晝夜帶明與漁人問答老妻和稚子遊觀山水  
有綠糝食都廢窮盡木際便得一山漁人遂可

以登矣。淵明遂與妻子捨舟登岸，漁人鼓棹而去。淵明轉入山灣，忽見一洞，洞內外植桃盈千。時方仲春，桃花正當盛開，淵明喜不自勝，乃作飲酒詩曰：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趣，欲辯已忘言。

淵明游玩桃花深處題詩已畢，正欲入洞遍玩。



忽聞仙樂聲，自天而下，仰見仙童玉女焚香  
執旛前導，後有一仙女乘雲御風而來，自稱九  
天玄女娘娘，奉上帝勅命，詔淵明及妻孥道晉  
處士陶潛并妻若子入洞，接詔潛等驚怖，頰首  
進洞，見人物熙熙，屋宇輝煌，別是一天世界，俄  
有青衣數十人捧卷案，袍服迎候，見淵明至，咸  
跪接，請更衣冠，迎至一殿，殿高數十仞，翬飛畫  
非人間所有，淵明亦莫知所之，但從青衣

人至殿下仰見殿上擺列香案青衣人稟進此  
當俯伏接旨淵明乃令妻子俱伏地玉女乃關  
詔宣讀

詔曰朕維仙凡霄壤廉佞雌雄特設桃源渡  
凡夫之捷徑弘施寶筏作廉士之津梁茲爾  
晉處士陶潛獨清獨醒不甘心事二君一食  
一瓢自愧身糜五斗廉介清風忠貞皎日勃  
爲桃源洞主爾妻姜氏食勤作苦相夫子以

第六回

正家樂道安貧效唱隨而靖節齊肩佳偶接  
輿同調勅爲桃源洞君受事之後恪恭厥職  
花落花開變盡世人面孔水流木止滌清大  
衆心齒毋使怠荒自貽隕越慎之慎之故勅  
淵明叩頭高呼謝恩榜詔畢送娘上歸天令妻  
子進殿後自乃升殿入座但見  
桃之天天其葉蓁蓁孰謂求之則得堂高數  
仞椽題數尺敢云得志勿爲烈烈糾糾擺兩

行○金○瓜○武○士○齊○齊○整○整○列○數○隊○青○衣○隸○人○左○  
邊○有○洗○心○房○滌○慮○房○脫○胎○換○骨○房○異○人○間○與○  
刑○戶○札○右○邊○有○饌○酒○庫○名○泉○庫○奇○花○瑞○草○庫○  
非○寰○中○貨○帛○金○錢○碧○波○千○里○同○山○水○而○隔○塵○  
氛○白○日○中○天○其○升○恒○而○銷○俗○氣○真○個○是○仙○源○  
有○景○誰○能○到○世○上○誰○人○是○隱○僊○  
却○說○淵○明○登○殿○諸○役○叩○頭○禮○畢○有○吏○胥○捧○上○桃○  
源○公○案○一○宗○稟○道○本○洞○開○闢○自○無○懷○氏○葛○天○長○

各千餘年。接管有巢父許由。歷數千年。有伯夷。叔齊。又數百年。有長沮等。前又數十年。有黔婁。原憲。以王洞事。又百十年。逐之。屈原以上諸位。今俱陞擢天曹。又一吏查遍桃源地土戶口冊。計百萬三千六百。戶口一十五萬。歲供仙酒名泉。奇花瑞草。取之不禁。用之不限。洞中居民。從無懷葛。天時來者。皆草衣木食。從巢許時來者。俱半業漁樵。夷齊時來者。更廊首陽左右。

居○身○巨○百○餘○里○後○又○有○聞○風○而○來○者○植○靈○草○奇  
葩○以○爲○食○沮○溺○堯○民○來○無○幾○但○業○耕○婁○憲○時○民  
來○家○寡○多○業○儒○屈○原○時○民○稍○有○術○數○氣○習○然○來  
時○俱○在○洞○內○洗○心○滌○慮○脫○胎○換○骨○掃○盡○塵○累○齊  
稱○齋○民○外○有○一○人○名○陳○仲○子○者○自○戰○國○時○訃○訃  
携○妻○而○來○其○時○屈○洞○主○惡○其○避○兄○離○母○夷○棄○人  
道○此○之○洞○外○其○族○雖○繁○不○入○本○洞○凡○見○屠○源  
如○下○漁○耕○食○鑿○飲○自○以○爲○是○經○今○數○百○年○淵○明

聞之驚訝道：何物小子敢污吾仙境，速召其族  
俱來。須臾，其人拘至殿下，洞主喝道：汝乃矯廉  
滅倫之輩，見棄于孟夫子，不思改過從善，習父  
子兄弟之常，何乃遁居于此？此地乃清風高節  
之鄉，長生不滅之境，豈爾所居？今爾族已繁流  
風將熾，終恐爲世之大患。且汝子孫名荃者，奸  
邪害國，覲顏人世。汝因孫顯，冒食大廉侯爵，舉  
世頌爾爲廉士。人道幾淪于禽獸，皆由爾矯僞。

之風所化，非族滅爾。類不足以絕其教。仲子訴道，其齊人本廉士也。孟夫子不察，稱曰惡能。某遂忿而問津于此。迺來數百有餘年矣。初來時，洞主係孟氏之黨，不理是非，攢諸洞外。因居源之左側，後來屈原洞主乃楚人，不識齊士，亦不容入洞。然尤得居源左，自成一家。今洞主何遂至族滅我，我罪殆不至此。若以廉士而受族誅，舉世貪污者將何如。洞主鳴道：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  
倫○也○今○汝○離○母○避○兄○無○視○嚴○君○臣○上○下○之○分○單  
單○戀○着○你○一○個○妻○子○同○去○僻○麻○這○個○叫○做○邪○廢  
若○是○這○等○爲○廉○世○上○不○值○你○親○弟○兄○不○顧○君○臣  
上○下○只○去○戀○着○妻○子○的○如○道○多○得○緊○哩○一○個○人  
既○然○沒○了○人○倫○件○件○都○不○見○得○好○了○據○我○看○婆  
做○作○只○好○當○得○個○曲○婦○兒○不○然○也○像○得○個○癩○蟻  
蟲○見○罷○了○如○何○冒○認○個○麻○豈○有○沒○人○倫○的○蟲○類

面可以爲廉哉。以爾之行，是謂矯廉。矯廉之弊，流毒最大。似是而非，罪浮于真。乃執筆作判，判曰：齊陳仲子者，矯廉干譽，欺世盜名，行滅人倫，罔識君親之大，弊蠟蟲類，寧知孝悌之常。賴半李之餘生，趨趨仙境，借辟纒之佳配，遺棄於陵，離母離兄，肺腸殊難洗滌，目盲耳眩，酒泉豈識仙名，鄭聲亂雅，紫色奪朱，天譴在所必加，吾刑爾當族之。

判畢喝令武士揮出陳氏之旂盡行誅戮其時  
陳氏之黨幾無噍類世界亦爲澄清咸識親戚  
君臣上下之倫不致爲矯廉之說所誤於是洞  
主快然日與洞君酌酒賦詩無爲而治人間仰  
先生之風者靡不頑廉懦立上帝嘉之每欲陞  
擢只因代任者甚難至今仍以先生正其事先  
生棲于源之東西開拓數千里以俟後之問津  
者

詩曰  
清○流○入○耳○思○高○枕○遠○岫○當○窓○眼○倍○青○已○識○桃  
源○問○津○少○達○生○今○且○醉○劉○伶

總批

時○事○日○非○江○河○日○下○吾○恐○世○間○假○廉○士○亦○不  
可○多○得○矣○奈○何○冒○人○指○終○南○山○為○仕○途○捷○徑  
良○不○誣○也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第七回

三世管人面參禪

冤冤相報幾時休  
三世英魂未尚留

人面有靈爲點化  
禪師今日也回頭

聖人說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  
而關是說那冤讐不可不報的緣故伍子胥當  
日因楚平王殺其父伍奢以爲非其當或之罪  
後來借吳王之兵而伐楚洛平王之墓鞭平王



帝諸子封爲七國最疆的是吳王濞楚王戊膠  
西菑川膠東濟南趙王等合謀起兵七國諸侯  
俱思謀反景帝因無防忘之計一日召了諸宗  
室貴臣併大小內外諸臣如有善謀奇計能制  
服七國之反于未萌之先者可以息無窮兵戈  
之慘朕當授以上賞超秩拜官問了數聲無人  
答應有太子家令晁錯向前啓奏道莫如削地  
之計爲上初先帝漢文時吳王濞世子入見得



侍陛下于東宮。出陛下飲博乎道。大失恭敬之禮。陛下當日爲東宮時。即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以媿其心。臣思吳王不朝于古。法按之。罪當誅。戮先帝不誅其德。已爲至厚矣。吳王不思改過。自新。今反。益驕恣。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其天下。亡命謀。思作亂。今陛下削其地。彼亦反。卽不削地。彼亦要反。不如是。則反。急而禍小。若不削其地。則反。遲而禍

大斷斷然矣。景帝又令公卿列侯宗室群臣列議可否。奏聞又遲了幾時。衆臣俱莫敢建一議。出一謀者。晁錯又上奏道。往年楚王茂爲薄太后服。居喪不恭。肆行無禮。前年趙王亦犯罪。俱削去。一邵膠西王卬以賣爵事。冒罪。行私。削去。六縣。此故事也。爲今緊要之計。孰若先削吳地。乃爲上策。上安天子。下安諸侯。以臣所見。莫此爲最。他非臣敢知也。吳王打聽得朝中却是晁

錯建謀設議深以爲恨會景帝允了晁錯之謀  
削地之令已下吳王恐懼無已因就發謀舉事  
遣六個便臣賚了六封密書說着膠西膠東菑  
川諸國皆起兵相應以誅晁錯爲名罪狀四布  
但其說亂臣晁錯離間親王有違祖制因合兵  
進至滎陽景帝當初曾受文帝之命說國家設  
若有事當以大任委之周亞夫此人堪爲大將  
能扞衛國家及七國反書上聞景帝就拜亞夫

爲大將軍總督天下兵馬以討之。却說當時吳王濞却有個輔相袁盎此人原是個小人出身極是殘忍不忠一向與晁錯有夙怨未釋盎乃求見景帝上言曰臣曾觀吳楚相遺的書大意說高帝分王諸子兄弟各有分土廣狹一遵舊典原無踰制今亂臣晁錯擅小諸侯建議欲削少其地以故起兵謀反但得陛下誅斬晁錯復其故地彼卽罷兵還國爲今之謀獨有斬錯發

使○赦○七○國○之○罪○下○詔○弗○復○減○削○則○兵○可○無○血○刃○  
陛○下○可○高○枕○而○臥○矣○陛○下○又○何○惜○一○人○而○使○四○  
方○人○民○遭○兵○革○之○慘○乎○景○帝○默○默○無○言○思○量○一○  
會○不○覺○爲○袁○盎○所○愚○到○說○道○吾○誠○不○愛○一○人○以○  
謝○天○下○遂○遣○中○尉○召○晁○錯○命○袁○盎○監○斬○于○東○市○  
晁○錯○知○是○袁○盎○所○譖○含○恨○甚○深○初○起○還○望○公○卿○  
大○臣○有○人○伸○救○後○來○見○是○袁○盎○監○斬○便○道○再○無○  
生○路○了○袁○盎○一○見○了○晁○錯○被○刑○人○縶○縛○而○來○笑○

對晁錯說道：「監子你建得好奇計，今日亦知死  
于袁盎之手乎？」晁錯怒目睜睛，咬牙大罵曰：「死  
賊袁盎獨不聞齊襄報九世之讐耶？」袁盎大怒，  
立命將晁錯來腰斬了。景帝聞報，說已斬了晁  
錯，心中亦覺懊悔。日日在宮，慘然不樂。隨有謁  
者鄧公上書曰：「吳爲反計，四十餘年不朝，蓄之  
心者，知矣。雖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晁錯  
患諸侯強人勢，不可制，故請削之，即強幹弱枝。」

之理衆建諫矣而少其於此賈誼之所以告宣  
 帝也豈非一日之講而萬世之和哉陛下不思  
 高祖裂地逾分之過今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讐此天下之恥竊  
 爲陛下不取也今錯已斬有時矣七國之師果  
 曾捲甲而歸乎景帝亦知爲袁盎所賣遂切責  
 之後人有詩歎晁錯無罪有忠殺之可惜詩曰  
 建議抒忠反受殃  
 英魂不肯慰泉壤

未平七國身先歿  
千古令人惜未央

自後周亞夫屯兵灤陽日久直待聽了趙涉之  
謀大破吳楚之兵吳王走東越東越殺之趙楚  
膠西王皆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皆伏誅此是後  
話却說那晁錯雖被袁盎所誅怨氣不散三魂  
渺渺七魄悠悠當下即附在袁盎衣袖之內隨  
着袁盎監斬回到家中天色已晚袁盎自以爲  
得計洋洋快樂即命掌燈開宴正宴之間却與



一個愛妾同飲。忽然聞得這愛妾滿身血臭，便問了一聲。忽見一個無頭之人立在面前，不看見是愛妾了。袁盎大吃一驚，還道是自己眼花。立起身來，往後要起，只見那人一手提個人頭，照着袁盎面上打了一下。袁盎驀然倒地。這愛妾忙忙去扶時，自己已也驚死了。隨有袁盎家中之人一齊來看，只見那無頭之人還在那裡。左右亂打嚇得這一千人魂都不在，身上那裡還

敢向前開了一夜次日天明近前看時袁盎上  
竅內俱流出鮮血死在地上那個愛妾也休想  
活轉了房中夫人幼子也都被驚死這乃是那  
晁錯報怨于當世的緣故晁錯報了冤讐一點  
英魂走出帝城一路上還怨氣未息帝城墮  
知他忠義即命金水二星官指引晁錯英魂往  
三國投胎轉世爲司馬懿之子司馬昭相着魏  
國封爲晉公生殺由己手握大權那時袁盎亦

轉身生在魏國爲鎮西將軍姓鄧名艾善于用  
兵司馬昭欲平西蜀問計于司隸校尉鍾會會  
薦鄧艾有將才可用司馬昭即命鄧艾率兵平  
蜀鄧艾遂自陰平小路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  
鑿山通路改作橋梁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  
璫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踰崖魚貫而進  
遂拔江油城降了蜀將馬超平了蜀地劉禪出  
迎艾至平了一個大國其功不爲小矣當日曹

封	報	聞	衛	一	指	投	孫
在	下	得	瓘	乘	日	復	司
司	二	殺	手	囚	可	艾	馬
馬	世	了	持	艾	待	一	懿
昭	之	郭	大	入	不	旦	舉
身	恨	艾	刀	京	料	平	數
上	司	鼓	一	纔	司	之	十
進	馬	掌	刀	到	馬	功	萬
爵	昭	大	將	半	昭	烈	之
為	回	笑	鄧	路	忽	蓋	衆
王	魏	此	艾	司	然	世	勞
後	魏	真	砍	馬	用	自	數
來	主	是	為	昭	詔	以	十
司	以	宿	內	命	書	為	年
馬	平	蕭	段	一	一	裂	之
昭	蜀	所	司	個	道	土	心
身	之	招	馬	武	檻	封	難
死	功	又	昭	士	車	王	于

也只爲當時怨氣深重報了二世心還不歇到  
三世之上見錯竟自咬頭換面做了一個老僧  
深明佛理極會參禪法號歸空大師在川陝之  
間講經演法開悟指迷解冤釋結那袁盎也轉  
到第三世了却是做了一個貧人獨自一個又  
無生意又無家舍終日捱在一個古廟裡安身  
也是他孽冤未斷悔氣所遭偶然行到一個山  
上山中樹木叢密四面無人連那鳥雀也無有

得飛過又走了一回只見有一大池清水他正  
走得枯渴身上又熱因脫去衣裳先掬了兩口  
吃了又走入池中洗一個浴不洗猶可洗完了  
浴穿衣起來就覺得一個膝磕上像有些微微  
動憚起來自己也不以為意漸漸走出山頭仍  
到了舊住的古廟之內身子倦了睡倒在地不  
覺一睡直睡到次日天曉尚未得醒睡夢中只  
聽得有人叫他道袁盜袁盜可醒來我肚飢了

却○要○肉○吃○哩○呼○了○一○連○幾○聲○這○貧○人○只○道○真○個○  
有○人○叫○他○連○連○掙○醒○應○道○是○誰○叫○誰○只○聽○得○又○  
說○道○我○要○肉○吃○哩○看○時○又○不○見○人○這○貧○人○吃○了○  
一○驚○爬○將○起○來○一○個○膝○磕○上○疼○得○了○不○得○低○頭○  
看○時○只○見○膝○上○不○是○一○個○膝○磕○了○却○是○一○個○人○  
面○在○上○有○眉○有○眼○有○耳○鼻○一○張○口○倒○貼○得○有○血○  
盆○樣○大○連○連○喊○道○我○要○吃○肉○哩○這○貧○人○一○見○見○  
了○就○嚇○死○去○了○死○去○倒○也○罷○了○一○會○又○醒○了○轉○

來○又○聽○他○喚○叫○這○貧○人○低○頭○又○看○却○又○驚○歎○了○  
去○一○會○又○醒○將○來○心○下○慌○了○拚○着○命○往○外○走○出○  
一○走○走○到○市○鎮○之○上○向○着○路○傍○人○說○道○如○此○古○  
惟○的○事○你○們○衆○人○可○曾○見○過○麼○因○撩○起○衣○裳○與○  
衆○人○看○時○衆○人○都○看○得○呆○了○不○知○是○何○緣○故○只○  
聽○得○他○口○中○又○會○聲○喚○要○肉○吃○一○個○人○就○去○取○  
了○一○塊○生○肉○放○在○他○口○邊○他○就○會○吃○了○下○去○不○  
吃○時○疼○得○要○死○要○活○吃○下○去○就○不○疼○了○衆○人○可○



憐他。便道：若是吃下，就肯不疼。我們在此日日捨與他吃。自此日日有人捨他，疼便不疼了。只是怎得他離身不說？這貧人在此受苦，却說那歸空大師，真個德行文堅佛法，又妙。其時天子聞他名行，特差兩個中使，召他入禁中，談經說法。一日果見天花亂墜下來，天子看了，就拜將下去，拜了一拜。這歸空已是道行圓滿，將次昇天的了，也是無心之中，不合受了天子這一拜。

就○要○墮○下○地○獄○裡○去○那○時○天○子○拜○完○歸○空○告○別  
了○返○道○下○山○却○好○不○東○不○西○巧○奏○行○到○那○貧○人  
所○住○古○廟○之○下○只○聽○得○怨○氣○呻○吟○鬼○哭○不○已○別  
人○都○不○聽○見○只○有○這○歸○空○聽○得○自○已○暗○忖○道○古  
惟○古○惟○如○何○此○地○似○有○怨○鬼○之○聲○哀○號○不○已○是  
何○因○緣○感○動○我○心○何○由○不○免○就○向○這○古○廟○中○入  
定○一○回○看○他○有○何○來○歷○就○舉○步○入○廟○焚○了○一○枝  
定○香○入○定○去○了○却○說○這○貧○人○夜○來○得○其○一○夢○夢

第

十

一

見一個戴幘衫，身上穿着紅衣，自稱我是你三世的前身，叫名哀菴，只因私怨，上斬了那晁錯。故此他死不放手，尋我報了三世冤讎。如今你生這滕磕上的叫名人面瘡，亦是晁錯下的毒手。如今晁錯已到在這廟裡了，他脩行已將成道。前日却不該受着天子之拜，就要墮落輪迴。他如今尚不知道，你明早去對他說，叫他速修受拜之罪，可免輪迴之苦。還好成功，我特來點。

醒他回頭這三世已後，叫他便饒放過了。我與他就消釋了罷。牢記牢記，這貧人一身冷汗，驚了醒來，句句記得，等不待天曉，就入到廟裡看時，一個和尚坐在那里入定，纔醒見了這貧人，便道：你來了麼？這貧人向前指着膝處道：他要向大師求一個三世禪。若大師肯許，他也有報大師的所在。若果然得大師時，徐也可消釋那三世的冤愆。自今三世以後，你也可饒放。

我○了○你○若○不○放○捨○慈○悲○我○這○膝○蓋○也○不○來○點○醒○  
你○哩○歸○空○在○入○定○中○已○明○白○這○三○世○之○事○却○  
不○會○悟○那○受○拜○的○緣○故○便○閒○口○道○如○今○與○你○往○  
返○了○三○世○也○便○與○你○消○釋○罷○了○只○是○你○這○膝○磕○  
若○能○果○然○點○醒○我○時○我○今○日○就○叫○這○人○面○離○了○  
你○身○也○當○得○個○善○報○于○你○只○見○那○人○向○前○開○  
着○口○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只○你○不○該○受○着○那○天○  
子○之○拜○哩○歸○空○聽○這○一○句○就○心○下○明○白○點○一○點○

頭道聲住。卽將面前點未完的香。遞與這道人。道：你將這香炷在那人面上薰着他。七竅就登時好了。這貧人大喜。接了半枝。定香在手。忙忙就去薰着那人。面時。可霎作。惟一會裡。便眼孔閉了。口也合了。鼻孔也平得沒了。立起身來。一些也不疼了。就像一向不曾生瘡的。果然好了。再要去拜謝。那大師。睜看那歸空。已是坐化在椅上。不動了。只因那人面與他說。被道他不

該受天子之拜。因此是錯一靈頓悟。就與那袁  
益。總解了那殺身之恨。只得又去奪舍。沒胎再  
修一世。若不急。急另去悔過修持。就落了地獄  
輪迴。永世不能成道了。如今那知道袁益只因  
私怨上殺了一人。就受那三世的惡報。世人批  
該知警醒哩。這人命。可是任意殺得的麼。詩曰  
莫將私怨害他人。結得冤讐三世深。  
當權尚要行方便。何況無辜殺直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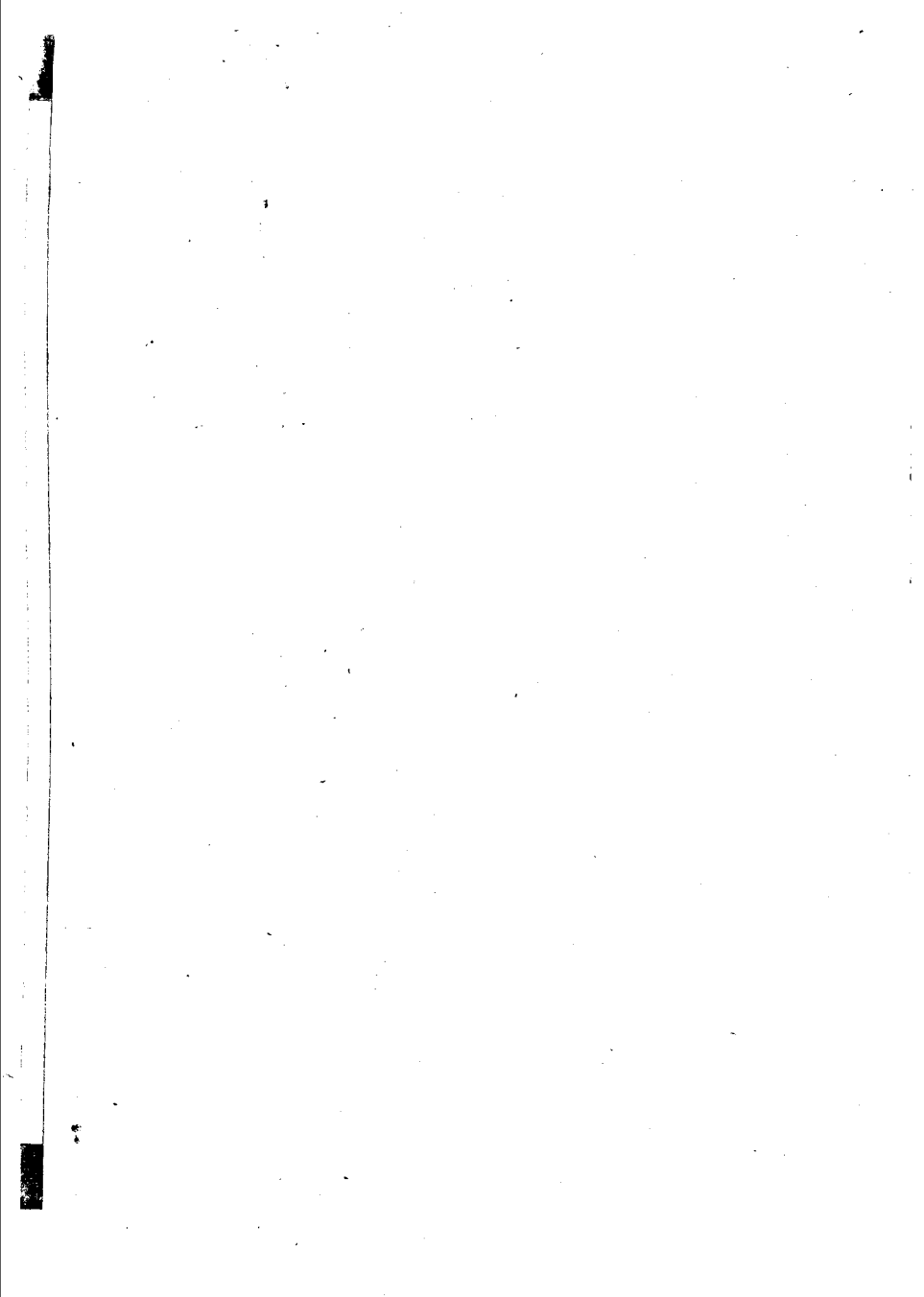
總批

無辜殺人固是可惜○還有一種親父兄爲人  
手刃○而怡然不知者○此更何心也○

又

殺戮世界○演此說者○常作買頭醜○





第○本○回

張○一○索○惡○根○果○報

天○堂○地○獄○香○芥○浩

善○惡○由○人○做○一○場  
不○死○不○生○囚○行○徑  
些○兒○獄○吏○賽○閻○王

看官你道我如何說此四句只因世人侈口搬  
施動稱為善的、死後上天堂有許多快樂為惡  
的、死後入地獄有許多苦惱其理未嘗不是但  
善人原是良心不昧聽說這些言語愈加敬重

天地日省于心。夕惕于內。却從自己本心上發。現善根。不消人勉強他。所以爲善。惟苦不足。久便有積善之報。所以孟子說。強爲善而已矣。易經上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好善之人。自不必說。惡人聞了此等言語。反以爲怪。何曾肯十分裡信他。一二處一切置之度外。日日懷着僥倖之心。任意作爲。只說道。陰司裡事。是渺渺茫茫的。那裡便有此事。豈知。

陽○世○間○現○現○放○着○天○堂○地○獄○人○都○不○會○覺○得○但  
混○混○的○過○了○些○不○明○不○白○的○日○子○到○得○那○禍○患  
臨○頭○懊○悔○已○是○遲○了○還○有○一○種○至○死○不○肯○懊○悔  
的○豈○不○與○禽○獸○無○靈○者○同○是○一○般○如○今○且○待○小  
子○特○爲○世○間○人○一○提○醒○出○來○夫○衆○可○不○回○頭○麼

詩曰

爲○惡○若○無○報  
爲○善○若○無○報

獄○中○無○罪○人  
朝○中○無○宰○臣

只此眼前事

天堂地獄分  
世間良善輩  
提解此根因

明朝北直隸順天府大興縣有一惡人姓張  
震號長男克當東嶽裡一名番子手乃是  
府差在外面專一緝訪官員私下的事說這  
張一生積惡倚官官的威勢私製非刑專  
詐爲生袖裏常是帶着一根鐵索出外  
不辭辛苦

就替他起一個插號叫做張一索自此無論犯  
罪不犯罪的都以一索呼之他也欣然得意到  
自說道若要發積譚名由我如今也待發積  
了長安道上聞他名字者無不畏懼各衙門衙  
役遇着公事都要聽起一股使費與他却也着  
巧娶着一個妻子汪氏到賢慧一心向善好的  
是念佛看經齋僧布施時常早晚每每苦勸夫  
夫改惡從善不可害人不得好報莫疑心說天

理不近哩。這張一索天也不怕得。那裡肯聽信  
妻子言語。一些也不以爲意。日日在外緝探得  
稍可生發的。輕輕一索拏回。用起非刑。弔拷直  
索詐得稱心滿意。威逼他寫了服辭。纔肯鬆放。  
以此爲常。一日到海岱門。一個蘭生酒館。同着  
幾個夥計進去吃酒。只見西首座上有二人低  
聲悄語。在那裡商議公事。一個僕者執壺旁邊  
立着。張一索便用心坐在他貼身一座。傾耳竊

聽聽得田浦浼錢乙幹辦前程打點吏部得用  
若干銀子錢乙說道要做黑虎跳須得五百兩  
銀子就選得主簿乃是現缺如要做活切頭須  
要上千哩我都有腳力可做這些言語不隄防  
張一索在側邊暗暗聽得便立起身來向袖中  
取○索○那○錢○乙○乃○是○做○白○日○鬼○的○慣○家○擡○頭○起○來  
一眼看見風色不好竟往館外走了去了一索  
却把田浦主僕二人捉住拏到家中吊起喝道



如今功令森嚴，你等做得好事，我明日送你到  
老公公那裡，直要問你個死罪，還要受個一臺  
兒哩。田甫抵賴不過，只得苦死哀求饒命。一索  
道：「你要我饒送我五百錢銀子，便饒了你罷不  
然就。先結果你二人烏命。」田甫哀告道：「須放我  
出去，搗借百金相謝。」一索道：「自古說善錢難捨，  
不教你受刑，如何肯出錢？我先與你一個酒，管  
鼻再與你一個火，酸山不怕你不拿出。」

說一面便把田甫二人倒吊起來拿過燒酒往  
鼻孔內灌去。這喚做酒管鼻。二人苦熬不過哀  
求饒命。一索不理。放下酒壺。又將草紙燃着鼻  
鼻孔。燻蒸燒酒着烟。苦不能禁。這便叫做火燒  
山。二人疾聲大呼。只求放下。願送千金。一索不  
慌。不忙。將二人放將下來。唱道。快拿銀來饒他  
性命。田甫道。須放我出去才好送來。一索不  
乃將田甫用索細住。鎖在後園空房內。救其僕

出外取銀。汪氏再三苦勸。一索只是不理。原來這田浦是福建人。距京五千餘里。一貧如洗。只靠那借京債。幹辦前程。不料被張一索拏住。不放。只將其僕放出。其僕得了性命。奔回下處。盤纏又無。相識又少。尋思一回苦痛。一回如何救得。主人出來。眉頭不展。茶飯不沾。店主人見田僕如此。心下十分疑心。向前動問緣由。田僕遂將前情。一語訴如。今無計可施。店主人聽了。

夫驚咎道。原來如此。這張一索專一詐人錢財。害人性命。奉承當事。結交大老。財勢彌天。罪惡不頓的。你主人若無數百金。與他定然性命不保。田僕見說。淚如泉湧。泣道。這却如何是好。店主人看不過。說道。你若無錢。揀主不如告他。一狀。這裡止有中城察院。通青天爲官。正直不要錢。不惟人不聽情。面還好。揀得你主人出來。田僕聽罷。如夢方覺。卽往寫狀。店內備說情由。免

其寫就告紙一張次日竟赴中城察院叫屈本院姓趙名良爲官廉明剛正不避權貴直是鐵面冷心軍民感戴當時看了州僕狀子拍案大怒叫把州僕帶起卽差快手四名立刻鎖拏張索揪出田甫一同到院聽審且說公差領了按院差牌竟到一索家中直進內層撞着一索不由分說登時鎖住問道你拏的田甫在那裡一索再三推賴公差竟進內房細搜聞得後園

之內有虛喚之聲、便向園中大叫道、那啼哭的、  
莫不是田甫麼、田甫聽見、急忙應道、可憐我難、  
人田甫、亦在須臾、望乞饒命、公差聽見、一齊搶、  
入園內、週圍一看、並不見人、只見竹林下有矮、  
屋幾間、黑黯黯的、便走近前、一脚踢開、看時、田、  
甫正高吊在樑上、登時解放下來、道是你造化、  
再遲一日、准定性命、難存、田甫不知就裡、納頭、  
便拜道、列位、何緣、採我、草命、公差道、是你僕者、

告到本官中城察院差我等來取你一同赴院  
審問田甫得了性命大喜跟同公差走出前廳  
一索擺列酒飯停當又托出五十兩銀子向四  
個公差懇求寬限一日公差道我本官性如烈  
火誰敢遲延登時要去回話一索只疑公差作  
難又添了若干銀子四人將銀子分了仍將一  
索縛起押到衙門傳稟進去趙良陞堂開門先  
有替一索講情的書托顧刻堆滿案上趙良明

知是一索。跪來的一槩。取火當堂燒了。公差押  
解田甫等一班人犯。跪了趙良先。問田甫田甫  
稟道。小人是福建福州府三考已滿。在京候選。  
不料命蹇。遭逢張一索。無端拏到家。中百般用  
拷。什麼酒。笞。鼻。什麼火。燄。山。種種非刑。逼詐小  
人一千兩銀子。將鐵鎖鎖在後園黑房內。幸得  
青天老爺。公差。取出。不然。性命喪于異鄉矣。趙  
良喝問。一索道。你如何無故拏平民私用非刑。



打詐財○王法何在○一索抵賴○道○小人是東廠○  
番子手○因這田甫○央人要做黑虎跳黃緣吏部○  
衙役小人便拿他送官○並無打詐等情○趙良喝○  
道田僕是你家放出田甫是你家搜出何曾送○  
官私置極刑該得何罪○卽令重責五十板收監○  
兩班皂隸見本官發怒不敢作聲盡力打了五○  
十板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田甫主僕二人○  
無辜釋放將張一索發在死囚牢內獄卒也不○

敢鬆放目問脚縶手肘夜間便上匣床任他上  
下使用各處央求書札分上趙良只是執法不  
撓下役凜凜畏罪那個敢寬了他一索妻子汪  
氏日日啼啼哭哭送飯到監不得見面只好過  
與獄卒獄卒恣意自家吃了只與他二食薄粥  
度命看看關了一年有餘汪氏一日探聽得趙  
良出巡在外遂用重賄買囑獄官獄卒要求一  
見獄官便私下放進汪氏夫妻相見二人抱頭

第

九

天○哭○汪○氏○看○見○丈○夫○渾○身○傷○損○手○足○拘○繫○又○見  
監○中○百○般○刑○具○并○各○衆○罪○犯○形○狀○都○是○活○鬼○一  
般○乃○前○對○丈○夫○道○我○當○初○勸○你○爲○善○有○那○智○明  
長○老○圓○覺○和○尚○當○是○說○道○爲○善○的○上○天○堂○一○般  
樣○穿○衣○吃○飯○父○母○兄○弟○夫○妻○兒○女○歡○聚○一○處○這  
都○是○在○生○忠○孝○仁○義○之○人○爲○惡○的○入○地○獄○受○諸  
樣○苦○楚○披○枷○帶○鎖○受○凍○自○體○損○傷○親○人○難  
這○都○是○在○生○欺○詐○惡○狠○之○徒○你○下○目○一○句○也

不○肯○聽○信○我○今○日○見○你○在○此○受○苦○皮○肉○開○裂○日  
間○手○足○繚○鎖○送○來○兩○飯○都○被○獄○卒○吃○了○忍○受○饑  
餓○黑○夜○上○了○匣○床○分○毫○轉○動○不○得○夏○則○毒○蚊○叮  
咬○冬○則○百○體○凍○僵○日○夜○就○着○鬼○胎○不○知○存○亡○死  
活○昏○昏○沉○沉○黑○黑○暗○暗○舉○頭○但○見○土○牆○不○瞻○天  
日○只○此○一○處○便○是○活○地○獄○了○汪○氏○說○一○回○哭○一  
回○一○索○道○我○若○這○番○得○出○此○牢○獄○定○然○學○做○好  
人○不○復○再○爲○前○非○了○夫○妻○二○人○說○了○半○日○獄○卒

催令汪氏出去。汪氏只得含淚而別。過了幾時，趙察院出巡回衙，取出張一索加責八十板。問了三年滿徒登時押解起身。一索整整當了三  
年徒滿回家。汪氏力勸丈夫賣了東廠頂首。做  
些買賣。一索勉強依從。權且出了衙門。與妻子  
商議道：京師五方雜處，百貨流通，不如開個牙  
行接貨。若自有現銀應客，利息自然加倍。汪氏  
道：牙行買賣甚好。古人云：人來投主，鳥來投林。

須要公平直生意纔得興旺一索擇個吉日  
開張掛水牌一面寫各省雜貨牙行現銀應  
客○日○往○月○來○也○積○有○千○金○家○當○夫○妻○二○人○快○活  
過○日○一○日○忽○有○個○松○江○布○商○販○布○一○千○綑○值○銀  
三○千○兩○聞○得○張○一○索○行○內○有○現○銀○應○客○竟○來○投  
下○將○貨○都○發○在○張○家○行○內○一○索○歡○喜○擺○酒○相○待  
接○風○也○是○這○商○人○悔○氣○却○好○是○日○皇○店○內○失○賊  
盜○去○松○江○細○布○一○百○餘○綑○掌○店○的○李○公○公○便○是

張一索舊日的本官其時李內監差人四下緝  
訪張一索聞知這個消息陡起不良之心又發  
凶貪之狀一直把那改惡從善的念頭又撒到  
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敗子回頭金不換  
惡人爲惡水推船

張一索復起了一個行惡念頭竟走到皇店內  
見了李內監稟道小人昨夜接了一個松江客

人販布一千緡見放在小人行內但無憑據不  
好起他真贓今日特來請了公公圖書印記待  
小人今夜將他布袱側邊暗暗都印了公公圖  
記明日公公處差人竟來起贓拏本客送官問  
罪這算做小人的小孝順李內監大喜道待起  
了布來我賞你五百兩銀子一索拿了圖書回  
家獨自一個不消兩個更次暗將布上都用了  
印號布商那裡得知到了次日侵辰只見皇店



差捕如狼似虎一問趕到索店內起賊拏賊  
先把布商縛起喝迫好大膽的賊你盜了皇店  
內的布那怕你生出十顆驢頭來布商嚇得魂  
不附體只得分辯道此布乃木商血本逢關納  
稅遇路起夫現存通關稅票爲証如何是皇店  
內貨物差捕道且許你看証據自然做聲不  
得這布一進皇店細縛上就用了寧店公公的  
印號圖書如今你自去看布商道這貨都在我

手裡○適○有○甚○圖○書○布○商○便○逐○細○番○將○下○來○明○明○  
布○細○結○上○印○着○掌○皇○店○內○監○李○印○記○入○個○字○在○  
上○布○商○一○見○頓○足○叫○苦○不○知○高○低○差○捕○不○由○分○  
說○將○布○商○鎖○了○送○去○見○公○公○將○布○盡○行○起○到○皇○  
店○內○李○內○監○大○喜○寫○了○文○書○叅○送○刑○部○登○時○將○  
布○商○盜○劫○欽○置○貨○物○立○時○處○決○一○索○過○來○見○了○  
李○內○監○李○內○監○大○喜○遂○分○付○掌○家○立○取○五○百○兩○  
銀○子○賞○賜○一○索○一○索○決○不○肯○收○再○三○推○辭○叩○頭○

承人不願領賞求得公公擡舉發書一封  
政衙門得選一武職感恩不淺李內監也  
卽時寫了一封書付與一索一索到家不  
子說那謀首布商之事是他所爲只說李  
的恩出望外如今許我爲官汪氏也喜一  
忙備了賄賂上下使用然後將書投入戎  
真是錢可通神二來又仗着太監的威勢  
尚書便替一索題了海口防倭守備聖旨

張一索小人登時就沐猴而冠同妻汪氏  
赴任原來海口防守專管通番往來的船  
索自到任之後但遇通洋的船盡行放去  
也不攔阻也不要他納稅使費兢兢只候  
之日將船隻盡數留下商人俱坐他一個  
洋賊的罪名暗用一班惡役俱送到海水  
如此數年不知害人性命多少忽然一日  
這一索的時辰到了有人報稱稟院趙員

新設福建巡撫不自上任張一索聞報大驚急  
切迴避不得只得大着膽仗着李內監的腳力  
一同所屬官員迎接恭見趙良趙良一時也就  
不認得一索却自心虛退立在後却是這趙良  
到任三日行香已畢回衙就枕忽得一夢夢見  
數百鬼竄上下淋漓透濕各持長弓一張索子  
一根向前作泣訴之狀忽然雷震一聲把衆鬼  
驚散只見面前都是一派汪洋大水趙良驚醒

細思此夢蹊蹊鬼者冤鬼也。上下身濕。又見大水。此必墮水而歿之鬼魂也。方而長。張姓者也。各持索子一根。聞雷駭散。此必張震。無害多人。故夢中來告也。次日陞堂掛牌。卽日巡視海口。一竟來到張震官下地方。張震心懷疑慮。只得小心迎接。趙良周圍巡閱一番。但見海邊泊着空船百有餘隻。大小不等。便問張震道。此是何船。空着在此。張震答道。此係民船。趙良道。既係

民船如何有船無民張震心慌一時無可回答  
忽然一陣狂風大作海潮一擁東鄰西流將船  
都吹向上流下邊一個灘上漲起白骨骷髏有  
子○一○餘○堆○趙○良○歎○聲○說○道○用○雖○無○恙○舟○中○之○人  
皆○白○骨○也○喝○令○左○右○即○將○張○震○細○越○一○打○成○招  
登時抄沒家資數百萬奇珍異物都是向年客  
商海外貿易來的不計其數趙良即便上疏大  
奏奉旨察送刑部三法司官問成凌屋大罪身

下○天○牢○免○不○得○依○舊○繚○扭○在○身○衣○間○依○然○匣○床  
安○置○汪○氏○依○先○哭○哭○啼○啼○送○衣○送○食○不○能○見○面  
關○了○兩○年○受○盡○牢○獄○之○苦○到○了○刑○期○取○出○到○西  
牌○樓○下○碎○燖○手○市○汪○氏○赴○劫○慧○庵○出○家○爲○尼○得  
善○終○焉○正○是

豕○來○過○去○德○難○知  
莫○把○當○前○錯○一○時  
善○惡○到○頭○終○有○報



總批

只爭來學與來過

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可○修○行○古○人○之  
 言○是○不○爽○也○張○一○索○倚○官○肆○惡○應○受○此○報○人  
 能○效○張○一○索○轉○念○存○仁○倚○官○行○善○則○救○人○處  
 善○莫○無○量○無○量○善○惡○分○途○念○之○微○而○借  
 風○使○帆○為○力○更○易○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則○善  
 天○下○皆○一○團○和○氣○也○何○快○如○之○

第九回

睡陳搏醒化張乖崖

是非莫問門前客  
得失須憑塞上翁

引取碧油紅旆去  
鄴上臺上醉春風

這一首詩、乃是魏國公韓琦、出鎮長安、有人獻此詩、蓋勸其辭分陝之重、而爲畫錦之榮、不欲其仕而欲其隱也、公以爲然、卽日辭了相位、出守相州、取此人有規勸之意、而魏公能用之故、

今人若送上宮的詩，那裏有如此規諷的，可惜此詩是個無名氏所作，不傳名姓，定是古高  
隱之士所爲也。又有處士魏野獻寇準丞相詩，  
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亦是此  
意。總不如後唐時李存勗移了梁，昨有個異人  
陳搏，字圖南，長安年中，中了後唐進士，少有大志，  
遨遊四方，負經綸之才，抱安民之畧。後見世代  
亂離，就隱身不仕，直到武當山，住了幾時，每朝

一朝革命，羣魔數日，心下不安。人有問他的，裝而不答。周世宗召他入宮，賜號白雲先生。一日，騎着一個白驢兒，從着惡少年數百，欲入汴京。不知他要作何事。行到半路上，聞得行人說道：「如今又不是周朝世界了，換了宋太祖趙匡胤，做了皇帝。」陳搏聞言，大笑一聲，直從驢上跳了下來。人問他何故如此大笑，陳搏拍掌曰：「天下自此定矣。」因此就不向汴京去了，迨到金陵太

平府當塗縣城東。個小廟住下住了也不知年數。同伴的也不知他是何等樣人。他也都不在意。這廟後有個大池。左首有幾間書房。有一個未逢時的宰相。姓張名詠。江南人在內讀書。陳搏因爲着這個人。特來點化他。故任久在此。不去。這張詠年方弱冠。生得神清氣爽。骨格不凡。若論他才學。真個詞壇飛將。業憎雕龍。便是冠萊公丞相。尚且向他求教。張詠教冠準丞相。

說。霍光傳不可不讀。可見道張詠也不是。因尋  
常人哩。陳搏一日替他取號叫做垂厓人問他  
道。怎生叫做垂厓。陳搏寫下四句道。  
垂則違俗。厓不利物。垂厓之名。  
聊以表德。

自此張詠就取號垂厓。二人時常談些道理。陳  
搏也再不露些神奇。圭角其時正當春盡。遇了  
久雨。後自一個人也無蛙聲震天。聒個不住。垂

佳聞得甚不耐煩。陳搏走出來道：張先生你厭這蛙聲麼？我與你除了就是。向那佛前取了些舊紙，簷兒扯做一條條兒。中間扯個孔兒，一把拿了許多，往後面池中拋了下去。朝着池邊口裏不知念了幾句什麼說話。次日早起，只見無數青蛙，一個個都套着紙枷兒，浮了起來。陳搏命人撈起，放到城外大江裏去了。又是一日，鶴與垂尾對食，陳搏失口噉了一聲，噴出一口飯。

來○登○時○變○作○數○百○個○大○蜂○向○外○飛○去○陳○搏○飲○了○  
一○口○茶○將○口○張○開○那○些○飛○去○的○大○蜂○依○舊○飛○到○  
口○中○陳○搏○嚼○之○仍○舊○是○飯○垂○厓○見○了○駭○然○方○細○  
陳○搏○是○個○異○人○十○分○起○敬○垂○厓○書○房○卓○上○有○個○  
樽○瓶○插○着○一○枝○花○兒○日○火○乾○了○陳○搏○取○樽○在○  
手○向○天○井○石○上○一○抱○打○得○粉○碎○垂○厓○吃○了○一○驚○  
他○慢○慢○向○地○下○片○片○拾○起○在○水○裏○洗○了○一○回○依○  
然○片○片○奏○好○將○來○放○在○卓○上○仍○舊○是○做○好○瓶○兒○



一些不損將花插好。新鮮像纔開的一般。那乖  
厓大笑。時值四月初八日。乃是佛的生日。陳搏  
雖是玄門。那廟中却是和尚。遇這佛生日。大做  
道場。厨下做齋設供。甚是忙忙的。衆和尚叫陳  
搏道。你也來燒燒火。兒麼立着看。忙怎的。陳搏  
笑着就去燒火。一個童子不知好歹。挨着身子  
也來灶下坐了。二人一同燒火。這童子到也不  
是凡人。有緣遇着陳搏。也蒙點化。却說二人坐

在灶下童子看這陳搏從早晨燒火到晚快了也並不曾添着一根柴兒只見鍋裏菜也熟了飯也好了湯也有了茶也泡了童子便道你怎生再不添柴如今鍋裏蒸着饅頭要燒快些哩陳搏就去後面柴房裏時把一房乾柴約有一年燒的柴都添在灶裏也不見灶小那鍋內還是冷水那童子道你倒如此會弄噎頭一日不飯了你菓子兒好夕也吃一個麼陳搏笑道

你想是要菓子吃了這當塗縣那裏有一件好菓子我去取些別處時新菓子與你吃就藉火筒吹得旺旺的他就將身子一跳竟往灶中火光裏跳了進去把個童子就嚇倒了半歇方纔醒轉來看時只見陳搏依前坐在燒火櫬上叫童子道你可來吃菓子却向袖中一件件取出遞與他只見是福建鮮荔枝圓眼北京火辣檉山東蘋婆菓河北雪梨膠州火棗又是浙江

鮮楊梅四川廣安梨堆了滿地童子道你方纔  
怎生往火內跳去這菓子又是那裏來的陳搏  
道莫說你不曉得莫說當塗縣內人不曉得莫  
說天下九州的人也是不曉得的你只顧吃罷  
今日還不是你問我究竟的時候哩童子聽了  
覺得他言語有些來歷畧畧點點頭兒正要尋  
問些言語却被垂屋坐在書房裏一句句都聽  
得明白連忙跑到灶下叩頭下去要求陳搏傳

道○又○說○道○你○畢○竟○是○個○神○仙○了○陳○搏○被○他○說○了○  
這○一○句○樞○頭○看○了○垂○厓○一○眼○也○不○回○言○卽○去○取○  
了○兩○張○素○紙○先○扯○一○張○將○火○筒○上○的○烟○煤○畫○了○  
自○已○一○個○形○像○遞○與○那○童○子○又○將○這○一○張○紙○寫○  
下○四○句○道○  
自○哭○入○蜀○足○尋○常○歌○舞○筵○前○救○火○忙○  
乞○得○金○陵○養○鼎○地○也○須○多○謝○鬢○邊○瘡○  
寫○完○了○遞○與○垂○厓○道○聲○我○去○也○依○舊○向○火○燭○中○

跳了去了。垂厓懊悔道：「生生把一個活神仙放  
去了。怏怏不已。自此屏除聲色之好，澹莫名利  
之心，專意學道。把那讀書二字也置不理。最好  
這神仙之事，纔說這童子姓傅名霖，自這日得  
了陳搏遺像，終日對着看那遺像，便心中頓然  
開悟。玄妙道理，日有所得。日與垂厓談心說妙，  
但垂厓看他所寫四句，全然不解其意。傅霖道：「  
此是仙家秘訣。日後自有應驗。」却說陳搏這一

去○直○到○華○山○頂○上○雲○臺○觀○中○閉○門○獨○卧○一○睡○定○  
是○數○月○或○至○半○載○方○醒○最○下○也○須○一○月○有○餘○宋○  
太○祖○屢○召○不○起○宋○太○宗○召○以○羽○服○見○于○延○英○殿○  
隨○延○入○禁○中○扇○戶○試○他○三○月○始○開○看○只○見○他○熟○  
睡○如○故○太○宗○親○自○喚○醒○他○卽○仰○卧○着○開○了○眼○對○  
着○御○前○歌○道○

臣○愛○睡○臣○愛○睡○不○卧○簾○不○蓋○被○片○石○枕○頭○簾○  
衣○鋪○地○震○雷○掣○電○鬼○神○驚○臣○常○其○時○正○鼾○睡○

閒思張良悶想范蠡說甚孟德休言劉備三  
四君子只是爭些閒氣怎如臣向青山頂頭  
白雲堆裏展開眉頭解放肚皮且一覺睡管  
甚玉兔東生紅輪西墜

歌畢大笑太宗也大笑一回送陳搏到中書見  
了宰相宋琪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  
以教人麼對曰愚不知吐納之術也假令人果  
能白日冲天亦何益於聖世乎今遇主上傳通



今古君臣共心○致理之道○莫出於此○琪以此言○  
奏之○太宗益加愛重○賜號希夷先生○勅令還山○  
時張詠離了江南太平府○與傅霖作別○免不得○  
還爲着這功名之事○要入京去○應舉傅霖道○此○  
處也○非修道之所也○自向青州九仙山中去了○  
垂厓到京中了○與人心下一意向道○聞得人說○  
日前太宗召到師搏賜號希夷先生○三日前差○  
大行送還華山去了○心中甚是悵然也不等着○

會試取路直到華山要去尋訪希夷行了幾個  
月到了華山只見希夷睡在那裏樹陰之下枕  
着一塊石頭垂厓等到天晚不敢作聲希夷聞  
眼笑道垂厓你來何爲垂厓應道要來分取華  
山一半哩希夷搖首道還未還未隨命童子向  
房中取了幾枝川筆數張蜀箋贈之垂厓笑曰  
畢竟要驅我入關處乎先生還有甚教詠麼希  
夷笑曰你退不得李順時却來尋我垂厓不解

再要問時希夷又睡着了。垂厓只得下山。一路  
回到京師復要去會試。一日行得天色晚了。錯  
過了客店。只見前面有些人家。他就叩門進去。  
要求借宿。只見一個老人家出來開門相見了。  
那老人面有憂色。裏面只聞隱隱悲哭之聲。那  
老人道。客人別家去宿罷。我心中有事甚不耐  
煩。垂厓道。我是入京會試的舉人。天晚借宿一  
宵。明早便去。那裏不行方便的所在。就是你有

甚心事時隨你有天樣大的我也好替你排解  
說甚不耐煩那老人只得留他坐下排出晚飯  
來吃過了乖厓再三相問你家有甚事體那老  
人引乖厓到側邊書房坐了方纔說道不瞞先  
生說拙老原是個解糧的軍戶前者解糧進京  
時悞帶了一個惡奴同去拙老又不合侵盜了  
官糧數十石回來如今功令森嚴若侵盜了十  
石以上就要砍了拙老侵盜了數十石只有這

惡奴同去。因此是他知道別人都不曉得。如今這惡奴因着這庄事，要拿我的訛頭。因拙老有個女兒，今年十八歲了。這惡奴勒索小女與他成親，便罷如不允，把這女兒與他。時他就要去，出首了。因此小女不肯，在內哭泣。就是拙老也不肯的。只是難處。這惡奴哩，乖戾聽了，笑道：這只是小事，有何難治。你只哄他說：今日有客在外，面不便成親。准在明晚把女兒與你，就是待明。

早我自○有○處○那○老○人○歡○喜○進○去○真○個○如○此○說○了○  
次○日○早○起○垂○厓○預○將○自○己○行○囊○內○放○了○許○多○布○  
塊○袖○中○藏○了○五○兩○重○一○錠○銀○子○吃○過○早○飯○對○那○  
惡○奴○道○我○的○行○李○甚○重○只○煩○你○挑○過○前○面○嶺○上○  
就○回○卽○取○那○錠○銀○子○湊○了○與○他○道○這○個○送○你○買○  
酒○吃○過○了○嶺○頭○就○不○要○你○挑○了○那○惡○奴○見○了○這○  
錠○銀○子○只○要○挑○兩○里○山○路○有○何○不○肯○歡○天○喜○地○  
接○了○銀○子○挑○了○担○兒○就○走○一○路○想○道○得○了○這○錠○

銀○子○回○來○成○親○有○無○不○美○乖○匪○騙○他○挑○了○行○到  
嶺○上○左○邊○嶺○下○俱○是○懸○崖○峭○壁○嶺○下○深○坑○有○百  
丈○極○其○險○勢○二○人○到○了○嶺○上○乖○匪○存○心○落○後○一  
步○讓○他○向○前○走○不○數○步○乖○匪○在○後○面○用○力○把○那  
惡○奴○身○子○一○推○那○行○李○內○俱○是○些○石○頭○這○一○推  
就○連○着○行○李○担○兒○頭○重○脚○輕○趁○勢○一○跤○跌○了○下  
去○這○乖○匪○拈○拾○了○一○担○行○李○一○錠○銀○子○那○惡○奴  
眼○見○得○不○能○活○了○惡○奴○思○想○犯○上○只○落○得○粉○骨

碎身垂厓已是除了一害行到京中及第初任  
杭州又知成都府再任幹城所到之處皆有異  
政歷任兵部尚書拜了相位後因蜀中山寇作  
亂人心搖動聖旨命張詠以相臣開元帥府鎮  
守蜀中正應那希夷送他川筆蜀箋之意也却  
說西蜀強寇極其驍悍爲首一人叫名李順善  
會使行妖法常是青天白日忽然天昏地暗對  
面不能相見李順就領了山寇殺入城中劫了



庫藏擄掠婦女肆行劫掠連把巴州益州幾  
處破了乖匡到蜀大怒募了敢死士數千人  
與他重賞選日出師要從夜間殺賊營壘乖匡  
輕騎向前督陣敢死士一齊奮勇殺入看看殺  
到賊巢只見一陣網起李順披髮仗劍而來滿  
口吐出火光近前的都被燒死乖匡勒馬要回  
却○不○認○得○原○路○把○馬○倒○打○向○西○邊○跑○去○了○跑○了  
半○日○只○聽○得○一○派○笙○歌○聒○耳○裏○面○有○人○飲○宴○乖

馬○知○走○差○了○回○馬○要○走○却○被○裏○面○的○人○看○見○了○  
慌○忙○扯○住○了○馬○請○將○乖○厓○進○去○只○見○燈○燭○輝○煌○  
筵○席○齊○備○兩○行○歌○舞○十○二○金○釵○賊○人○留○住○乖○厓○  
請○他○上○坐○飲○酒○乖○厓○脫○身○不○得○却○說○那○李○順○一○  
面○墮○火○不○見○了○乖○厓○卽○奔○回○營○飲○酒○有○人○報○道○  
乖○厓○在○內○他○就○在○外○面○噴○了○一○口○火○喝○聲○道○疾○  
這○火○直○飛○到○乖○厓○身○上○幾○乎○燒○着○了○乖○厓○忽○然○  
記○得○希○夷○先○生○說○退○不○得○李○順○時○却○來○尋○我○如○

今○尋○他○不○及○我○且○叫○他○一○聲○必○有○靈○應○不○然○他○  
如○何○曉○得○我○有○今○日○之○難○卽○忙○向○南○叫○道○希○夷○  
救○我○言○未○了○只○見○火○光○之○內○一○個○白○鬚○老○人○踏○  
着○一○片○蓮○花○披○着○一○個○幅○巾○手○中○拿○着○楊○柳○連○  
連○酒○下○水○來○就○滅○了○火○一○面○又○將○柳○枝○向○垂○厓○  
身○上○一○拂○就○將○垂○厓○帶○在○蓮○葉○上○救○回○城○中○去○  
了○李○順○看○見○火○都○燒○着○明○明○是○個○神○仙○救○了○去○  
他○就○悚○懼○不○敢○爲○井○登○時○散○了○衆○兵○棄○了○妖○法○

獨○自○入○山○修○行○去○了○乖○厓○到○了○城○中○方○纔○知○夢  
始○醒○記○得○希○夷○當○初○寫○下○四○句○前○兩○句○自○哭○人  
蜀○筵○前○救○火○都○已○應○了○又○見○李○順○兵○都○散○去○推  
着○第○三○句○說○話○卽○上○一○本○乞○守○金○陵○暫○養○病○患  
以○圖○後○効○聖○旨○准○着○金○陵○暫○任○乖○厓○到○了○金○陵  
忽○然○兩○鬢○生○了○滿○頭○的○瘡○痛○不○可○言○希○夷○已○知  
乖○厓○將○去○世○了○卽○先○到○青○州○九○仙○山○度○了○傅○霖  
上○山○成○其○大○道○卽○着○傅○霖○直○到○金○陵○宛○州○被○禱

騎驢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關吏報  
與乖厓乖厓出來見之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  
人敢呼姓名霖笑曰汝尚記希夷鬢邊瘡之詩  
乎希夷命我來報子將去矣乖厓醒悟鬢瘡之  
語已知數定了卽取筆作詩一首以贈傅霖曰  
前年失脚下漁谿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  
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  
又作一詩卽煩傅霖寄與希夷曰

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彼○華○  
山○高○七○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詩○完○遂○擲○筆○而○逝○傅○霖○自○回○華○山○與○希○夷○傲○  
弟○子○時○值○真○宗○要○祀○汾○陰○遣○使○到○華○山○來○召○希○  
夷○希○夷○只○不○言○語○對○使○者○寫○了○二○句○令○他○持○去○  
復○命○寫○道○

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御○來○  
一○片○野○心○已○務○  
白○雲○留○在○

自此陳希夷丹不下山。遂與傅霖同証了仙籍。各處聞他二人白日上昇。啓建若干祠宇。至今太平府當塗縣小廟。改作希夷觀。有遺像一龕。羽流奉爲至寶。供在觀中。有個當塗知縣。在後做了三年知縣。把那些百姓。刻剝錢財地皮也。捲了三尺。貪酷了不得。聞得這希夷觀遺像。乃是陳搏先生親手自畫的。千方百計。算計這觀中道士。畢竟取了去。任滿回家。行到長江。忽然

死○風○大○作○江○中○白○浪○滔○天○座○船○將○覆○半○空○中○來○  
希○夷○先○生○取○去○神○像○方○纔○風○止○那○縣○官○家○小○  
舟○得○魂○下○附○體○幸○喜○船○不○曾○壞○忙○忙○回○船○仍○復○  
縣○內○重○新○修○理○希○夷○觀○厚○贈○那○些○道○士○永○奉○  
大○又○到○南○京○城○內○尋○訪○高○手○畫○師○另○自○畫○了○  
一○幅○希○夷○仙○像○仍○舊○供○奉○在○觀○內○至○今○此○像○尚○  
存○故○此○希○夷○廟○宇○各○處○也○建○得○有○惟○太○平○府○當○  
舊○縣○者○比○別○處○更○盛○云○



非是夙有因緣的人一點便化張乖崖之於  
希夷猶蘇長公之於佛印也若遇世人在自  
舌根說破卽撥此書者只恐悟後仍迷那得  
一齊俱徹



第十回

五○不○足○觀○書○證○道○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無○常○風○送○波○

一○笑○到○頭○誰○是○我○

明○明○至○理○你○知○麼○

人○生○在○世○日○圖○三○餐○夜○圖○一○宿○別○無○他○事○這○就  
與○草○木○何○異○雖○生○在○世○就○是○不○生○的○一○般○這○種  
人○生○他○何○用○又○有○一○等○營○營○求○利○無○了○無○休○至  
死○不○以○爲○足○的○此○等○世○上○最○多○看○起○此○二○樣○人○

都○喚○做○不○曾○醒○悟○若○比○那○隨○緣○知○足○澹○然○無○求○  
與○那○立○德○立○功○建○德○孝○之○業○於○不○朽○者○又○是○兩○  
樣○人○處○幾○可○以○言○道○然○大○約○容○易○入○道○的○風○有○  
根○器○之○人○自○然○大○道○親○而○勢○利○疎○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多○是○那○一○種○貪○心○不○止○的○竟○後○個○回○頭○  
日○子○積○了○千○金○要○積○萬○金○未○了○一○世○想○傳○百○世○  
最○是○愚○迷○不○醒○哩○

詩曰

桑田滄海有升沉  
人世何勞太用心  
竭○力○謀○來○難○得○官  
誰○知○過○去○已○成○塵

左○南○有○一○個○士○人○不○知○他○的○名○姓○半○生○落○魄○性  
喜○耽○書○窮○古○極○今○的○異○書○經○史○無○有○不○曾○覽○到  
便○是○天○竺○國○有○座○高○麗○藏○藏○中○載○着○三○教○九○流  
諸○子○百○家○天○文○地○理○藏○緯○術○數○之○書○足○足○周○覽

了○三○遍○一○日○已○是○將○書○都○看○完○了○忽○然○拍○手○大  
笑○一○聲○便○棄○了○塵○世○立○刻○証○仙○東○游○瀛○海○西○至  
桑○榆○自○然○無○爲○勝○如○天○地○這○上○人○不○肯○言○出○姓  
名○但○自○號○爲○知○虛○子○自○謂○知○得○盈○虛○消○息○之○理  
世○界○上○的○人○也○不○知○他○是○甚○等○樣○的○人○曾○看○的  
是○甚○等○樣○書○習○的○是○那○一○家○教○知○虛○子○只○是○無  
憂○無○慮○游○行○自○在○不○以○世○情○爲○念○儼○然○一○日○行  
到○一○個○焦○思○國○中○見○那○一○國○的○人○無○不○都○是○憂

愁思慮之態沒一個是得自在的。虛千  
雲頭任了雲步。就生憐憫之心。欲與那些  
法那國中。人正當慾海翻波。愁城密砌之際。  
方八面皆羅剎。諸天天魔。衆鬼起兵。圍困國中  
之人。內無糧食。外無援兵。生死不得的時節。仰  
首見一神人手執楊枝。拂下甘露。漸漸的只見  
羅剎人馬遠去。那神人身披羽服。頭帶華  
陽巾。手執柳枝。下在國中。脚踏凡地。那國中人

民○家○他○退○了○外○兵○只○是○內○逃○難○化○一○齊○向○前○叩  
頭○求○神○仙○指○引○着○符○出○此○迷○城○萬○劫○不○忘○大○德  
知○虛○子○微○微○笑○道○不○問○衆○人○只○道○我○真○個○就○是  
個○神○人○麼○我○就○是○那○江○南○人○氏○一○向○在○虛○無○出  
上○讀○書○見○了○古○今○許○多○事○業○却○也○都○歸○於○烏○有  
只○是○那○古○今○的○人○一○點○名○利○心○貪○痴○心○私○慾○心  
嫉○妬○心○許○害○心○無○名○隱○暗○之○心○種○種○不○良○之○心  
不○肯○消○滅○如○今○就○造○成○你○這○焦○思○國○你○這○國○中

人○還○是○有○緣○國○度○我○今○日○與○你○指○破○逆○城○大○家○  
醒○悟○就○不○能○同○上○西○方○也○強○似○沉○遊○苦○海○你○衆○  
人○可○道○好○麼○衆○人○又○一○齊○向○前○禮○拜○懇○求○說○法○  
拿○了○許○多○酒○食○菓○品○齊○來○供○獻○知○虛○子○道○這○些○  
烟○火○食○不○入○吾○口○者○有○年○矣○如○今○連○烟○火○之○氣○  
都○不○願○聞○可○速○速○持○了○開○去○衆○人○又○去○折○了○一○  
枝○鮮○花○插○在○瓶○中○供○在○面○前○知○虛○子○又○閉○目○不○  
視○道○去○去○何○物○尊○木○之○妖○敢○近○吾○慧○眼○衆○人○竟○



他○不○受○就○去○取○一○文○錢○道○出○家○人○當○以○化○緣○  
為○事○我○們○便○捨○一○文○罷○知○虛○子○一○發○不○要○了○眾○  
人○向○前○恣○喚○着○道○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們○却○  
也○不○希○罕○你○說○什○麼○法○講○什○麼○話○你○自○去○罷○知○  
虛○子○聽○了○大○笑○道○我○不○要○你○的○物○什○物○然○如○此○  
也○我○若○要○你○的○物○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  
也○不○是○是○呼○也○跳○虛○一○道○這○裏○的○人○來○這○你○這○誰○  
也○不○是○是○呼○也○跳○虛○一○道○這○裏○的○人○來○這○你○這○誰○

不○知○道○你○道○是○仙○機○玄○妙○凡○人○不○解○我○讀○書○人  
更○聰○明○似○你○難○道○就○叅○不○你○透○麼○你○雖○說○要○人  
斷○絕○了○酒○色○財○氣○四○件○事○就○可○成○仙○你○怎○知○道  
這○四○個○字○自○開○闢○天○地○以○來○直○到○如○今○却○是○斷  
不○得○的○若○是○人○人○效○你○都○去○斷○絕○了○這○酒○色○財  
氣○時○連○那○混○沌○也○都○死○了○還○有○甚○麼○世○間○有○甚  
麼○人○類○還○要○你○講○甚○麼○法○度○甚○麼○衆○生○你○是○神  
人○你○道○我○講○得○不○是○你○就○與○我○另○講○一○回○麼○你

不○知○道○古○人○說○得○好○

人○不○婚○宦○

鬻○絲○夫○半○

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

這○四○句○話○可○是○離○得○那○四○個○字○的○麼○你○與○我○講○  
明○白○我○先○拜○你○知○虛○子○聽○了○又○微○微○的○笑○道○據○  
你○這○個○人○道○是○知○我○意○思○却○也○還○不○知○我○意○思○  
哩○你○既○是○聽○明○曉○事○的○人○也○可○同○大○衆○站○立○在○  
一○邊○聽○我○演○說○知○虛○子○先○把○手○中○楊○枝○拂○了○一○

拂道我○曾○兄○一○部○言○上○說○當○初○晉○朝○時○節○有○個○  
范○丹○做○了○一○個○萊○蕪○縣○令○生○了○四○個○兒○子○爲○官○  
清○廉○寡○欲○一○意○愛○養○百○姓○及○至○回○到○家○中○一○文○  
私○蓄○也○無○連○那○飯○甕○中○塵○都○生○起○來○有○三○寸○多○  
厚○父○子○五○個○終○日○受○餓○餓○了○時○還○在○那○裏○讀○書○  
說○人○生○在○世○節○義○爲○重○生○死○爲○輕○有○殺○身○以○成○  
仁○無○求○生○以○害○仁○若○論○那○無○則○之○人○嗟○來○求○生○  
呼○蹴○願○食○做○這○等○樣○人○便○羞○耻○羞○死○了○何○况○餓○

死○又○有○那○殺○人○劫○財○的○你○便○希○圖○財○寶○那○被○劫○  
之○人○該○死○的○底○又○有○一○種○人○看○了○父○母○受○餓○受○  
寒○的○公○然○不○理○自○己○去○與○妻○子○吃○得○飽○飽○的○這○  
個○人○心○已○是○死○的○了○難○道○不○該○餓○死○了○他○前○一○  
日○那○着○青○衣○的○在○那○裏○行○酒○滿○座○的○人○坐○在○那○  
裏○飲○酒○自○若○就○像○不○認○得○的○只○有○一○個○辛○賓○抱○  
頭○大○哭○難○道○滿○座○衆○人○有○酒○食○吃○的○至○今○還○長○  
壽○不○死○乎○可○見○如○今○已○都○死○了○辛○賓○的○忠○烈○之○

名却比那吃酒食不顧而死的好道也。選。這。哩。  
人若是只顧求食而生，便去做叫化也。肯甘心  
如何？那伯夷、叔齊棄了孤竹國，諸侯之貴，倒特  
特去求餓死，廢看起來，窮到那范丹鍋裏生塵，  
便餓死罷了。決不肯去勉強求食。如今世上的  
人，貧不足而思富，却是爲何？只見那個士人聽  
這知虛子說完了這一席話，便大跳大嚷道：胡  
克明說據你講那貧賤的誰不忠，誰不孝，誰不

知廉耻。難道個個都做死罪了。千古至今。有幾個伯夷。叔齊。聖你這等言語。如何勸醒得世人。也在此說是講法。只是饜個不住。笑個不住。知虛子聽了。也點點頭道。也。美你說得是。我曾見一部書上說。也是晉朝時。有一個人。喚做石季倫。他家中富極。敵國曾作錦步帳。長五十里。與皇親王體比富。就擊碎了王愷的珊瑚樹。十數株。晉王助他寶貝也。敵他不過。又把六斛明

珠換得一個美女爲妾。這也罷了。其餘的侍女甚多。若遇着那開筵請客時。就令那美人出來敬酒。敬到客人面前。若那客人不肯吃這一盃酒。他就將這美人殺了。前後也殺了許多美人。就要人吃酒。是甚大事。直得去殺人勸酒。這個可是當爲的麼。造個糞厠。也用着綠色綾錦。做周圍的幔帳。沉香燒上幾觔。有人進去登東。只道是他卧房。連忙走了出來。你道不好笑哩。他



又○平○日○裏○以○白○蠟○當○柴○燒○以○香○椒○塗○屋○壁○如○此○  
豪○富○在○家○受○用○穀○了○誰○再○似○他○的○富○有○銀○錢○他○  
却○還○要○去○做○官○做○倒○做○了○個○散○騎○常○待○及○至○趙○  
王○倫○篡○位○就○與○那○潘○安○仁○兩○個○雙○雙○綁○到○法○場○  
之○上○潘○安○仁○道○我○當○初○曾○有○詩○一○首○贈○與○足○下○  
臨○了○那○一○句○說○白○首○同○所○歸○豈○知○今○日○倒○應○了○  
明○明○是○句○讖○語○我○也○該○與○足○下○同○死○雖○死○亦○無○  
怨○矣○石○崇○却○嘆○道○我○總○然○受○刑○被○戮○就○到○九○泉○

之下也不瞑目。潘安仁道：你這句話却是爲何？石崇道：我又不曾去叫趙王謀篡天位，只因我平日有些錢財，只顧自己妄用，又不肯散施與人。如今衆人要謀我家資，將我陷此大辟之條。故此說：雖死也不甘心。只見傍邊立着那些人，道：你明明曉得錢財害你，你當初若肯早散些與人，可不今日就免你這一刀麼？石崇聽了這一句話，倒沒得做聲，只得低着頭，任那監斬的。

一○刀○砍○了○正○是○

三○分○氣○在○千○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自○此○可○惜○一○個○富○翁○頭○斬○於○東○市○再○欲○去○牽○黃○  
犬○而○出○東○門○過○華○亭○而○聞○鶴○唳○其○可○得○乎○如○今○  
世○上○的○人○皆○以○爲○富○不○足○而○思○貴○看○起○來○像○石○  
崇○之○富○也○還○貪○心○不○足○着○甚○來○由○那○士○人○聽○了○  
一○會○漸○漸○思○忖○他○言○語○却○不○跳○不○嚷○了○只○輕○輕○  
說○一○句○道○依○你○說○世○上○富○得○如○石○崇○的○能○有○幾○

個○若○有○錢○的○就○不○去○做○官○難○道○世○上○爲○官○的○都○  
是○些○窮○人○出○身○麼○知○虛○子○也○不○理○他○又○說○道○我○  
曾○見○幾○部○書○上○說○那○魏○末○的○司○馬○懿○漢○朝○的○王○  
莽○三○國○的○曹○操○晉○時○的○和○溫○他○個○個○都○身○爲○宰○  
相○手○握○大○權○權○侔○人○主○天○子○都○下○陛○而○迎○猶○自○  
心○懷○不○足○直○要○到○身○履○至○尊○位○膺○九○丘○也○要○做○  
番○旒○端○冕○的○事○纔○說○稱○心○滿○意○那○王○莽○直○至○於○  
改○漢○祚○十○八○年○建○國○號○曰○新○不○免○得○光○武○中○興○

王莽手持了一個熨斗，朝着北方斗柄而坐，到說天命在予，漢兵其如予何！一時就被光武的兵將二十八宿諸公登時殺了。不知篡漢的國家何用，落得受萬世罵名。司馬懿曹操兩個一樣行事，都留天位與了子孫，也終不得長久。桓溫殺害多少生靈，臭名不絕。故此說後來人罵我盧杞的不少，做我盧杞的還多。論來這可是看得過的麼？世間有多少青燈苦志，白首窮經。

的○不○邀○得○一○命○之○榮○委○身○溝○壑○北○着○那○榮○登○八  
座○名○上○三○台○就○是○登○天○之○難○做○了○宰○相○還○不○思  
守○分○要○做○皇○帝○看○起○來○做○宰○相○的○真○個○道○不○足  
如○皇○帝○廢○站○的○那○個○士○人○看○看○的○不○做○聲○了○知  
虛○子○又○大○聲○說○道○我○曾○見○幾○部○書○上○說○漢○武○帝  
在○朝○中○做○了○二○三○十○年○皇○帝○心○裏○常○是○不○足○要  
去○求○做○神○仙○各○處○游○巡○直○到○東○海○三○神○山○蓬○萊  
泰○山○諸○海○窮○游○百○萬○餘○里○不○知○傷○了○多○少○生○靈○

所到之處。不知害了多少百姓。費了無限金錢。在長安宮中。又營造銅臺。高千丈。頂上設兩個金人。手托金盤。名為承露盤。要求仙人賜他甘露。那些無耻的史官。就附會說。半空中有人呼萬歲者。後來到魏曹丕篡時。又命工人放倒這承露盤。只見金人眼中流淚。只因臺高得緊。於將倒來。就壓死了萬千百姓。這也是求仙人的好處麼。這些百姓無辜的就壓死了。

仙也該來救他纔是那漢武帝直到臨死時纔  
說個悔心之萌罷了遠田輪臺一事纔對羣臣  
說道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却也悔得遲了  
後來那梁武帝也去求佛遭了侯景之亂倒得  
活活的餓死在臺城之內又有個唐代宗也去  
求仙要得長生不老命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  
何曾採得天台靈藥只服了不知什麼熱草一  
時間就暴死了後人被殺了柳泌有何益哉這



三人做了皇帝有何不足還要去做神仙關浮  
世上人莫不笑他麼爲帝王不足而求爲神仙  
却怪不得那受餓的人要去喪廉耻而求富貴  
哩那個士人就聽得呆了只不做聲那知虛子  
又發聲大笑道你衆人知道那帝王求神仙的  
可笑還有那身爲了神仙還不願去上昇的哩  
我曾見一部書上說有個廣成子苦修苦煉了  
一百劫仙人遇五百年爲一劫五百劫却是五

萬年廣成子歷了凡世五萬年劫數已是通體  
神仙了他只優游塵世不思上昇只在人間爲  
衆人也不知他是仙是佛他自己也不以爲是  
仙是佛一日天帝見他成道遣着兩位星官旌  
幢寶蓋仙女仙樂持了月詔要宜召他上昇天  
界那廣成子在下俯顛稽首拜陳道微臣功行  
粗完不願上昇願居人世誠恐天上正未必樂  
於人間也好笑這廣成子做了神仙還有個不

足○上○昇○之○意○由○此○觀○之○就○到○了○神○仙○地○位○也○只○  
是○於○人○不○足○豈○知○在○世○時○這○等○貪○心○自○恃○着○英○  
雄○蓋○世○件○件○不○曾○得○個○自○足○而○已○但○知○

那○山○高○過○這○山○丘○不○到○黃○河○死○不○休○  
食○米○無○厭○不○知○止○終○酒○一○個○土○饅○頭○  
大○衆○人○等○如○今○知○道○了○麼○噫○我○看○你○這○焦○思○國○

中就沒言一個可與入道的。你這書生還要佞口佞舌。日特什麼聰明無事不曉。怎生這半日就不做聲了。你若道我講得不是。特你再有甚聰明說話說一回與我聽麼。於是那士人合掌向前作禮拜謝指迷。方纔拜下去時。忽然心下大悟。就像雲開見日一般。那些愚夫愚婦起初見這士人與這神人相爭。個個駭然。及至見他下拜一個個叩頭頂禮。不住的鼻涕眼淚。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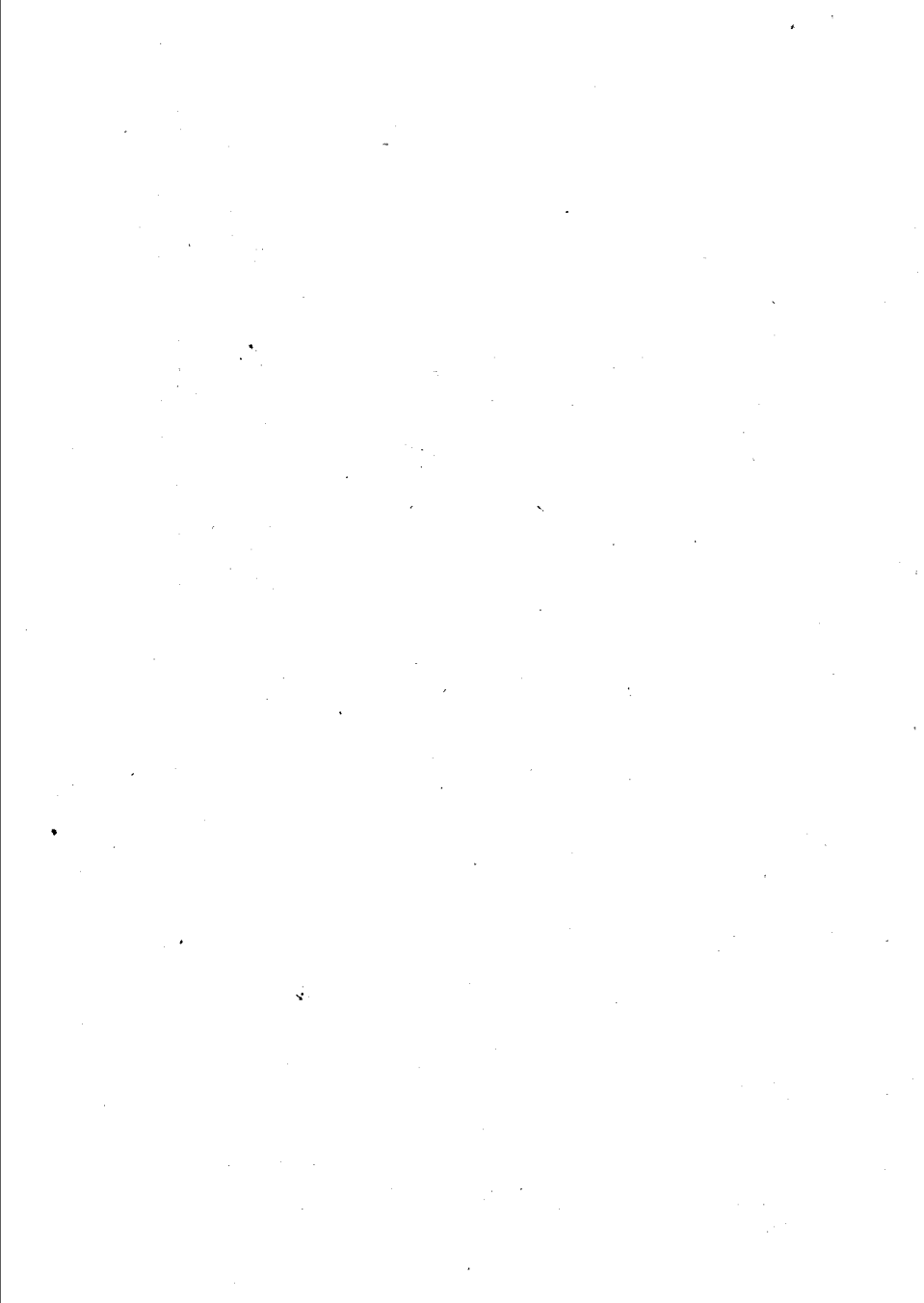
去○吃○酒○的○也○就○吃○得○少○了○好○色○的○也○都○不○敢○好  
了○貪○財○的○却○也○淡○了○許○多○利○心○作○惡○的○就○也○息  
了○許○多○熱○熯○却○是○熱○開○場○中○服○了○一○帖○清○涼○散  
焦○思○國○中○愁○城○嗜○海○俱○化○作○清○涼○世○界○知○虛○子  
說○法○已○畢○依○舊○駕○雲○騰○空○而○法

詩○日○  
四○座○逃○城○上○鐵○門○  
何○人○打○破○此○迷○關○

知○虛○設○法○應○非○幻  
請○把○焦○思○且○豁○然

總批

妄○人○斷○除○酒○色○財○氣○者○此○妄○人○作○妄○語○耳○只  
是○凡○事○能○留○着○淡○泊○心○便○是○凡○不○離○聖○的○種  
了○人○人○可○爲○也○五○不○足○中○俱○有○深○論○况○乎○得  
意○濃○而○趣○淡○試○一○廻○光○內○照○乎



第十一回

死○南○豐○生○感○陳○無○已○

知○已○從○來○倍○感○恩○  
鍾○期○能○識○伯○牙○琴○

死○生○不○肯○分○為○二○  
貴○賤○何○曾○有○異○心○

失○路○誰○言○能○薦○引○  
當○權○下○士○是○何○人○

后○山○常○念○師○恩○重○  
一○瓣○香○焚○古○道○深○

從○來○說○師○弟○情○深○者○於○君○臣○之○道○厚○今○世○情○實○

薄○不○念○師○恩○教○訓○他○成○人○指○點○他○文○藝○一○塊○礪○



石終日琢磨就生光彩一段頑木終日滋培遂  
生枝葉到了成人之後僥倖科第就把少年時  
訓誨深恩一旦忘了既不念着師恩如何肯盡  
心去報若又這都是薄道所爲如今世上可曾  
見重報師恩的麼如今說一個但蒙一日之知  
未受終身之業的高然至死不忘者真個天下  
少有的却是宋神宗時有個秀才陳師道字無  
己別號后山言后山聰明冠世詩賦俱超千言

立就與他往來的却是蘇東坡秦少游黃山谷  
秦少章諸公。你道這陳師道可是下等的才人  
麼。然雖是文章滿腹。却只是不曾科第窮困了  
半世。再也逢不着好時運。一日閒步去望黃山  
谷。閑話半日。因長嘆道。昔漢武帝時有個顏驕  
曾對武帝說。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  
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又老。是以三世不遇也。  
武帝聞之。惻然動容。勅賜了些金帛。與他一個

黃門侍郎終身這也罷了似我等不幸却也不  
在洛陽諸子之下只是功名不遂奈何奈何山  
谷答道窮達有命十年讀書后山足下乃高明  
之士何必如此介意相辭而別過了幾時蘇東  
坡做了翰林學士因薦師道爲徐州教授后山  
才大志大豈是肯小就一個教授的只因家貧  
一時無有知我之人舉薦大用也感東坡相愛  
之情挈了妻子暫之徐州少助燈火之資遂在

徐州做了兩年教授不意東坡又爲諫阻新法上疏得罪了宰相王安石謫降杭州刺史道由南京后山聞知告明徐州守將要去與蘇公言別守將不許后山遂托病直到南京送別遂與東坡回舟三宿而去回到徐州京部張安世論他一本道擅去官守凌蔑郡將徇情亂法着令免官后山只得收拾罷仕而歸這也不在他心上清介自守不妄交一人不肯貪非分的財利

因此徐州罷任回家，依舊門清如水，偶于書室，  
獨坐無聊，題詩一首，以遣興曰：  
書○常○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  
遇○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題畢，反復吟咏，甚是得意。忽聞門外有剝啄之  
聲，開門出去，却是秦少游、少章兄弟二人來訪。  
因邀后山同往一個妓家，尋春一醉，以解悶懷。  
有何不可？后山遂與少游兄弟同到一個妓家。

喚做曹英英、真個風流標致、乃是少游最愛的、  
衆人飲酒半日、各有詩相贈、英英告求后山之  
作、后山作直鄉子一詞以贈之曰、

風絮落東隣

點綴繁枝旋化塵

關鎖玉

樓巢燕子

冥冥

桃李摧殘不見春

流

轉到如今

翡翠生兒翠作衿

花樣腰身

官樣立

娉婷

困倚闌干一欠伸

英英之母馬氏原是名妓、后山詞意蓋悼其母、

而美其女也。飲畢各回。行到半路上。只見市上  
有箇老人。平日爲刀鐮工。隨所得錢。卽沽酒一  
醉。身無家室。只有一個七歲小女兒。背在肩上。  
簪着一枝花兒。吹着一枝笛兒。無憂無辱。醉游  
市中。有一羣小兒。隨他嘻笑。后山也立住看了。  
一會。心中感嘆。少游說此人。是個有道隱者。  
前我曾見山谷替他作傳。后山也道是個隱士。  
正在感念。却好。后山有箇侄兒。喚作陳孝忠。進

京科舉不中來，向後山辭歸。後山嘆曰：我雖懷  
寶，爾復遺珠。辭了少游兄弟，拉了侄兒回家，置  
酒爲餞。又向侄兒說道：汝叔窮途貧甚，照骨愧  
無所贈。奈何？因作一詩送行，詩曰：

妙年失手未須恨，白壁深藏可自妍。短髮我  
今能種種，曉粧他日看娟娟。千金市帚能論  
價，萬戶封侯信有年。清白傳家有如此，歸途  
囊盡不留錢。



那任兒自歸家去了。后山在家悶悶不樂。其妻對后山說：我有如夫趙挺之。現在朝中爲大官。權要傾人。汝若肯去見他。一見時。那怕沒有官做。也免得受此清苦。后山聽了。大發怒道：你看我是甚麼人。那趙挺之貪污狼藉。豈是人類。我若進用時。必須擊其去位。我今日雖受清貧。豈肯見那鄙夫之輩。大丈夫恨不能出於一代名流之門耳。趙挺之小人。之尤何足見哉。說了。

一回妻子再不敢言。只見一個家僮進來傳報道：外面有個曾老爺說專意來相拜。后山想道：我金不曾認得個姓曾的，有何往來。他來拜我，此是何人，免不得出來相見了。却是江西南豐縣人，姓曾名鞏，乃是歐陽修門下第一個門生。是個當代才子，一向聞得后山的才名，特來拜訪。又聞得后山貧窘，袖中懷了白金百兩，要來相贈。却與后山談論了半日，見后山辭色頗嚴。

且正介節發機確不可犯畧沒一些窮態南豐  
袖中之物倒不敢遞將出來遂索后山平日文  
章詩賦盡數帶歸說還要拿去敵寓細細請教  
慢慢別了后山過了幾時將這些詩文又修了  
一本進到聖上單薦陳師道身備道德胸有史  
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館糞譏子奪必有所効本  
上數日不幸曾南豐一時就中風死了因此本  
就不下后山聞知感曾南豐是萍水的知己

是不曾召入史館却深感他一段憐才的盛心  
遂執了一瓣香來到曾南豐靈柩前拜了入拜  
焚了瓣香願拜在門下爲弟子終身不願更出  
他人之門就在柩前替南豐料理喪事又扶柩  
爲南豐營墓轉托蘇東坡替他請謚并懇東坡  
做了一篇墓誌自己又做了妾薄命詞哀輓南  
豐以示終身不忘知己之情時有宰相王安石  
雖只心術不端行事是權奸所爲却也是個讀

盡五車胸有才學的亦聞得后山詩名立薦他  
爲秘書少監后山決不肯就職說道既委身於  
南豐先生今又受安石之薦是以富貴易其心  
而背師於身後大不義也况安石奸臣我豈肯  
出他門下安石是何等威勢后山公然抗他不  
以爲懼安石大怒編管后山一千里外不許在  
都城居住限日起身后山也不以爲怨又到南  
豐樞前拜辭了靈位一路出來時秦少游由黃

門○出○知○揚○州○后○山○惡○千○里○外○不○若○就○到○揚○州○去○  
罷○了○一○路○辛○苦○自○不○必○說○到○了○揚○州○幸○得○與○少○  
游○往○來○又○有○個○趙○御○史○巡○歷○淮○揚○聞○得○后○山○編○  
管○於○此○遂○遣○人○送○米○三○十○石○到○后○山○寓○所○來○后○  
山○笑○曰○他○人○之○惠○則○不○敢○當○我○聞○趙○御○史○乃○是○  
清○介○之○人○以○米○惠○我○不○敢○不○受○因○援○筆○作○一○詩○  
付○與○送○米○之○人○持○去○為○謝○詩○曰○  
平○生○忍○得○今○忍○曾○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

清趙都史也能作意向詩人

后山敗了趙御史。的米這日少游又來見訪說。  
道弟在揚州毫無善政。后山何以教我。后山道。  
我昨日在二十四橋上玩月。聞行橋上多有塌。  
損之處。足下何不修治一新。這是好事。到手若。  
不做得。讓與後人做去。豈不是功不在己。善又。  
歸人。甚是可惜。我又前日坐在家中。有兩個雀。  
兒引着兩個雛兒。集於垣下。忽有一個鷺鶻也。

飛○在○雀○身○邊○雀○初○不○覺○不○曾○防○他○鵲○亦○循○循○然○  
少○等○一○時○這○驚○鵲○忽○然○懼○了○一○個○雛○兒○升○于○垣○  
上○雀○悲○鳴○啾○啾○奮○身○抵○鵲○再○三○欲○奪○那○雛○鵲○只○  
顧○碌○鵲○以○食○毫○不○為○意○如○得○計○者○此○與○小○人○陰○  
險○狠○毒○者○何○異○足○下○為○政○此○等○小○人○必○宜○去○之○  
少○游○一○一○領○教○后○山○在○揚○州○任○了○幾○年○後○來○神○  
宗○晏○駕○王○安○石○被○罪○放○歸○田○里○去○了○蘇○東○坡○仍○  
舊○復○了○翰○林○學○士○之○位○却○是○真○宗○當○國○蘇○東○坡○



又薦后山入朝為禮部儀制郎后山終不肯往  
作書以謝東坡曰

前辱徐州之薦即日就道知我之精銘之於  
心後獲南豐先生之知實逾於記室無涯  
矣因感南豐而昨忤安石何忍又背南豐而  
托身於是下哉生死不負乃見知己之深  
誦古心耳師道寧老孺下以謝南豐不願失  
初心而奔走門下也

蘇公接書不以爲怪却是真宗在東宮時就聞  
后山之名忽一日出了一道詔書特召陳師道  
爲翰林正字后山不敢違命回了妻子回京朝  
過了聖上然後卽去到任做不上三年正字正  
值真宗郊天諸臣都要陪從其妻聞說郊壇之  
上最高異常寒冷非重裘挾纊不可禦寒衙中  
清苦那得有此只得瞞着后山着人到姨夫趙  
挺之家裏借了一件貂裘臨行時將來披在后

山身上穿了出來。后山忽然想道：我從來並無此裘，帥轉身來問妻子道：此裘從何處得來？妻以實告之。后山怒道：我極潔白的身子，如何被此污我？我尚以中位不能排去此賊污，爲恨。安肯服其服乎？脫來擲在地上。其夜陪駕出在高壇之上，果然受了寒疾，一病就不能起。因集了生平文稿，又作一書都寄與東坡，托其行世。又屬妻子曰：我只因感激曾南豐，忤了安石，違了

環○緩○終○身○不○肯○出○仕○也○只○爲○南○豐○見○知○之○情○今  
蒙○主○上○特○召○爲○正○字○做○官○未○久○病○入○膏○肓○此○吾  
之○命○也○我○死○之○後○可○葬○我○在○南○豐○先○生○墓○側○不  
可○有○違○我○志○臨○終○又○作○一○詩○以○弔○南○豐○詩○曰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畧○已  
聞○其○風○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斯○人○日○已  
遠○一○覽○涕○無○從  
后○山○之○於○南○豐○不○過○一○日○之○知○比○那○受○業○之○恩

還○淺○世○人○之○報○恩○於○受○業○師○者○其○視○此○則○又○當○  
何○如○也○

詩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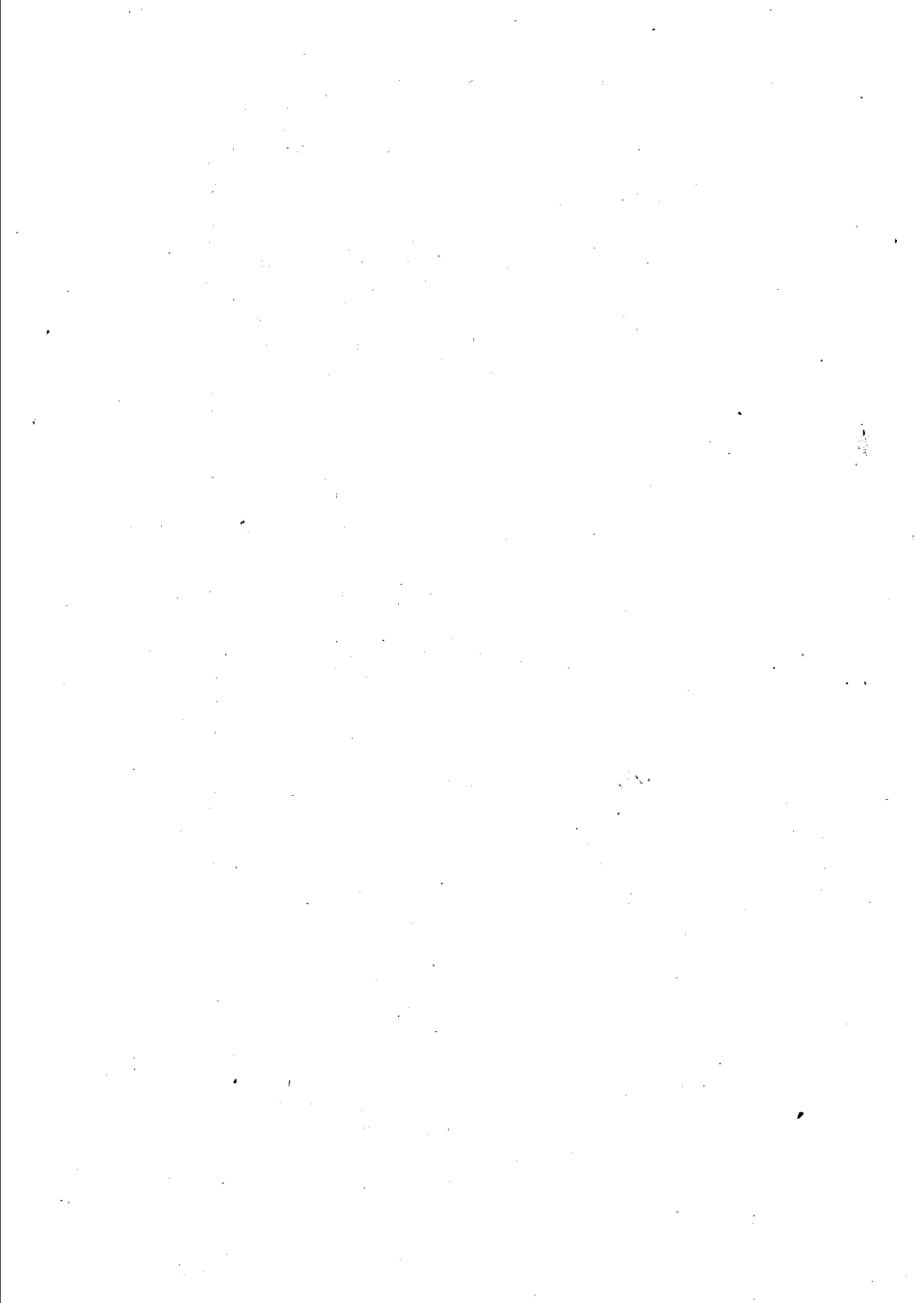
成○我○深○恩○生○我○同○可○憐○古○道○棄○如○蓬○漫○將○師○  
弟○情○俱○薄○那○得○君○臣○恩○義○隆○

總批

往○見○朋○友○之○謹○有○厚○於○兄○弟○者○未○聞○報○師○之○  
恩○有○浮○於○朋○友○者○借○後○山○而○爲○說○法○敢○不○深○

立雪之懷

讀書開益神智。師訓善談。禮若以聖賢。期者斷無棄忘者矣。人雖不皆至賢而語果可忘乎清夜思之。



第十二回

慶○平○橋○色○身○作○孽○

柳○爲○營○兮○花○作○寨○絕○色○佳○人○稱○主○帥○酒○兵○  
日○夜○苦○相○攻○更○有○笙○歌○增○氣○槩○殺○人○妙○算○  
是○風○流○斬○將○奇○謀○有○恩○愛○任○他○扛○鼎○拔○山○  
雉○但○與○交○鋒○無○不○敗○一○戰○筵○前○社○稷○危○祠○  
房○再○橫○江○山○壞○連○年○累○月○不○解○兵○定○然○性○  
命○遭○其○害○願○君○修○德○立○城○池○不○侈○不○奢○守○



開臨一朝煉得慧劍成便可笑談誅粉黛

右心遠主人喚世歌

太○凡○人○生○在○世○四○座○迷○城○次○難○打○破○但○說○那○極  
易○惑○人○的○乃○是○女○色○人○常○為○着○一○念○之○差○遂○誤  
了○終○身○行○止○難○洗○穢○名○可○不○兢兢○業○業○自○已○保  
守○做○個○好○人○自○然○天○祐○人○欽○當○務○有○個○人○死○去  
陰○司○看○見○閻○羅○王○殿○上○門○對○一○聯○上○寫○道○萬○惡  
金○為○首○百○行○孝○為○先○後○來○還○說○說○與○世○人○要○人

警者只是從古到今有多少英雄豪傑受他所  
誤。幾曾見人肯回心轉意哩。第十八回書上說  
人斷除不得酒色財氣。只勸人不可爲他所迷  
了。却有明明是知道的。忽然又被他迷去。這都  
也不知是何緣故。不到受了五勞七傷的病候。  
亡家喪國的安危。到底都不肯知止。這叫做後  
悔已遲。何不先机識破。若還終不識破。時真是  
繇牛祿馬坐肉行盡。但人自不會想究竟相地。

若○把○這○事○一○回○想○起○來○有○何○意○味○昔○日○有○個○雲  
林○先○生○撰○了○醫○書○完○畢○臨○了○到○做○就○四○句○詩○在  
後○邊○說○

一○世○人○不○惜○真○性○命○

一○朝○臥○患○悔○已○遲○  
一○醕○會○花○酒○傷○成○病○  
一○使○盡○黃○金○藥○不○應○

可○見○人○犯○了○此○病○雖○醫○仙○也○難○治○黃○金○也○難○救○  
人○何○苦○而○為○此○乎○又○有○東○坡○老○人○說○天○下○傷○生○  
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俗○語○又○說○賭○近○盜○賭○

近殺我如今奉告世人。若因禍患不曾到得自  
己身上。故此不肯回頭。何不將這一首喚世歌。  
細細尋思。却到也有些意味。若還再解說不出  
時。且聽一段巧如緣的作話。做榜樣。常言道。  
人人局內醒還迷。不信但看傍州例。

如今總說一個傍州例。與人看此事。就出臨安  
府古錢唐城西。有個慶平橋。橋北有個單家祖  
上曾做軍官。後萊子孫絕了。單舉留下一個女

兒只因父母亡過得早不曾習得文公家禮自  
小一味任性施爲任性也還是小事但終日與  
鄰人老嫗徃徃來來張家長李家短管人閒事  
只好說的是吃醋燃酸嫌貧慕富瘦慢公姑欺  
蔑丈夫之事種種淫惡且是十能件件女工偏  
又一絕却好天又把牠生得妖燒羨貌似一朵  
花兒果是生得如何但見  
白者是肉黑者是髮增一指太長減一指太

短不施脂粉自有沉魚落雁之容何用梳粧  
生就閉月羞花之貌

這女子家姓王幼年小名叫做孫娘年已長成  
諸般皆會却沒有一個親眷自己也會當家過  
活祖上有些田地房租幾他支用用不了的還  
會藏起思量日後嫁人一日有個鄰家婆子來  
勸他出嫁孫娘應允了他有的是白銀黃錢先  
央這婆子僱借了几个婦女奴僕在家伏役儼

照是個富室豪門，就央個地方媒婆出去訪親，忽一日訪了這府後洗花巷一個讀書士人姓趙名愚者，其人不得風流聰俊，博覽羣書，媒婆說了來歷，趙牛應允了，方來求問這女家姓氏，年庚羽娘說我是姓王幼名羽娘，今年一十六歲，父母雙亡，有個族叔，今也出外去了，家中並無別人，作主趙牛若肯娶我，請擇個吉日行禮，從親就是，我自有家私，又不要他聘物，媒婆去

復了趙愚一說就成娶過門來。不想這趙愚先有一個使女名喚春兒。在家使用有些顏色。這王羽娘到了家中。生性極懶。也不爭嫌。趙生家資。只疑着他先有了春兒。便起妬念。其實這趙生並不曾與春兒勾搭。但趙生見這春兒舉動端莊。亦有另眼相待之意。不欲像使女一般看待。誰知這王羽娘一團醋意。過了一年。羽娘生了一個兒子。夫妻愛如珍玉。取名麟兒。卽命春



兒昭骨春兒加意小心抱着。雖羽娘時加打罵。無有怨言。趙生時常勸妻莫要打他。羽娘更加疑心。說他有私。一日春兒失手把麟兒打了一。下。吃了一驚。羽娘卽將春兒毒打。血流滿地。趙生又看不過。稍稍勸解說。此女罪雖該打。奈着。你愛此氣力。莫不氣壞身子。羽娘愈加怒罵道。你黑心偷丫鬟。連自家妻子都不顧了。只我帶。來這些些粧奩家爭。是誰家來的。你該忘了麼。

娘○天○娘○地○哭○個○不○住○立○刻○要○將○此○女○賣○出○趙○生  
受○氣○不○過○大○鬧○一○場○自○往○別○處○考○試○去○了○羽○娘  
見○丈○夫○出○外○復○將○春○兒○拷○問○威○逼○招○認○私○情○春  
兒○熬○打○不○過○只○得○屈○招○自○此○以○後○朝○捶○暮○責○身  
無○完○膚○種○種○極○刑○甚○于○王○法○過○了○幾○月○趙○生○絕  
足○不○歸○竟○自○收○拾○入○京○應○試○羽○娘○恨○其○夫○之○不  
歸○由○于○春○兒○乃○叫○媒○婆○要○賣○他○為○娼○春○兒○知○道  
以○死○自○誓○但○感○王○翁○之○恩○希○圖○一○見○而○死○是○矣

話說來王翁未歸不能相見遂自縊死房中羽  
來救之不得為隣里告在河陰縣中羽娘拏些  
環子散與地方鄰里買囑衙門費了些酒食事  
遂息了乃將一口薄板棺木盛貯暴棄在西山  
天日之下且說趙惠入京得中二甲進士選了  
弄魚形尹給假榮歸其妻施施然傲睨自如趙  
生一一問些家事遂說到春兒羽娘遂大哭反  
說道生以為累日受氣如此如此趙生不勝傷

感欲往西山一看。羽娘愈信向日有私。復大鬧。延請親眷鄰里。告訴以明。向日非已之妬也。由是鄰里以爲新開傳揚出去。上臺知道。動了一本。趙愚止許冠帶終身。不許出仕。在家坐了兩年。正當午睡。忽夢春兒淒然而來。項中帶着一條索子。向趙愚訴說。妾本良家女子。感王翁另眼相待。奈遭王母之妬。兩死反累主人。功名不顯。實妾之由。王翁今日壽終。冥帝怜之。特着妾

來相報。求生已定做一對賢夫婦耳。言畢。淚下而去。趙生夢中忽大叫冤哉。春兒叫聲未絕而死。羽娘在旁聞而深恨之。始終莫能辯其無私也。這羽娘終日只是恨恨不已。過了幾時。自己悔道。靠着這死的。着甚來由。起了一點歪心。登時脫離了洗花菴。來到仙陵鎮上。尋間房子。住下。自己算計道。那讀書的窮酸。不可尋他作對。還去尋個商賈之家。可好像意。遂尋了一個常

州客人吉大亨員外。別號順。意。商。賈。起家。辛勤  
立業。資財巨富。吉順吾便。又娶了這王羽娘。羽  
娘爲言。大亨身邊。別無妾媵。便且閣起了嫉妬  
之心。又生一片貪淫之念。傲慢宗族。視如仇敵。  
吉順吾畏懼之。慙莫不罪至。任從妻子調度。宛  
轉曲從。不敢作其意。至於口腹之欲。耳目之  
歡。衣粧之美。極盡其侈肆。親友們見了。俱唾罵  
不休。他二人居之不疑。習而不覺。羽娘一年四

季酒肴果子不離口腹只說有病怪說人聾啞  
雜心不耐煩順吾慌了忙忙的費了若干銀子  
造了所庄居於山間羣飛盡棟彩室雕闌奇花  
異州具倫美觀費盡人工銀子不必說吉順吾  
只要羽娘歡喜那羽娘居在庄上自以為常捧  
心燈額只怨着順吾不肯辭心順吾日夜以妻  
之不安為憂凡有所命無不順從家務事連順  
吾也不暇料理數年之後漸漸窮了不像得當

初件件遂心未免有了衣裳沒飲食有了茶果  
少點心還有那無數的奢費如何措辦得來利  
幾只是少有不遂便是怒罵怒罵不了便是啼  
哭弄得吉順吾昏頭昏腦亦只得勉強支吾不  
敢出一聲怨言又過了幾時把田庄都賣完了  
直至赤貧如洗家中坐着一個花枝的婦人打  
扮且是喬樣自古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承中  
雖然窮了羽娘何曾在他心上平日間疎親慢



族○經○薄○弟○兄○戚○里○視○如○沒○路○人○一○般○順○吾○竟○做  
了○乞○丐○羽○娘○一○日○看○了○吉○順○吾○這○個○窮○模○樣○冷  
笑○了○一○聲○竟○自○棄○了○吉○順○吾○不○知○何○處○去○了○鄉  
里○惡○他○笑○他○罵○他○說○他○的○不○計○其○數○又○有○一○人  
笑○笑○不○已○作○一○詩○曰  
羽○娘○羽○娘○貌○太○揚○性○侈○肆○兮○心○無○良○嗚○呼○可  
哀○兮○家○財○萬○貫○誰○為○殃○無○可○奈○何○兮○男○為○乞  
巧○婦○為○娼

其時臨安府中有個小吏喚做高小園此人端  
是不良之人在家中只忤逆着父母打罵的是  
兄弟自己妻子刁氏凍餓也不顧他動不動扯  
倒就是一頓拳頭在外酌酒回家就尋廝鬧見  
了一個正人君子一句話也閒不得口做着  
一件正經事就弄得沒了法一味刁惡偏生要衝  
灾撞禍臨安府就是他做的一般第一件是好  
的宿娼飲酒若弄親妻子說他一句他就打罵

三日還不肯歇。只指勒着妻子出外。常是半月十日。不同幹的。是歹事。偷盜人家婦女。設騙人家錢財。起初有些親眷。因他原是好人家兒女。常肯借他銀子衣服手篋之類。後來人人都知他是個破落戶。了一齊也都不理他。一應婚喪慶吊之事。從不與他來往。這高小園却也不在其意。他本是王法天理。父母妻子都不頭的。那裡認得親眷。這都不在話下。但他在這婦女

身上就是個鑽心虫兒。一日有人說笑話說起那吉順吾怎生樣的故事。王羽娘怎生樣的美容。他就生心要去入港。偶然一日在他丈人家經過。他丈母已是死了。丈人到蘇州生意製得兩皮箱酒線衣服回來。這高小閻不問事由。叫個脚夫門前等着。趁天色向晚。他將兩個皮箱偷了出來。叫脚夫挑了就走。一挑挑到一個向來相處的人家藏了。只檢上好綾羅紬絹繡得。

絕奇巧的衣服。襪子。簪心帳幔。留下了一箱。其餘的都尋個當行賣了。足足賣了百數銀子。藏在身邊。他有了這銀子。在一發把那拐誘王羽娘做了一件心上要緊的正事。却好王羽娘棄了吉順。吾獨自走了出門。走到十字街頭。叫了一乘轎子。說我要到娘家去。住在慶平橋。王官兒家。裡轎夫得了幾分銀子。抬了去。王羽娘仍舊去尋了當神。相往這幾家老嫗。告訴他嫁了。

大夫不得遂意的緣故。那些老婆子。趁他口風。就取笑他。一句道。你坐在家中。怕沒人來尋你。麼。老婆子也只當一句笑話。不想到點醒了他。的斜心。到立定王意。便思做這道兒。這是無巧不成話。那慣做烏龜悔氣的。破落戶高小園。在那仙陞鎮上。左右前後。日日探聽王羽娘的事。那這日。聞得人說。王羽娘已是棄了吉順。吾回到娘家去了。高園得了這個消息。好似棄吉順。

吾就隨了他的。一般快活得了。不得忙忙轉去。  
思量一道如何入門。竟將那些酒線衣服。他說  
正是我的媒人了。拿許多。竟到慶平橋來問  
了王家門首。他就檢出幾件。在他門首發賣。那  
個老婆子看見。應言。你一件。我一件。都說  
道是好衣服。可惜我個遠一世不得上身了。怎  
生叫那羽娘買幾件兒。滿小園聽那婆子說羽  
娘二字。一把就扯定。道。你若看中意時。我

就送你一件我拜你做乾娘那婆子道你是個  
瘋子我與你有甚往來小園道我不瘋你家是  
那一家我同你回去好說話真個那婆子引了  
高小園曲曲灣灣走到兩間樓屋之內却好是  
王○家○後○門○兩○人○坐○了○婆○子○道○你○有○甚○言○語○高○小○  
園○道○一○聞○得○這○王○羽○娘○標○致○只○是○不○曾○見○一  
面○乾○娘○若○引○我○見○得○一○面○時○我○送○你○一○件○酒○線  
衣○服○若○見○得○兩○面○就○送○兩○件○那○老○婆○子○聽○說○喜



嘻○的○笑○道○依○你○這○般○說○若○直○引○得○你○到○手○時○連○  
你○妻○兒○老○小○一○家○性○命○都○送○我○也○是○肯○啞○高○小○  
團○聽○說○便○道○也○都○肯○只○求○你○作○成○則○個○老○婆○子○  
叫○他○坐○在○家○中○就○拿○了○一○件○洒○線○衫○兒○進○去○對○  
于○羽○娘○說○外○邊○一○個○人○還○有○幾○十○件○在○門○前○發○  
賣○我○先○拿○這○一○件○來○做○樣○任○憑○羽○娘○出○去○自○檢○  
檢○得○好○的○多○買○幾○件○兒○羽○娘○聽○了○欣○然○走○到○後○  
門○因○是○向○來○常○到○這○婆○子○家○中○的○不○以○為○怪○真○

個出來看了許多衣服挑針引線扣繡飛花果  
是精巧看個不了那高小園在傍邊話也說不  
出竟都不在身上羽娘看了半日件件中意那  
婆子偏說客人我這大娘子都要留下在此具  
是銀子遲幾日着你來取你可肯麼高小園大  
喜連連應道都拿進去都拿進去婆子一件件  
依舊摺好拏在手裡道大娘進去罷羽娘進去  
婆子丟了一個眼色對高小園道三日後你來

我家中取銀。就是小園應聲去了。婆子隨了羽  
娘。進來。一一說道。好笑。這賣衣服的癩。疥。癩。癩。  
心想着天。鬻肉。啣。羽娘道。怎麼說。婆子笑道。你  
道。那人。這許多衣服。如何就肯放在這裡。他心  
下。這般。那般。如此。如彼。你若肯依他。時。三日後  
他來。你便與他消帳。你若不肯依他。時。只留下  
他衣服在此。怕他來討不成。羽娘道。我便依他。  
也不肯如此容易。我便不依他。也莫說得如此。

煩○難○只○憑○你○怎○生○去○做○罷○婆○子○會○意○揣○等○三○日○  
後○真○個○高○小○園○來○了○歡○天○喜○地○一○身○新○衣○踏○到○  
這○婆○子○家○中○坐○下○婆○子○在○內○慢○慢○的○走○將○出○來○  
笑○道○你○好○造○化○到○哩○高○小○園○道○怎○麼○婆○子○道○你○  
莫○看○得○容○易○但○先○要○說○如○何○謝○我○小○園○道○你○前○  
日○說○要○我○妻○兒○老○小○一○家○性○命○都○是○肯○的○我○只○  
求○事○成○隨○你○要○什○麼○都○有○那○婆○子○也○只○當○取○笑○  
道○我○有○個○兒○子○在○家○一○來○沒○有○本○錢○做○生○意○二○

來沒有個妻子。你若肯與他百來兩銀子一個老婆。這事就有幾分成了。高小園道：打甚麼緊。銀子有在這裡。你兒子若要老婆。我就另討一個。與他就是。只是不可在此同住。碍我往來。不。便。婆子道：有了銀子。任你便了。高小園將賣酒。綠的那一百多兩銀子。輕輕的在兜肚內摸出。雙子遞與婆子道：我再幾時來討下落。婆子道：早晚常來得空。下手論不得日子。等我討得一。

件信物便是你交運日子到了小園又送了百兩銀子大喜而去婆子又進來與羽娘說了大家笑將起來把這銀子買些酒食一面吃一面又說道且待他失了鬼走到半年三個月再處不說這高小園着了魔鬼終日來這婆子家中討喜信再說那吉順吾雖然窮做乞丐流來流去沿門討飯只因戀着王羽娘顏色要他歡喜故把家私花費蕩盡但他聞說有人又去引誘

他妻子心下如何肯甘休罷了。常常捱到慶平橋。要看妻子。不知在家也不在。只因自己做了乞丐。不敢進去相認。却時時的去探問。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慶平橋的人。有那一個不知道。人人說一個賣酒線衣服的。丟了若干衣服。捨了許多銀子。要謀騙着王羽娘。這句說話。別人聽了。只做個笑話。不想被吉順吞這個叫化頭。聽了。也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思。

量○并○把○快○刀○把○這○人○一○刀○殺○了○方○出○得○這○口○恨○  
氣○只○不○認○得○這○人○又○不○曉○得○他○名○姓○怎○殺○得○他○  
左○思○右○想○沒○個○法○兒○且○先○去○叫○化○了○幾○錢○銀○子○  
買○了○一○把○賣○猪○的○大○板○刀○磨○得○鋒○快○預○先○藏○在○  
那○慶○平○橋○底○下○料○道○這○人○不○常○來○的○只○在○此○間○  
等○他○便○了○等○了○三○四○日○只○見○人○來○人○往○得○知○是○  
那○一○個○好○殺○得○他○走○來○走○去○剛○剛○走○到○一○個○去○  
處○只○聽○得○噹○噹○的○鐺○兒○敲○响○一○叢○人○衆○在○那○裡○



聽說順吾也。挨進去聽時，只見那敲鑼的口中念着招子上言語道：

立招子人刀信號元聘在于月日被賊脫  
間盜去皮箱二隻內有蕪州酒線綾羅衣  
服若干件值時價銀二百兩不知何等賊  
因盜去如有知風報信者賞謝銀三十兩  
收得者情願同分一半若拿着賊人告官  
究理者謝銀五十兩決不食言招子是實

吉順吾聽了心下想道我止一時不知那人姓  
名○不好殺他○如今不啻是他不是他○奸歹做他  
看罷○這也不叫借刀殺人○他幹的事○却也不是  
原該飲頭的麼○落得報他個信兒○也先有得報  
信三十兩銀子到手○豈不一舉兩得○算計已定○  
○忙鼓掌大笑道○刀元聘○我報你的信○你須先  
○与我賞錢○那敲鑼的道衆人在此爲証○你若說  
○的真時○到家中與我主人說明○就有吉順吾歡

喜○跟○定○了○那○人○同○回○家○中○見○了○易○元○生○條○細○說  
了○一○遍○刀○元○聘○大○喜○登○時○付○出○十○五○兩○銀○子○把  
與○吉○順○吾○道○待○訪○得○真○時○再○找○你○十○五○兩○如○今  
你○先○拿○去○吉○順○吾○道○有○什○麼○不○真○你○一○發○都○拿  
來○與○我○了○我○教○你○一○個○法○兒○就○拏○着○真○賊○元○聘  
大○喜○道○恁○地○我○都○與○你○你○如○何○教○我○捉○賊○吉○順  
吾○道○你○先○到○察○院○裡○告○了○狀○子○出○了○公○差○你○竟  
着○公○差○去○鎖○拿○了○慶○平○橋○王○家○後○門○邊○一○個○老

婆○子○不○消○到○官○他○都○嚇○得○魂○不○付○體○自○然○一○  
說○了○出○來○那○怕○賊○人○有○三○個○頭○六○隻○臂○膊○待○走○  
入○地○縫○裡○去○罷○了○刀○元○聘○道○妙○極○妙○極○我○定○是○  
不○該○失○脫○難○得○遇○你○又○送○他○幾○件○新○衣○服○一○頂○  
時○樣○帽○子○一○雙○新○鞋○襪○順○吾○穿○戴○起○來○依○舊○是○  
個○常○州○吉○大○亨○員○外○搖○搖○擺○擺○論○高○談○自○在○  
道○

孔○方○能○擺○腰○

白○鐵○會○言○談○

吉順吾有三十兩銀子一付衣帽就不是那乞  
馬營生了別了刀元聘出來叫他自己去察院衙  
門告狀行事他有了銀子穿了新衣就思量要  
去看望王羽娘難道怕他不認一面又思量道  
且待他告准了狀子出了公差拿着賊頭是甚  
姓名模樣我記在肚裡然後到他家中得便就  
好下手且慢些去罷却說那高小園終日像執  
鍋上螞蟻一日到那婆子家走上教次那婆子

利害終日只約着他買些酒食與他吃。又告訴他沒衣裳穿。高小園把自己母親併妻子的冬夏衣服都偷了出來。把與這婆子足足走了三個月。費了許多銀子。又到各處設騙東西送來。那裏就得上手。終日往來全無後悔。豈不知他亏莫使。他馬莫騎。我淫人婦。人番我妻。思量謀彼。自折便耳。

其目那刀元聘在察院裡告准了狀子。差了兩

個差人協同坐坊應捕總甲地方七八個人拿了察院火牌一同竟尋到慶平橋王家後門頭兩間樓屋內一把拿住那個老婆子說了緣故那婆子嚇得魂飛天外慌忙跪下叩頭不在道列位老爹不要難為我准在今日我還你那個高小園便是衆人道既然有人便饒了你只是我們要在此坐等婆子道你衆人在此就不便了少刻那高小園就到我家你們拿了就走便

好只是可在我大門前後等着衆人道也說得  
是不怕你這婆子走上天去好也是這高小  
園悔氣偏生走了半年恰好這日早晨婆子到  
至羽娘處取了一隻玲瓏空心玉簪送與高小  
園爲信約定在今晚與他相會可的衆公差  
應捕一齊尋到等不上半日光景那高小園又  
不等得天晚先已來到婆子家裡歡天喜地又  
去那裡弄了十來兩銀子通與那婆子婆子慢



優○收○了○道○今○日○終○真○真○的○是○你○造○化○到○了○玉○簪○  
兒○相○會○得○成○也○你○且○坐○下○待○我○去○羽○娘○處○說○一○  
聲○說○畢○走○到○大○門○外○把○手○一○招○衆○人○一○齊○趕○入○  
一○盞○索○照○着○高○小○圍○頭○上○套○了○道○做○得○好○事○做○  
得○好○事○你○做○賊○罷○了○還○要○偷○婆○娘○難○道○天○理○遠○  
王○法○不○近○的○麼○高○處○圍○心○虛○只○求○饒○命○衆○人○也○  
不○應○他○牽○了○就○走○回○到○按○院○衙○門○正○值○接○院○陞○  
掌○初○番○先○是○四○十○大○毛○板○夾○了○一○夾○機○差○人○押○

他去王家起贓衆人一湧帶了這死囚同到王家果然那些洒線衣服都在銀子一百兩也在衆人道這窩家也難逃避把個王羽娘也一索子縛了來哄動合府的人都來察院前看把戲察院審得賊犯有贓行姦無迹把王羽娘放了回來已是驚得半死回到家中去了察院又將高小園加責二十板文是一夾棍罵衆叫原告領贓差人到刀家說了刀元聘那知就是久管

高小園偷的便頓足道那畜生平日所爲該受此報只是連累我女兒如今不十分去咬緊他好歹也可鬆他罷心下思量釋放他只得同了差人去見按院稟說莊物雖然是洒線衣服其實未必真是小的的小人也情願不領此贓把來入了官罷此人雖是個賊犯却也與小人有親只求爺爺責治已後釋放他罷按院道既是原告不願認贓權且釋放如若再犯刺配無疑

又把高小園打了二十鐵巴掌放了出來見是  
夫人救他自已呆着臉慢乚挨身出來丈人留  
他回去衆差人不肯又是一頓奉之公赶他自  
去扯了他丈人刀元聘到酒店裡又吃了十款  
兩詐了十款兩然後各人散訖這高小園雖是  
打了板子熬了夾棍那玉簪兒的心還不死赶  
了出來也不回家依舊趕到王家後門思量了  
償玉簪之信却說那吉順吾常常打聽那刀元

聘的官司聽說拿賊到官他就到察院衙前細  
看認得這高小園了極至救了出來他緊緊跟  
着他看他走路雖是熬疼可○可的不東不西只  
走的是慶平橋來路吉順吾道他明明還想着  
我羽娘妻子我如何氣得他過也一步步的遠  
遠尾着他高小園挨得到王家後門天色已晚  
了吉順吾有心先走一步走到慶平橋下取了  
那把板刀在手顯着高小園將次走近面前

願○吾○看○親○切○劈○頭○一○刀○砍○去○把○高○小○圍○的○臉○劈○  
做○兩○塊○高○小○圍○叫○得○一○聲○阿○呀○吉○順○吾○趕○上○又○  
是○一○刀○結○果○了○性○命○幸○得○天○色○晚○了○人○家○後○門○  
無○人○行○走○吉○順○吾○一○手○拖○了○這○死○屍○路○傍○一○個○  
大○窖○坑○將○來○撲○通○一○聲○丟○了○下○去○吉○順○吾○大○笑○  
道○今○日○方○出○我○的○恨○氣○我○便○明○日○去○看○我○那○羽○  
娘○怎○生○樣○待○我○操○了○那○刀○走○回○去○了○日○前○王○羽○  
娘○被○察○院○放○回○免○不○得○又○羞○又○氣○却○又○不○悔○恨○

自○家○做○事○不○端○到○毯○撒○潑○道○一○不○做○二○不○休○我○  
今○走○去○娼○妓○家○中○住○罷○那○迎○新○送○舊○的○道○兒○我○  
偏○不○會○咳○一○面○思○想○那○兩○隻○脚○就○是○有○人○推○移○  
的○一○般○連○上○走○了○下○樓○開○了○後○門○趁○着○天○晚○一○  
步○上○走○去○走○了○半○箭○之○地○只○見○前○面○似○一○個○人○  
領○着○他○的○轉○東○往○西○不○知○走○的○是○那○裡○走○了○一○  
會○前○面○那○人○道○王○羽○娘○我○是○高○小○園○來○赴○玉○簪○  
之○約○就○在○此○間○罷○王○羽○娘○吃○了○一○驚○抬○起○頭○來○

看○見○那○人○是○兩○塊○生○的○臉○滿○面○是○血○披○頭○散○髮○  
一○個○惡○鬼○王○羽○娘○嚇○得○驀○然○倒○地○那○鬼○竟○遠○奔○  
上○前○扶○起○忽○然○一○個○戴○紗○帽○穿○紅○圓○領○的○後○面○  
跟○着○一○個○青○衣○女○子○走○向○前○來○大○聲○唱○道○賊○犯○  
鬼○魂○不○得○無○理○速○退○速○退○那○鬼○忽○然○去○了○只○見○  
這○戴○紗○帽○的○輕○輕○將○手○扶○起○王○羽○娘○來○道○王○羽○  
娘○你○認○得○我○麼○我○這○青○衣○時○常○要○來○尋○你○索○命○  
是○我○不○與○你○較○量○今○日○却○是○你○尋○我○恰○去○不○得○



子○只○見○那○青○衣○女○子○上○前○道○王○羽○娘○你○認○得○我○  
麼○你○生○前○道○我○與○老○爺○有○私○你○曾○親○眼○看○見○麼○  
直○寬○屈○殺○了○我○性○命○今○日○同○你○去○見○閻○羅○大○王○  
証○個○明○白○王○羽○娘○省○起○是○當○初○的○趙○愚○做○官○回○  
來○并○春○兒○使○女○只○是○不○敢○做○聲○被○這○春○兒○向○前○  
擊○了○他○滿○口○沙○泥○忽○就○都○不○見○了○羽○娘○依○然○倒○  
在○地○上○已○是○死○了○到○得○次○日○早○辰○只○見○吉○順○香○  
慢○慢○的○走○將○來○走○到○樹○林○之○內○正○是○昨○日○殺○死○

亦○高○小○園○的○所○在○高○小○園○屍○首○已○是○丟○在○糞○坑○  
內○只○見○又○是○一○個○女○人○死○在○地○上○上○前○細○看○正○  
是○王○羽○娘○的○面○貌○一○時○吃○驚○起○來○免○不○得○驚○動○  
了○地○方○隣○里○一○齊○聚○看○吉○順○吾○道○這○是○我○妻○子○  
王○羽○娘○不○知○何○故○死○在○這○裡○衆○人○一○向○怪○着○道○  
王○羽○娘○替○人○家○婦○女○鞋○幌○子○一○齊○道○這○樣○養○漢○  
沒○藥○証○婦○人○死○了○到○也○乾○淨○我○們○去○取○些○火○來○  
燒○了○就○是○吉○順○吾○也○不○敢○作○主○憑○這○些○人○一○把○

火燒了吉順吾只得也哭了一場走了回來道  
我去看那刀元聘怎生樣說話如今賊都拿了  
賊已真了他不該謝我多的麼若再討得些銀  
子也好做些道場是我夫妻一念急急走到刀  
元聘家裡只見又是一個女人在那裡啼哭刀  
元聘出來見了吉順吾道這哭的乃是小女令  
日有人報他說小婿已被人殺死他在此無依  
故此痛哭你原何也而有淚容吉順吾道我妻

子○王○羽○娘○不○知○何○故○也○今○日○死○了○我○思○量○問○你○再○借○些○湏○做○些○功○果○薦○他○刀○元○聘○聽○了○笑○道○我○到○有○個○算○計○那○兩○個○姦○夫○淫○婦○死○也○是○遲○的○了○等○他○二○人○去○做○死○夫○妻○你○兩○人○到○做○個○活○對○頭○罷○他○也○不○受○你○追○薦○我○也○不○要○你○聘○財○叫○出○女○兒○刀○氏○同○拜○了○四○拜○同○做○了○親○那○刀○氏○啼○哭○絕○了○便○出○來○拜○堂○直○知○高○小○園○謀○騙○王○羽○娘○不○會○到○手○身○受○砍○殺○自○己○的○妻○子○刀○氏○到○白○白○生○生○

的○伴○着○吉○順○吾○去○了○繼○信○道○

天○網○恢○恢○ 鍊○而○不○漏○ 善○惡○之○報○  
如○影○隨○形○

詩曰

花○枝○無○主○ 固○堪○傷○ 不○顧○人○倫○ 是○禍○殃○  
好○色○貪○淫○ 宜○近○殺○ 臨○崖○勒○馬○ 勒○收○糧○

總批

此○一○回○書○必○須○記○得○看○官○各○自○去○細○心○相○